鄉土

綜合性
半月刊

·第四卷·第十八期·總第九十號·一九六零年九月十六日·

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鉛澤鉅虎
APR 3 0 2026
LEE CANADA-HONG KONG

鄉土

90

本期目錄

封　面：蝈　　蝈　（國畫）　齊白石遺作
封　裏：中國鐵道藝術學院演員徐紹媛（攝影）

編者的話……………………………………其（1）
半月鄉情…………………………………舒蘊儀（2）
鄉土花絮…………………………………殷　如（4）

僑鄉去來

佛山散記（上）…………………………柳　岸（2）
海南島上兩名祠…………………………**蘇谷鑾**（4）
沙龍三日遊………………………………徐　舒（20）
苗竹山上一村莊…………………………王　方（23）
高陂的瓷和竹……………………………葉　紅（19）

山水遊踪

漫談桂林山水……………………………**盧象榮**（14）
西樵戀情…………………………………尤　品（22）
潮陽蓮花峯攬勝…………………………蕭　谷（21）
遊潮州西湖………………………………吳　原（15）
漁島風光…………………………………陳康樂（15）

新建設線

與王桂芳談竹……………………………**魏金枝**（18）

京都舊聞

清宮紀聞…………………………………**瞿蛻園**（16）

地方掌故

香港的神話和傳說………………………**葉林豐**（6）

眼前風物

七夕・盂蘭及其他………………………夏侯秋（7）

詩說文談

關於何如璋………………………………寅　庵（17）
明末廣東詩僧函昰………………………貢　量（17）

花木春秋

西瓜和木瓜………………………………丁芝鈞（26）
福建橄欖…………………………………福　新（26）
哈蜜瓜的家鄉……………………………林　椿（27）

南島風物

椰風蕉雨錄（十七）……………………芒　叟（28）

內外僑情

印尼華僑亞九伯的一生（三）…………**耶　戈**（24）
一個老僑眷的晚年生活…………………高　方（24）
和歸僑張增合一夕談……………………向華等（25）

燃犀新錄

愉快的葬禮………………………………**林翔東**（3）

戲曲藝術

傳統與流派（上）…………………………**龍　公**（10）
「百歲掛帥」……………………………北　新（11）

銀壇今昔

含苞待放的陳綺華………………………崔　妞（12）
銀燈生活廿二年（六）…………………**張　瑛**（12）

家鄉食譜

桂林紙包鷄………………………………老　饕（8）

體壇漫步

黎巴嫩足球隊爲何兩戰兩敗？…………鐵　牛（9）
體育珍聞……………………………………樺（9）

文藝之頁

楊柳枝詞…………………………………**瞿蛻園**（29）
詞十五首…………………………………旡　庵（29）
限期結婚記（連載小說）………………**高　旅**（30）
插畫二幀…………………………………鄭家鎮（30）

服務版

中西醫結合速療法…………………………魯（32）
閩省僑鄉新事………………………………艾（32）
穗城近況……………………………………魯（32）

編者的話

從上一期開始，本刊增闢了兩個專欄，一個是由葉林豐先生執筆的「香港的神話和傳說」；又一個是由瞿蛻園先生執筆的「故宮紀聞」。葉林豐是久居香港的一位著名學人，在關於香港史地掌故這方面的學問，他是一位權威，到目前爲止，尙無人能出其右。由葉先生執筆撰作的「香港的神話和傳說」，內容充實精要，言人所未言，自應是留心本地輿乘掌故讀者所喜愛的。由於這是葉先生繼「香港方物志」之後的又一有關香港地方的姊妹作，將來連載完畢，當即由本社發行單行本。比這一連載早先時候，本刊另有一個「眼前風物」專欄的拓闢，裏面所談的，又都是有關今日香港的某一些現象風物，如果把這兩篇文章結合在一起來閱讀，一方面既然可以了解過去的史地掌故，一方面也可以透視當前社會的一般面貌。

瞿蛻園是一位老作家，博貫古今，有著作行世。他的「故宮紀聞」只是「京都舊聞」的一個部分。目前談的是故宮舊事，他日還要談到文苑詩林，山水勝蹟等方面。嚮往京都的人，於熟知今日昌盛繁榮情形之餘，讀比一篇，也足以對歷史有所參證。

「桂林山水甲天下」，本期登載盧象榮的「漫談桂林山水」，使讀者讀了有「臥遊」之樂。爲了結合它的刊出，同時又約請老饕談一談「桂林紙包鷄」，這就更會觸動旅外同胞、特別是廣西籍讀友的懷鄉之情了。

新聞文藝化・知識趣味化

佛山散記（上）

柳岸

石灣觀感

佛山在古代曾經是重要的手工業城市。香雲紗、黑拷綢，是人們喜愛的衣料；種種式式的花燈和刻紙，是馳名的裝飾品；石灣的陶瓷也名播南粵。據記載，最盛時的人口達四十萬之多。但自從近百年來的外患頻仍，政治不修，手工業凋零殆盡。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和「慘勝」後的多方摧殘，反使元氣大傷。到解放前，手工業全部停頓，人口減縮到不及十萬，幾乎成為死市。這十年來，在政府的扶植推進下，不但有優秀傳統的手工業已在原有基礎上大為發展，而且還建立了許多新式的工業，尤其是石灣的陶瓷製作，更有驚人的進展。佛山，已逐步成為一個新型的，以輕工業為主的城市了。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對一些新設立的工廠如紅棉絲織廠、水泵廠、鋼鐵廠等，只在它們的龐大廠房前走「車」而過。這些都是近年來才建成投入生產的企業，規模不小。像其他某些遊客一樣，我們更感興趣的是石灣。在這裏，你會覺得古人所追求的「點土為金」的法術並不是空想，實際上的確「遍地是黃金」。過去，石灣只出產一些日用陶瓷器具和「公仔」，同時品種少而粗糙，不登「大雅之堂」。有些在塑造人物上有專長的藝人，也由於無人賞識，生活無着而潦倒街頭；盡棄所業。解放後，重新恢復和組織生產，藝人們受到了重視，有盡量發揮才能的餘地，石灣就逐漸活躍起來了。舊社會時代已幾乎淪為餓殍的藝人區乾（現已作古）、劉傳等，獲得崇高的地位，創作了許多形神俱美的作品，還培養了大批的後繼人才。「石灣公仔」從無足輕重的玩物成為受到廣大人群喜愛的藝術品，遠銷全國及海外各地，供不應求。這個變化，又何止轉了一百八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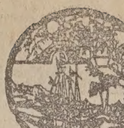
但石灣的出現奇蹟，還是早已口碑載道的陶瓷多方面的應用。除了日用品陶瓷廠和美術陶瓷廠之外，這裏還有專門製造化學工業中的煉酸設備的耐酸陶瓷廠；製造陶瓷水泵、馬達外殼等的機械陶瓷廠；製造電器用具的電瓷廠……等等，工人們的大胆創造使最賤的坭土在工業建設中成為有七十二變無邊法力的孫悟空！

這些工廠目前正大搞技術革新，在廠房裏出現了許多機械化的設備，如傳送帶、碎土機、篩土機、拌土機等，代替了過去唯一的人力，把工人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逐步解脫出來。大型的卡車到處奔馳，載來原料——坭土，運去各種產品。我想，總會有這麼一天，石灣的陶瓷工業發展出更多的新部門，而且全部自動機械化。這不但並非空想，還時不在遠哪！

秀麗湖風光

秀麗湖，這個地方相信老佛山是不懂

愉



這條題目看起來就似乎不通。一般來說，任何葬禮都會使人哀悼、悲傷，斷沒有「愉快」之理。紅樓夢裏寫黛玉葬花，這位瀟湘妃子對着毫無知覺的碎紅零香，也為之內心悲愴；普通人養了貓貓狗狗，一旦逝去，作主人的有時同樣會有難過的情緒。有個朋友就說過，他儘可能避免參加不論什麼人的葬禮，因為他是個感情脆弱的人，忍受不了那種氣氛的壓力。

可是，就有使人覺得愉快的葬禮，出現在不久之前。

報載，古巴政府最近把二十六間美國設立在古巴的公司收為國有，全國人民歡忭鼓舞。人們抬了二十六個棺材到街上，每個棺材的前面寫上一間美國公司的名字，舉行示威遊行。興奮的古巴人愉快地用這個行動宣告了這二十六間一向吸吮古巴人血液的所謂「公司」的死亡，他們毫不含糊地為這些公司舉行了「葬禮」。

這不僅使古巴人愉快，而且使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同情支持被壓迫的殖民地附屬國人民的人，都同感歡欣，認為可以浮一大白。古巴人民不愧為富有熱情和智慧的民族，在爭取民族獨立民主的鬥爭裏，也創造了如此生動而形象化的宣傳教育文式，這真是革命的浪漫主義呵！

古巴人對於美國「公司」的深惡痛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樣一個物產豐饒的國家，為什麼在以前那些日子裏，變得驚人的貧困？為什麼在甜美的甘蔗中，搾出來的是苦水？很簡單，都是這些公司的德政。在這島國四分之一的農田，直接屬於美國的公司，而其他土地也實際上控制在美國財團手裏。幾乎沒有一個農民有一吋自己的耕地。工業也

半月鄉情

舒蘊儀執筆

▲暑假期間，全國各地僑生渡假節目都十分豐富。青島舉辦了一個暑期活動樂園，招待四百多名山東省僑生。他們遊覽了青島名勝；參觀了工廠和城市人民公社；看到世界乒乓男子單打冠軍容國團的表演；聽到登上世界最高峯的登山隊隊長史占春的報告。青島的許多藝術團體還特別為他們舉行了多次電影或歌舞的招待會。

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僑生二百多名，往東北各工業基地參觀訪問。廣州、廈門僑生又往上海、杭州、北京等地參觀。他們深深感到新建設線上到處在蓬勃發展，對前途的幸福生活充滿無限信心。

▲最近乘「俄羅斯」號接僑輪返國的印尼歸僑，已於八月十一日抵湛江港。乘「大寶安」輪返國的歸僑，於十二日抵汕頭。「果戈里」號接僑輪第一次接運印尼歸僑返國，於八月廿一日抵湛江。

▲最近回國的印尼歸僑礦工，已分配到我國錫都——箇舊工作，廠礦部門根據他們原來的工種安排工作，使他們能夠充分發揮所長。歸僑們感到十分滿意。

▲八月一日乘接僑輪「福安」號到達海口的二百多名印尼歸僑，已於八日抵海南島瓊海縣彬村山華僑農場安家。

八月十四日乘「安順」船抵湛江的巨港歸僑僑生，已於廿一日乘專車往雲南就學就業。另一百五十多名則返回原籍與親人團聚。

▲廣東普寧大南山華僑農場桃園分場，在五個月前還只是一片荒地，現在已種植了不少香茅、咖啡、胡椒、蔬菜和什糧，而且建築了十八幢宿舍；子弟學校、公共食堂都建好了，現有八百多印尼歸僑在這裏安家立業。

▲今年上半年七個半月，我國鋼、鐵、煤生產均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五十以上。近一個半月來，許多廠礦又再創造新勝利。天津、武漢、重慶、河南、上海、浙江、河北、廣東各省鋼、鐵、煤產量均比上月份有顯著增加。廣東最近增了生力

影談

布衣終老俠骨何來

談「女俠文婷玉」

扒一些黑夜打鬥的場面：當我們談到[illegible]夜探某莊，某人夜闖某府的故事情節時，看得出作者對月黑風高的氣氛的描寫，同在這種氣氛下打鬥中的刀光劍影，是特別着意刻劃的。這類描繪的文字，也常爲讀者所喜愛。

在武俠影片中，黑夜打鬥的筆墨，似乎也很不少，過去的武俠影片，是否都是如此已記不起了，至少在香港目前的武俠影片是這樣。電影中的「夜探」、「夜闖」之類，不僅容易將刀光劍影的氣氛襯托出來，而且令人有一種神秘莫測之感，看起來好像也緊張得多。

近年來，非武俠片演員也都參加拍攝武俠片，他們在拍攝前或拍攝中，有些雖然也曾練過兩下武藝，懂得一招半式，拿起刀劍槍棒來，總不致不像樣子。但他們到底不是像關德興、石堅、林蛟等這些有武藝根底的職業性武俠演員，因此，演起武俠片來，特別在打鬥場合中，無論如何是沒有那些老牌武俠演員打得那麼迫眞、像樣的。但演戲貴乎神似，演一個名聞天下的英雄豪傑，或者一個闖蕩江湖的俠義之士，同別人較量起來，如果沒有兩下「散手」，打得似模似樣，那是不成話的。然而，要出手不凡，打得似模似樣，那又非那些眞有硬橋硬馬的演員所能做得到、做得好的了。在這情形下，借助黑夜打鬥，既能討好觀衆，又可所謂「藏拙」，誠一舉兩得之事。

[illegible]王府，盜取鴛鴦劍；第三次是龍天流夜探桂王府刺殺桂明父子。這三場打鬥，在白天和黑夜都打得相當熱鬧、緊湊。看來，這些武打除了有龍虎武師參加演出，同時借助於攝影技術和剪接工夫之外，在主要演員方面，他們的演出也是花了不少氣力的。

這部影片的故事，發生在清朝初年。歷史上在明末清初這個時代背景裏，在民族壓迫與民族反抗的過程中，不知產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驚天動地的故事。影片「女俠文婷玉」所講的，着重於文婷玉與龍天流的兒女私情同龍天流報私仇，在整個故事情節裏，看來似乎缺少一個激動人心的主題思想。

影片的反面人物是桂王爺父子，但影片沒有很好地安排足以烘托出他們罪大惡極的故事情節。桂恩強搶民女蓮花的戲固然很弱，而龍天流一家遭桂明陷害，滿門抄斬，亦只是幾句對白的事，這些在觀衆中所起的反應都是不會強烈的。

這部武俠影片的結尾，是文婷玉用假意跳崖自盡來躲避桂王父子的迫婚，結果是龍天流崖下接應，兩口子並騎傲遊，歸隱江湖，以布衣終老。跳崖這一幕看來固然有點兒戲，而天下紛亂，民族災難正深，桂王之仇亦未報，年紀青青便歸隱嘆世界去了，成何體統，文、龍兩俠，其俠骨何在？

司馬瀚

有同獄之雅的柯仲平

葉靈鳳

不久以前，全國文聯在北京開會，在代表名單中我見到有柯仲平的名字。我不知道他現在在那一個單位工作，但在我的記憶中，他是一位新詩人，而且仍是一位年輕熱情的新詩人。他曾出版過一部新詩集「海夜歌聲」，這部詩集正是我們當年的「幻洲叢書」之一。

柯仲平是北方人，身材魁梧，十分結實，面色微紅，鬚髮如戟，是個典型的北方漢子。他喜歡朗誦自己的新詩，念起詩來聲如洪鐘，彷彿如銀幕上夏理亞賓所飾演的唐吉訶德。當年他投身到創造社出版部來工作時，是以青年新詩人的身份來參加的，一舉一動都充滿了豪放的氣概，給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因此一晃眼三十多年已經過去，但他在我的記憶中仍是一個熱情豪放的新詩人。若論年歲，他還比我大了幾歲，現在至少也該是六十以外的人了。

柯仲平與我不僅是同事，我們還有過同獄之雅。我想，這一點共同的經歷也許比同窗同學更值得令人回味。那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的事情，創造社出版部在上海閘北寶山路成立不久，忽然遭警察廳的搜查和封閉，我們幾個小伙計也一同被捕，從閘北通過租界被送到南市警察廳，鋃鐺入獄。當時上海的白色恐怖很厲害，大刀隊手持令箭在巡街，隨時有殺身之禍。我們這幾個小伙計被捉進去之初，情勢當然也很嚴重，但是後來終於不曾殺頭，放了出來，卻完全依靠兩種很微妙的力量：一是中國濟難會的奔走，這個專門援助被捕遭難人士的濟難會，利用了軍閥統治下的腐敗貪污弱點，花了不少錢，使他們將這件案子暫時擱置起來。二是當時淞滬督辦正是地質學家丁文江，他與郭沫若等人都是朋友，同是學藝社的社員，而且丁氏還是創造社出版部的贊助人。當郭沫若等人在廣州知道我們被捕後，就急電上海向他求救。據說後來就是由於丁督辦的一封私人函件，淞滬警察廳長就下令銷案放人。於是創造社出版部啓封，我們這幾個小伙計也留着腦袋出來了。

當時被捕的一共五個人，柯仲平就是其中之一。我當時的模樣，正如倪貽德所說的，是個「白給少年」，可是柯仲平卻是個彪形大漢。我們入獄的第一晚，是關在那種「大號子」裏的，六七十人一起，裏面全是羈獄已久的積犯。大約知道我們全是「新人」的緣故，不許我們坐在近鐵柵口較通氣的地方，將我們這個人一起擠到牆根下最裏面擺尿桶處，使我們捱了一夜尿屎淋漓的臭味。第二天天亮，犯人之中有一個彷彿首領似的白相人，要我們拿出一點錢來請大家吃香煙，說這是監獄裏的規矩。柯仲平知道我身上有錢，叫我給這人五塊錢，同時伸手同這人握手，請他多多照顧。不知怎樣，經過這交游後，這人的態度忽然大變，說我們都是讀書人，叫那些本來坐在柵口的犯人讓出一些空位來給我們坐，又叫我們不要害怕，有人欺負就可以告訴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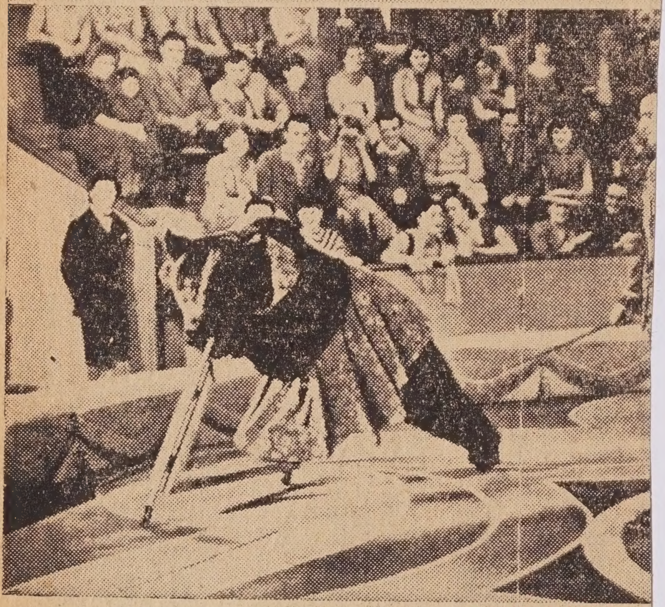
我後來悄悄的問柯仲平，這個白相人的態度爲何前倨後恭如此。他笑着說，「我同他握手時，暗中用了一點手勁，他當然知道老子的厲害了。」果然，我們以後在獄中就不曾再受到過任何的歧視。我現在還記得，那個白相人曾將他的褲腳捲起來給我們看，大腿上刺了一幅春宮，大約是上海所謂刺花黨之流了。

柯仲平就是這麼一個豪放的新詩人。他當時在出版部所擔任的工作是打郵包和寄郵件。當時出版部的郵購零售業務很發達，每天要寄出大批郵包。這項工作很消耗體力，在當時幾個小伙計之中，也只有他有資格擔任這個工作。有時，工作有點疲勞了，又見到那些外埠讀者來買的多是張資平的三角戀愛小說，買他的詩集「海夜歌聲」的人並不多。他包好一個郵包後，就忿忿的向桌上一擲，口中忍不住罵道：「他媽的，這種東西也值得老子給他打郵包！」

我們這時在旁聽了就要笑着說：「聽，柯仲平又在罵人了。」因此我想我現在如果有機會再見到他，憑他那把年紀，也許別人不免都要尊他一聲「柯老」或是「仲老」，但我一定仍會連名帶姓的叫他「柯仲平」，因爲在我的記憶中，他仍是一個那麼熱情豪放的青年詩人。

明日刊楊作甫「中山先生瑣事」

（作者爲中山人，以中山人談中山事，從小事中亦足見中山先生人格。）



「…界雜技大會演」這是蘇聯出品的一部彩色雜技藝術片，內…、波、捷、匈、保、芬、瑞和中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蒙古的…。上圖是蘇聯女馴虎師網扎羅娃在伏虎。下圖為波蘭雜技演員巴伏…練大熊。

影談

有頭…

去年在一本攝影年刊上…圖片，題名爲「最上鏡頭的…片是彩色的，但顏色素淡，…點櫻紅。女郎的相貌屬於嬌…有一種楚楚之態。當時一瞥…她的名字是雲尼茜史蒂芬仙…

昨天，去看這部電影「…覺得女主角很陌生（從來沒…似曾相識。心裏非常納悶，看完戲後，翻翻說明書，才知道這位女主角不是別人，正是雲尼茜史蒂芬仙。

讀者們也許想知道，她是否果真很美。答案是：她雖然屬於嬌小的類型，但比起夏萍、顏芝莉、丹…姑娘來，却顯得略爲遜色。主要是她比較呆…靈活動人的氣質。

這部電影在宣傳上和海報設計上，都顯…但事實上是一部很弱的片子。廣東人說的「…陣」，足可形容。一開頭，寫一雙少年情侶…追蹤的驚險鏡頭，匪徒把一包二十多萬元的…，爲少年情侶拾得了。這一場確是相當出人…

中山先生瑣事

楊作甫

孫中山先生十餘歲時，即離開翠亨到香港學習西醫。在港期間，常假同學關心焉的住宅來大談革命。關心焉的母親聽到了，嚇了一跳，指着他說：「阿文！你幹抄家滅族的事，不好在我家裏講，請另往別的地方。」又對其子說，阿文敢作敢爲，恐惹殺頭大禍，以後不許和他親近。所以關心焉終身爲西醫，只暗中與中山維持友誼，而未參加革命。這是關常公開對朋友說及的事。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中山先生得其兄眉公之助，在檀香山何寬家裏組織最初的革命團體，名爲「興中會」，他爲會長。另在香港士丹頓街設立機關。當時的知識分子、留學生、士大夫，很多趨向於康有爲、梁啓超的保皇黨，中山先生乃走日本，擬說服這些人，合力倒清。保皇黨的機關是在橫濱大同學校，校長爲徐勤，教員爲林奎等。中山先生曾到該校說明他的主張和表示誠意。等他再去時，却見樓梯門貼有一張啓事道：「亂臣賊子孫文不得登此樓」，他知道這班死硬友是不可以口舌爭的，即在日本辦「民報」，鼓吹革命，同時和保皇黨的「新民叢報」大開筆戰。這是進步思想與落後思想的交鋒。後來保皇黨日趨下游，甚至從遊於康門的馬君武等，也轉而加入同盟會了。

辛亥革命後，中山先生由美返國，當他抵達上海之前，中外各報，多載有他帶巨款返國以助革命的消息。豈料船抵上海之日，衆人只見他行李之中只有皮箱一個。當時革命同志固以此期望於中山先生，各報記者亦紛紛以此爲問。中山先生說：「我不名一錢，但帶回來一大皮箱的革命精神。」言罷哈哈大笑。

中山先生與其師康德黎之關係，世所共知。當康氏返倫敦之時，路過檀香山。其時中山先生亦適在檀香山推廣「興中會」，一日散步市外，忽遇一車迎面而來，中山先生一看，原來是他的老師康德黎夫婦。他不聲不響，一躍登車。那時候，因爲中山先生已經改裝易服，康氏夫婦已認不得他，還以爲暴客有所圖謀，中山先生曰：「我乃孫逸仙也。」乃相笑握手。康氏告訴中山先生，因爲回國經過此地，乃登岸遊覽。中山先生乃爲作嚮導，遊罷送他們登船，並告以在不遠的將來，亦將到英。及後中山先生在美聯絡洪門人士，反覆說明洪門初創時以反清復明爲號召之理，欲洪門會衆參加革命，大觸清廷之忌，所以甫抵倫敦，即遭使館陷害。後因康德黎之營救，始獲脫險。中山先生事後語人：檀島郊遊時與康氏夫婦之邂逅，儻若有天幸存焉，如果當時不能碰頭，則中山先生固不知老師返國，而康氏亦不知中山先生會到倫敦也。

一九一七年，有一個美國總統威爾遜的私人代表，謁中山先生於上海莫利愛路二九號私邸。到了談話結束之時，那代表問：「然則你是中國的華盛頓了。」中山先生答：「或者我偉大過華盛頓。」又問：「然則你們中國將來會強大過我們美國了。」孫答：「這要看人民的努力，以中國地廣人多，有深厚的文化歷史，會比美國强大的。」

在戊戌前後，有些維新黨人物，把中山先生想像爲綠林豪傑。甚至像吳稚暉等人，還以爲他既不是科第中人，也不是經生文人，所以疑心他不識字。那時候，如「中報」等報紙，提到孫文，都在「文」字旁加三點水，叫作「孫汶」，意思是指他係梁山水泊中人，與强盜亂賊同類。有一次，中山先生到了日本橫濱，與梁啓超見面，很不贊成梁啓超等人的主張，梁啓超則笑他只會海闊天空說大話。那時候，吳稚暉等也在日本，雖自稱劇烈的維新黨，但思想上仍忘不了要扶持光緒皇帝。有一天，鈕惕生邀約他同到橫濱去看中山先生，他竟說：「梁啓超我還不願去見，安可竟見孫文？」後來鈕惕生回來，他急切詢問孫文是何狀貌，鈕惕生告訴他：「像一個書生，氣度溫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見第二人。」吳稚暉才大吃一驚。可見中山先生在其時的有些人想像中，竟似是一個怪物；但到了見過他，就覺得他可親。

明日刊吳定鑾：「空山」百計歷「南洋」（本文寫南洋公司的幾段歷史，頗饒意義。至於「空山」何指，看本文便知。）

「花鼓歌」作者哈瑪斯坦逝世

它是根據一本同名小說改編的歌劇，劇作者是美國戲劇家奧斯卡・哈瑪斯坦，他已在上月逝世。他的作品有「國王與我」、「南太平洋之戀」等。

・朱菁・

香港影迷熟識的美國抒情詩人和劇作家奧斯卡・哈瑪斯坦（OSCAR HAMMERSTEIN）已於上月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托里耶斯城逝世，享年六十五歲。

他一八九五年七月在紐約出世，在一個戲劇家庭裏長大，從小就愛上了戲劇這門綜合藝術，尤其對歌劇有興趣。

據說，紐約百老匯的許多著名新歌劇，有半數是得到他的合作而大獲成功的。他寫的劇本和抒情詩，由老搭檔里察・羅渣士（RICHARD RODGERS）配上樂曲而在百老匯大賣其座的歌劇，有「一代歌王」、「鶯歌燕舞喜迎春」、「國王與我」、「南太平洋之戀」、「花鼓歌」等。這些歌劇中，頭四部都改編成電影，曾在本港放映。

至於他作詞而由佛里爾作曲的「露絲・瑪麗」、「沙漠之歌」、「新月」等較早的作品，也曾流行一時，並且搬上銀幕。他還把比才作品「卡門」改編爲黑人音樂劇「卡門・鍾斯」，這個劇後來也拍成電影「新胭脂虎」，港九許多觀衆都已看過。

「老人河」的作者

此外，在克爾的合[作]下，哈瑪斯坦寫出了些動人歌曲的歌詞，[其]中「老人河」馳名世[界]。

前面提到的「花鼓[歌]」，則是他根據一本[同]名小說改編的歌劇，[劇]本和歌詞都由他執筆，樂譜則出自里察・羅

它沒有好評。

這個劇在倫敦演出時，哈瑪斯坦和羅渣士

一些呢？

羅渣士：我想，兩人都差不多。兩人剩下

問：在你們合作的歌曲和歌劇中，你們對那一件作品最感滿意？

拆檔之後無成就

問：你們認爲，如果你們單獨從事創作，能獲得多大的成就呢？

羅渣士：假如單獨工作，將一事無成。我們兩人合作所取得的成

哈瑪斯坦：沒有所謂困難一些的，從來就是很困難。

問：你們先寫歌詞，還是先作歌譜？

哈瑪斯坦：通常是先寫歌詞。這是創作歌

霸王碰頭 火藥味重

——「脂粉小霸王」中的石慧

影談

情節變化不落俗套

「流浪雄風」（Duel in The Forest）

未看本片以前，我並不抱很大的期望。一來，我對於「森林決鬥」這種原本最缺乏興趣；因同一類的東西，不知看過多少遍了。二來，我對於那位「國際影星」却佐眞斯，也並不怎樣推崇，雖然有人說，他演硬漢之類的角色，比尊榮還好。而不幸得很，我對尊榮的興趣更差些。

所以當我看完本片而感到不錯時，頗屬一種意外。主要還是因爲故事內容不貧乏。它寫一個「羅賓漢式」的俠盜，從開場到結尾，有許多曲折的變化，許多趣味的場合。妙在你看了這一場，永遠不知道下一場要說什麼。甚至到最後，俠盜要上斷頭台，你還以爲他是死不成功的，必有人來劫獄。但是它却令你意外——眞的死了。

宇幕上顯明本片是由一個劇本改編的。我不知道這個主角是否眞有其人，但猜想他在德國一定有民間故事流傳，就跟英國的「羅賓漢」一樣受人歡迎。背景是十九世紀初的德國，據說萊茵河東岸的人民旣要反對貴族地主的剝削，又要應付法國侵略軍的蹂躪，痛苦不堪。就在這時，一個劫富濟貧的農民英雄出現了，他就是却

佐眞斯所飾的俠盜，糾集了黨徒盤據山間，視軍隊與法律如無物，將地主玩弄於股掌之上，聲名不脛而走，城市中的人爲他編了一首歌，描寫對他又愛又怕的心情。

這支歌，在片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由於歌女在酒吧中唱了它，却佐眞斯對她大加讚賞而鍾情。其後，在舞會中，這首歌傳達了歡樂的情

下，應當審度情游擊戰，徐圖後決定在村中和敵軍覆沒，一敗塗作爲尋求娛失望的。自然你不會在這一形式的影片中，得到更多的東西。

緒。然而最後，

歌上斷頭台時，

淚。

對這個主角

沒有脫離西方影

品的）的本色，

「情」的人物。

莉亞雪兒後，以

人。影片的缺點

股市沉浮四十年

陳一峯

香港股票交易總會有限公司（The Hongkong Stock Exchange Ltd.）現設於公爵行頂樓。在會門首有一會徽，會徽中一邊有熊一頭，另一邊有牯牛一頭，熊之前足作踏下狀，牯牛之兩角則向上兜去，此象徵股市交易中之兩種情形，有人壓下，有人提高。看淡看好，一沉一浮，亦如市價之有落有漲。經營股市者，亦浮沉於市價漲落之間，或成或敗，偶得偶失，不可勝論。

在太平洋戰事發生前以至上溯二十年，與二次大戰後迄今，股市交易情形，略有所異。前一段時期，交易活動地區，集中於雪廠街。當時雪廠街之路面，曾用木磚鋪成，不准汽車駛入。其時股票經紀之買賣，每每在街上進行。當面探盤，當面交易，耳接口授，奔走逞智，熱鬧之時，如蜂之繞窩焉。每每街頭一價，街尾一價，出入之間，上落已變。人稱雪廠街為「纜魚街」，即在是時。作經紀者，往往在街中購入某種股票若干，立即乘「車仔」往買家處售出，然後又再乘車返雪廠街進行買賣，往返匆匆，席不暇暖，脚不暇停，奔競之苦，恐非行外人所能體味。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外籍人士所組之「第一會」，與中國人佔多數之「第二會」，合成今之「總會」，買賣方法亦隨之有變，改採上海交易所方式，上牌買賣（Board Trading），自此以後，經紀之交易進行，主要以電話聯繫解決，雖減奔走之勞，然在短時間內，須調兵遣將，決定取捨，以爭取勝券，其緊張處亦使人神腦為勞，白髮頻添也。

憶余初來香港就業經紀之日，香港只有一經紀會，名 The Hongkong Stock Exchange，擁有會員廿名左右，純為外籍；華人之就業者，只為其「駁脚」，數亦不過三數人。其後從業者日衆，但不容易加入為會員，華人更如此。於是，遂羣起聯合成立新會，名為 The Hongkong Share Broker's Association，亦擁有會員廿餘人，勢力相埒。舊會竭力破壞及抵制之，然卒無所成，遂不得不和平共存矣。人稱前者為「第一會」，後者為「第二會」。隨後又產生「第三會」，會員人數不詳，但勢力薄弱，旋告夭折。所存者為第一第二兩會。二次大戰結束後，兩會合組為今日之「股票交易總會」，共有會員六十名，外籍人及中國人各佔半數左右。當第一第二兩會分立之時，華人所組之第二會會址，在今之「集友銀行」所在地。因地點適中，第一會之會員，亦常借此進行買賣，早有鵲巢鳩佔之意。及後果用購買辦法，將第二會會址產業買去（第二會當時只是租賃該處）。第二會迫得另起爐灶，乃在今之「球義大廈」原址闢新會址，與之抗衡。此亦股票經營中之一幕「陣地戰」也。

憶余來港之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正酣。香港之物業及股票市場，在大戰爆發初期，曾一度發生混亂與恐慌，旋悉大戰局限於歐洲大陸，始漸趨安定。亡何，物業價格高漲，股票亦隨之，其漲額最著者，為船務、船塢、貨倉等公司。迨大戰結束，注意力又集中於糖局等。當時香港居民，約為四五十萬人。其時局面動蕩不安，內地富人來港日多，游資亦隨之而至，因而各公用股如電車、電燈等，以及地產公司及匯豐銀行等股票價格，亦漸上升。當時股票買賣，除一部份係置業性質外，多為投機套利，故現貨之價與期貨之價，相差之額，少則一分，多至二分左右（例如買現股五百股共一萬元，可沽出期貨一月，得回一萬零一百元至二百元），於是舊式銀號均乘機套利，往常專向南北行及各行商店白單出借之款，遂逐漸大部分移向股票市場，股票市場多此生力軍，又復高漲。此種形勢，直至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而後已。省港大罷工期間，股票價格暴降，各大銀行亦停止接入，於是股票市場亦陷於停頓，不少股票經紀從此倒閉歇業。大罷工結束後，股票不但不能維持罷工期間之價格，且一直下降，其降幅之大，遠非初料所及。三年之後，略呈好轉，惟不久東三省事變，日寇侵華，影響所及，市場又呈呆鈍。至日寇陷港，股票市場解體，會員亦星散矣。二次大戰結束後，市場情況亦經種種變動，如朝鮮戰爭期間，股市一度冷淡，因投資者對香港局勢估計不定，而一部資金，又轉投於暴利事業，故落場者不多也。至近四五個月來，市場成交額之高，可謂空前未覩，有一天成交額達一千一百萬元者。則以近年南洋等地（如印尼）局勢不安，外國游資大量湧入香港，此種游資，以往數年曾一度集中於新建樓宇方面，惟持續數年，大體已告飽滿，近已轉入股票市場矣。上述情形，乃四十年來股市之大略。由此以觀，足見香港股市與世界局勢之關係，甚為密切，因果相連，可謂如響斯應也。

作股票買賣，平時須對世界局勢及社會情形，有研究及認識；對突發之事件，須有敏感，且能分析其影響，故非頭腦敏銳不可。譬如某公司之營業情形如何，公積多少，甚至某種物資供應及價格之趨勢（如煤之影響電力、汽油之影響交通）等等，與公司之營利均直接有關，亦即與股票之價值有關。又如某人一死，遺產中有大量股票，其遺囑中是否分產？其子孫之經濟情況又如何？分產後所得股票，是否會拋出市場？又如某大戶離港，手中股票是否出手？凡此等等，或屬物資供應，或關人事變動，都與股市直接間接有關。至若銀行抵押額及利息之變更，其影響更為直接。若非經常留心，且消息靈通，經營上均受影響。本來經紀業務，只為買賣雙方之居間人，只從中間取佣，故市場風險，似與其無關。實際情形不然，譬如代客吸入期貨，而到時買家「甩底」，則損失即歸諸經紀。至於其本身亦從事股票營業者，則更無論矣。

明日刊劉芳：「漫談製片」（欲知粵語片製片情形、成本及市場現況，請看本文。）

快的葬禮

林翔東

完全在美國公司的操縱之下。有甘蔗，但要運到美國才能精製；有石油廠，但主要爲美國的原油加工。普通日用品，不必費心自己製造，美國有的是。——於是，這六百萬勤勞的人們，遂成爲華爾街大亨們的砧上之肉。

古巴的情形僅是一個例子。整個拉丁美洲，甚至歐亞非洲的不少國家，何嘗不是大都備受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三者交織着的壓迫？一間名稱普通之極的什麼「聯合菓品公司」，就是不少拉丁美洲國家的實際控制者。這種强橫惡霸的手段，稍有民族自尊心的國家都會難以容忍，更何況國民生計，被抽剝得滴血無存？

中國人對古巴人這一手，是會感到激動的。不是嗎？中國人近百年來喫這種虧太多了，太慘了。一尺布、一枝香烟、一枚洋釘，都是向別人「伸手」，更不要說鑛山、鐵路等關係到民生大計、國家命脈的資源了。民族工業彷彿像在無數皮靴踐踏之下的小草，被蹂躪得骨折肢離，求生無地。中國人就是在把這些外國公司連同它們的代理人一齊趕掉之後，才能出現今天的美好景象的。中國人所走的道路啓發了不少亞非和拉丁美洲的國家，而古巴人今天爭取民族自主的堅決措施，也鼓舞了即將繼起的其他國家的人民。二十六間美國公司的葬禮，其意義又豈容輕視呢？

華爾街的寡頭們對這些事情恨得咬牙切齒，自是應有之義，否則那就不算寡頭了。他們惶惶急急，無計可施。搞了不少顛覆活動甚至出動飛機向甘蔗田投擲燒夷彈，可是古巴來一個全民武裝，加强戒備，給伸進籬笆的豬腳狠狠地一擊。削減古巴銷美的蔗糖數額，企圖在經濟上迫古巴就範，但古巴人不怕，因爲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民族獨立國家都在給予大力的支持。這個離美國九十海哩之近的小島國，確實樹立了有骨氣，有志氣，有勇氣的光輝榜樣。最近，在束手無策之餘，華爾街老闆把早已下葬，「其人與骨俱已朽矣」的什麼「門羅主義」挖了出來，大叫「來自美洲以外的威脅」如何如何，大叫「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企圖迫使拉丁美洲其他國家都來反對古巴。其氣急敗壞之情，可以想見。

美國文化的落後腐朽，是盡人皆知的，立國以來就少有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創造這些顚倒是非的口號，是其唯一的特長。「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是典型的華爾街語言，翻譯成大家能懂的話，其實就是「美洲是華爾街寡頭的美洲」。亞洲人會問，第七艦隊盤據着的台灣海峽，美國大兵橫行跳梁的台灣，到底是誰的呢？被無故加以兵刀的朝鮮又是誰的呢？類似的問題，歐洲人、非洲人都會提出來，請問華爾街的老闆們，又算什麼主義？門羅乎？羅門乎？而況到目前爲止，有哪一個「美洲以外」的國家有一兵一卒到過古巴？除了美國到處製造緊張之外又有誰威脅美國？這些事實，不但教育了古巴人，而且教育了全世界善良的人。對廣大要求和平、民主、獨立的人們，這是大有好處的。

古巴遠在天涯，我們原無所偏愛。但是，古巴人的英雄氣概，却不能不使人們平增其敬仰之情。二十六間美國公司的葬禮，確實值得大書特書。這種葬禮，還只是開始，今後還會更多。到了美國人民忍無可忍，也要起來爲那些使他們受苦受難的傢伙舉行殯儀之日，全世界眞正和平幸福之時，就不在遠了。

得的，如果他兩年內沒有回過去的話。在汾江北岸，人民運動場後面，有一片很大的荒地，原是抗戰時敵人轟炸焚燒所造成的一大瓦礫場。前年在政府倡導下，全佛山人民動員起來，進行火熱勞動，該掘深的掘深，該塡高的塡高，建了樓閣亭台，種了花草樹木，經之營之，就造成了秀麗湖。從湖傍的招待所下望，只見湖水曲折縈迴，淸澈瑩淨，六道不同樣式的橋在不同的地方臥波而過，三五小艇浮遊其中，是一幅絕美的圖景。

黃昏時分，我們特地到秀麗湖畔散步。這時正是人們閒空的時候，市民都紛紛信步而來，十分熱鬧，尤其是湖側的茶座，更是座無虛設。我們沿湖上的堤走了個大圈子，發現了一個突出的情況，原來整個湖的所有建設，都是用舊的現成料子修造。堤上用舊磚砌出美觀的花紋，亭子上可以見到舊式大屋的玻璃屛風，而六道長短不等的橋也依稀能够辨認出各種不同的石材或木材都會各有其歷史。——這樣說，也許有人會以爲秀麗湖七拼八湊，很不調和。不，恰恰相反，這些建設總合起來就有它們十分顯著的特色。不僅在形式上是渾成一體，而且顯示了今天全國人民共同的精神：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勤儉辦一切事業。人民要在工餘有休憩遊息的地方，是完全應當使之滿足的，於是就有了秀麗湖。可是這麼大、這麼美的風光，却根本不用花什麼錢，在有些地方的人看來，眞是無法想像的事情呢！

秀麗湖，僅是美化祖國大地河山的開始而已。這是不限於一個湖，也不限於佛山的罷！隨着生產的大發展，人民生活的不斷提高，到處秀麗，遍地天堂，正是行將出現的偉大場景啊！

半月鄉情

軍——廣州鋼鐵廠第二座十七孔煉焦爐已投入生產；八一鋼鐵廠紅旗三號焦爐基建工作也在加緊進行。

▲我國造紙工業發展迅速，今年計劃新建的現代化大型造紙廠四十座。三月底前，已有一千五百個日產一噸至兩噸的小型造紙廠投入生產。

▲上海紡織工業在今年七個月來，新產品達二萬餘種，超過了一九五八、五九兩年新產品的總和。其中高精產品達五千餘種。

▲廣東化學工業部門大辦化肥工業，目前集中力量建設大型的廣州氮肥廠、中型的番禺氮肥廠，以及分佈在各縣市的十四個小合成氨工廠、車間。

▲今年開頭七個月，農業生產戰勝了嚴重的旱災和部分地區的大水災，取得了夏收、夏種和秋田管理的巨大勝利。

▲全國各地擴大夏種面積，總的播種面積要佔全年播種面積的四分一左右。北京市郊區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六十五。廣東在夏秋前兩個月間已擴種什糧三百多萬畝。

▲廣東韶關最近發掘出兩座「半地穴式的房子」，那是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的房子，是由廣東文物管理會與華南師範學院共同組成的調查發掘工作隊所發掘出來。這個發現，對考古學很有貢獻。

▲西藏林芝縣發現了兩枝靈芝草，各三寸長，四分一寸粗。其中一枝已成長，梢部伸出一塊葉，葉面約一寸直徑，仙掌形，掌背有掌紋，赤紅色，掌裏則白色。未成長的一枝，梢部是白絨狀。經專家鑑定，認爲這兩枝靈芝草均已生長了幾百年，是我國名貴而稀有的藥材。

▲今年上半年，廣州市掃盲工作獲得很大成就，全市職工脫離文盲狀況的人數達七萬五千多人，佔職工文盲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六。到六月底止，全市已辦起的業餘高等專業學校六十所（班），入學人數六千三百多人。中等專業學校一百多所，入學人數一萬五千多人。

海南島上兩名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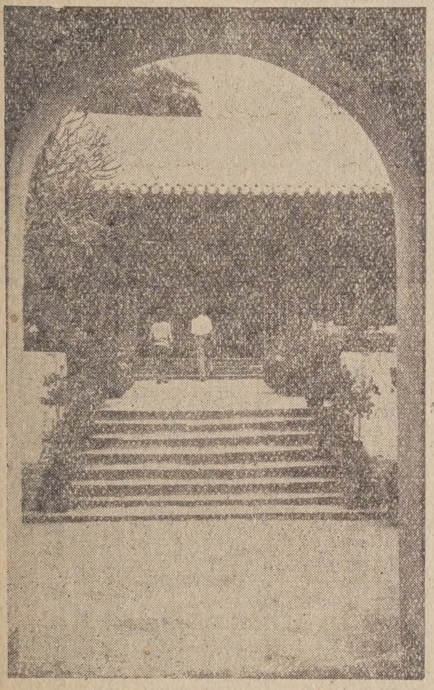
蘇谷鑾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似隙駒中、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眞。幾時歸去，作個閑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九十日春都過了，貪忙何處追遊，三分春色二分愁，雨翻榆莢陣，風轉柳花毬。閬苑先生須自責，蟠桃動是千秋，不知人世苦厭求。東皇不拘束，肯爲使君留。」

上面兩首蘇東坡的詞，刻在海南島海口市蘇公祠中的大石碑上；並且拓印成四屏條，藏在我的破書櫥中了。今春在滋江、海南兩區採訪匝月，所見所聞，盡是新人新事；回到海外，發「思今之幽情」，而乏思古之雅興。原來名勝古蹟也是經過十年來辛苦修復，才「留」了下來的，東坡有知，「幾時歸去作個閑人」的想法，自當束之高閣了。

一九四四年路過四川眉山，想瞻仰這位文豪故鄉，所得印象却令人浩嘆。他名軾字子瞻，官居翰林學士，書畫也很有名。東坡文章縱橫奔放，詩詞飄逸不羣，兵部尚書，禮部尚記，兼端明殿侍讀學士等職，朝事過英宗、神宗、哲宗諸帝。神宗時因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被貶黃州，築一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時召還，不久又遭奸臣章惇、蔡卞等中傷，於是再貶惠州，復遷瓊州儋耳（即今之儋縣），是則東坡的骨頭也是很硬的。當他流放海南島時，已經年逾花甲，携幼子蘇過同往，建舍於儋耳海濱，父子倆日以詩畫琴棋、尋幽覽勝自娛，後來才與符、黎兩姓密切往返，特別與秀才黎子雲最爲莫逆，彼此常携酒過訪。當時郡守張仲更表敬重，築一室於澗上，作爲來往遊息之所。東坡居儋三年，傳授過無數學生，是則更能證明東坡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書獃子」、「一爛酒鬼」可比。



海口市五公祠　作者攝

東坡初放海南時爲北宋哲宗紹聖四年（公元一〇九七年）四月十七日。途宿府城金粟菴，就是今天「五公祠」的原來故址了。他一住廿餘天，着手鑿雙泉，於東隅相距咫尺，可是味道不同。但日久年深，兩泉已廢其一，只剩了個「浮粟泉」。我們參觀蘇公祠原址「五公祠」時，見泉上有亭，那是郡守陸公飲水後在井上加蓋，作爲紀念的，但缺其銘。東坡居瓊三年後，遷移合浦而途復經此，陸乃邀蘇在亭銘名賦詩，其碑刻詩今尚在，並命名爲「洞酌」。到元朝，又在井上開設「東坡書院」；迄明，郡守翁汝遇又在井北建粟泉亭。明萬曆四十五年，副使戴禧又建「二蘇祠」，以崇祀東坡及其子蘇過。到清光緒十五年，觀察使朱采又建「海南第一樓」崇祀「五公」，「五公祠」就是這樣來的。接着又建觀稼堂、學圃堂各一，東齋西齋各一列，設專課三十名，選膚生肄業其中。其後層遭颱風吹毀，管理又不善，祠中窗戶楹聯都敗壞無遺。到民國四年，道尹朱爲潮主持修飾，并把原有的昭忠祠改爲「二伏波祠」，以祀前漢之路博德、後漢之馬援兩位「伏波將軍」。他又在祠東闢一瓊園，建一堂名曰「洗心軒」；挖一

鄉土花絮

殷如執筆

可敬的「工農雙模範」

△張順是北京郊區長辛店人人傳頌的「工農雙模範」，過去他是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的老鍛工，一九五四年退休以後，投身農業大生產運動，六年如一日，修農具，造機器，傳授技術，爲農民修受到農民的熱烈愛和稱讚。張順曾帶了徒弟在小廟裏搪爐，壘灶，白手起家辦起了小小的鐵工廠，一年的工夫，經他們手修好的農具，用廢鐵打的鋤頭、小鎬等，有三十多種，四千多件，所以有人說小廟出了「活神仙」了。他還製成了創白薯機及花生、玉米兩用播種機，鋤草機，更幫助木工創造了密植小麥播種機。故此農民們都一致表揚張順的工作態度和他的創造精神，農民們心中的張順，是一個非常可敬的「工農雙模範」。

「星火」型新機車

△長春機車廠最近試製成功一台適於農村、礦山運輸用的新式小型蒸氣機車，並定名爲「星火」型機車。「星火」型機車工效爲二百三十四馬力，能在土鐵路上行駛，可以在千分之六的坡道上牽引三百多噸重量；每裝一次煤可運行七十五公里，每上一次水可運行一百零五公里。這種機車結構簡單，車體輕小，駕駛方便，容易操縱。現在的「星火」型機車自重由原設計的三十八噸減少到三十噸，生產工時大大節省。

秋繭準備有豐收

△四川廣安縣春繭豐收後，如今爲了爭取秋繭超春繭的緣故，積極準備着秋蠶飼養工作，全縣人們通過電話會，蠶桑技術幹部、蠶桑場長專業會議的討論，決定秋蠶發種三萬張，比春蠶增加一萬七千多張。對於桑樹進行夏季肥培管理和蠶房蠶具進行消毒，添置蠶具，大搞降溫防暑設備，儲備添食用品。到目前爲止，有三千萬株桑樹已經施肥追肥，且採取了「掃、鏟、洗、刷、晒、蒸、消」七字戰法，對蠶

池名曰「洗心池」；築一洞名曰「遊仙洞」，於是這個祠的內容更豐富了，但統稱爲「五公祠」。

可是這兩個祠到一九三九年便遭了刧難，侵瓊日寇據爲軍部，名勝古蹟盡斷觀覽，日寇投降後陳濟棠、余漢謀等把它據爲私有，日夜軍警戒備，人們「驚」而遠之。一九五三年的十二級颱風使祠損壞更大，翌年便由政府撥六萬元人民幣重建，歷五個月竣工，使蘇公祠與五公祠不獨重見天日，而且更見瑰麗。五五年又蒐集古代文物資料，分陳七個館之多，有漢代五鳳瓦硯、漢銅雀台硯、宋銅雙耳碗、漢聖廟銅鼓、漢吉祥玉、明末國畫家宋旭所畫漢末央宮圖、元末畫家梁球所畫文姬歸漢圖、唐薛濤行書碑、晉爨寶子碑等陶瓷、銅鐵、手工藝（古董玩具、用具及衣冠）、銀玉、金石字畫、參考、藏書等千百件。琳瑯滿目，實在看不完。

但是什麼叫做「五公」呢？我們五人談了一路，也說不準五公是誰，最後以「就算是我們五人罷」輕鬆了之，而到「五公祠」獲得了答案。

原來這「五公」朝代不同，做過大官的經歷相同，在民間享有很大威望的情形相同，因正義感遭奸臣陷害先後「發配海南」的情形也相同。該祠建於明萬曆年間，樓高兩層，正門有「五公祠」金字匾額，樓上則有朱爲潮題的「海南第一樓」橫匾。唐李公德裕、宋李公綱、宋趙公鼎、宋宋公光及宋胡公銓的神位安放在樓上神龕裏，史蹟則鐫之於碑。樓上樓下盡楹聯，龕前有聯曰：「祗知有國，不知有身，任憑千般折磨，益堅此志；先其所憂，後其所樂，但願羣才奮起，莫負斯樓」，十分有力。正堂的長聯也寫得好：

「於東坡外，有此五賢，自唐宋迄今，公道千秋垂定論；處南海中，別爲一羣，望烟雲所聚，天涯萬里見孤忠。」

要寫這「五公」的歷史顯非篇幅所許可，簡言之，李德裕字文饒，眞定贊皇人（即今河北轄地），官居翰林學士、視察使、節度使、兵部次郎，兵部尚書，左仆射、大尉衞國公等，爲唐朝著名宰相，平藩鎭之亂有功，當朝事過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四個皇帝，遭奸佞構害，初貶荆南，再貶潮州，三貶瓊州崖縣任「司戶卒」，有詩曰：「一去一萬里，千之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抵後於崖州築望闕亭，其詩更哀：「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用半年程；江山只恐人歸去，百匝千回繞郡城」，思鄉念國，沒幾個月便把這位老忠臣憂鬱而終了。

宋李綱字伯紀，福建邵武人，是一員岳飛之前抵抗金遼侵畧的大將，高宗時曾召爲相，但七十餘日後就罷相，但他抵達遭奸臣耿南仲、黃潛善、汪伯彥等陷害貶海南，但他抵達後僅旬日即獲詔自由居住。湛江湖光岩的題名即出諸他的手筆。

其餘三位也是岳飛、韓世忠手下英雄，遭秦檜陷害貶海南島，時間自二十餘年至三十八年不等，他們在海南島開疆拓土，教化黎民，功不可沒。

海口市蘇東坡所開水井　作者攝

我們來回在蘇公祠、五公祠前平坦寬敞的公路上，門外夾道樹蔭，古木參天，入內雕梁畫棟，翹角飛簷。景物宜人，花木美艷，南渡江支流清澈奔流，羣峰叠翠氣象萬千。出得門來，却又是一番光景，農、工、商、學、兵在崗位上奮發向前，把東坡、五公、兩位伏波將軍等生前熱愛的祖國建設得更好，保衞得更好。使人感動地覺得：幾千年來，沒有比今天做一個中國人更自豪的了！

房，還普遍作好了「屋頂蓋稻草，簷下搭涼棚、屋內裝風扇，四角放冷水缸，門窗掛細帘、懸瀑布」等降溫防暑設備。看來秋收是有十足把握的。

湯林子愛交朋友

△湯林子是一個「莊稼通」，他過去是一個長工，因爲他有十二年扛長工的經驗，所以對一切土地上的工作特別有感情。他喜歡結交農民朋友，拜一些對莊稼有經驗的老農爲師，周根子就是他的好朋友，雖然周根子已五十多歲了，但他的精神很好，愛研究土地的性質，而且還扛過二十八年長工，故此湯林子經常和他研究深鋤，細鋤的事情，在共同研究之下，他們的工作獲得一次又一次的好成績。怪不得湯林子說：一人交十友，十友聯百朋對工作有絕大的幫助了。現在湯林子是民政股長，他的工作有不凡的成績，這和他交朋友的政策有重大關係。

叶白僵土改變本質

△人們把寧夏叫作「塞上江南」：因爲它有八百里沃野遠連天際，黃河從南到北，一瀉千里縱貫平原，兩岸渠道縱橫，密似蛛網；高接雲霄的賀蘭山綿延在平原西部，成爲防沙防風的天然屏障。寧夏的土壤是叫農民最傷腦筋的了，因爲當地全是白僵土，過去稱這種土地爲不毛之地。白僵土是一種白色堅硬的碱化土壤，表面平滑，陰濕時呈龜裂狀。乾燥時堅硬得不能下犂，變爲稀泥，這種土地寸草不能生，故稱之爲「不毛之地」。一九五八年開始，寧夏鹽碱土壤改良試驗站的工作人員，大胆的在白僵土上試種水稻，獲得空前成功。經過人們不斷的研究、試驗，現在已經完全改變過去的面貌。

長春飯店面貌新

△長春飯店在僅僅三個月的時間裏創造了二十四項革新工具，使蒸煮食品，飯菜傳送，取送家具，淘米、合麵等工序實現了機械化、半機械化，勞動效率提高幾十倍。人們可以吃到電動花卷機做的花卷，吃到經過淘米機的飯，吃得好，做得快，顧客工人皆大歡喜。長春飯店又向自動化，連續化方向發展，現已有三個餐廳建立了生產、產銷連續線。顧客可以選好菜

香港的神話和傳說

葉林豐

二：太平山上的蟾蜍石

另一個與香港島存亡傳說有關的石龜，則在太平山上。這隻石龜，有時又被稱爲石蟾蜍或蟾蜍石。好在這個傳說的中心是在這隻小動物的「爬行」問題，所以究竟是石龜還是蟾蜍，問題倒不大。一般都喜歡說是蟾蜍石，既然傳說是大衆的產物，我在這裏就「吾從衆」了。

蟾蜍石的所在地，據說就在太平山上。太平山就是俗說的扯旗山，外人稱爲維多利亞峯。在稍近西邊的側面，離山頂約三四百尺的斜坡上，有亂石一堆，其中有一塊大石，站在中環歌賦街荷理活道一帶向上遠望，這塊大石形如蹲伏的蝦蟆，這就是本地人口中所傳說的蟾蜍石。

正如一般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頑石成精的經過一樣，據說這塊蟾蜍石因吸日月之精華，受天地之靈氣，年深日久，已經通靈，能夠向山頂爬行。不過爬行的速度很慢，一年的時間僅能移動一粒米的距離。可是，這個傳說指出，當它一旦爬到山頂之後，香港島便要陸沉了。

這傳說可說與海底的那個石龜傳說如出一轍。許多「老香港」還說，從前香港市民對於這塊蟾蜍石的位置是否眞有變動，經常予以注意。每逢發生戰爭或鉅大的天災人禍時，大家就要爭着去看這隻石蟾蜍是否已經爬近了山頂。當然，實地去調查蟾蜍石近況的人自然不會很多，可是耳食訛傳的人却不少，於是關於蟾蜍石便時時有駭人聽聞的謠言發生。大約因爲這種謠言流傳得太甚了，據說有一年，香港當局竟派人用鐵鍊將這隻石蟾蜍鎖住，使它無法再往上爬，以便香港市民可以安心生活，不必担心有陸沉之虞。

當然，香港當局是否眞的曾經用鐵鍊鎖住石蟾蜍，以及是何年何月去鎖的，自然沒有人能說得出。就是我也不曾去實地調查過，因爲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不會有什麼結果。但是，太平山上有蟾蜍石的傳說，以及當局曾經用鐵鍊鎖住它不許往上爬的傳說，却流傳在許多老香港的口中，成爲津津樂道的故事之一。

太平山上的蟾蜍石，還另有一個小故事，這個故事是與重九登高有關的。不過，這一次却說是石龜而不是蟾蜍石了。重九登高，本是中國各地都有的風俗，但是香港市民對於此舉似乎特別有興趣。重九在香港島上登高，自然惟有上太平山頂去，於是這個石龜的故事便應運而生了。對於這個故事，我在這裏且轉錄我所剪存的一點資料，這是從本港多年前的舊報紙上剪存下來的。這位先生顯然對這個傳說比我更有信心，因此叙述得也更精彩了。他說：

「某年重九，山巔來一怪道士，仙風道骨，遠眺近觀，尋且長嘆短嗟。或問之，答曰，港與各島相聯而成一脈，其於九龍本屬一支，而本港則爲龍首。惟龍首時隱時現，今觀其脈，爲龍身現之時，故有香港及各島。及後至龍身隱時，則此龍深潛水底，其時，香港及各島將盡陸沉。今觀乎其氣脈有甦動之態，則距末日當不遠矣。問以香港陸沉時避之法，道人曰，吾當本救生之旨，爲各人點視。隨以手一指山腰曰，北爲一靈通之龜，將來陸沉之後，僅許此物獨留世上。此龜自山下蠕蠕登山，每年行一粒米之距離，當其登達山巔之時，即爲陸沉之日，各好自爲計也。時山巔本有怪石嶙峋，星羅棋布，道人指之曰，此爲龍鱗，試推其一，如批鱗狀。詎正推之際，突然地震，立者皆仆，而道士亦不知所踪。衆人急循所指望去，果見一巨龜，蠕蠕半山中。奔下視之，實乃一巨石。石甚似龜形，重不可移，其狀似登山焉。」

這一段文字雖不甚高明，但可以看出從前本港報紙上對於這類傳說最典型的記載方法。其中提到了龍脈一類的話，這個傳說的產生可能與風水先生有關的。

不過，無論是石蟾蜍或是石龜，它們雖然向山頂爬得很慢，可是當它們一旦爬到山頂之後，香港島便要陸沉了，這是這類有關香港島存亡的傳說的共同特點。唯一不同的記載，則出自已去世的許地山先生的筆下。他在那篇「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畧」中，也提到了太平山上的這隻石蟾蜍，可是他的說法却有點不同。他說：

「太平山上有石蟾蜍，土人相傳那石向着山頂進行，如蟾蜍上到山頂，香港便要歸還中國了。」

這說法雖與歷來所說上到山頂便要陸沉之說不同，但與一般所傳當局曾用鐵鍊鎖住這隻石蟾蜍之說並不衝突。也許正因爲如此，要用鐵鍊鎖住這隻石蟾蜍，不使它再往上爬，更爲必要之舉了。

謂用傳話筒告訴電動操縱台的服務員，服務員撥動一下號碼，廚師就會接號做好飯菜，由送菜機自動送到顧客的餐桌上了。所有食客們都盛讚這種機械化的發明省時省力效用大。

病者親人——陸明漢

△陸明漢是上海四川北路新齊藥房的一售貨員，他對於病人非常關切，即使是賣一顆藥片，或是配一張處方，都十分仔細地詢問病情，做到藥物對路的程度。一次，一位老伯伯去買藥，說是爲老伴買的止瀉藥片，陸明漢詳細地詢問病人的年齡、住址、體溫情况。老人走後，他懷疑病人的是腸炎，也可能是痢疾，於是他立即趕到病人家中，叫他進醫院治療，老太太怕打針和驗血，不肯入醫院，陸明漢化盡不少唇舌才把她說服入院，到第二天再去探訪老太太時，她的危臉期已渡過，果然她患的是急症，幸虧陸明漢把她勸服，不然性命也有危險，老兩口子見了陸明漢都說他是好孩子，是病者的親人。

八坑人們快樂多

△海澄八坑出產藥材是很出名的：如蟬蛻、金英、天元冬、黃枝子、金銀花等，除了可以供給當地醫師應用外，還可以大量的供給外地醫師使用。八坑不但藥材出名，菓樹也非常多，而且產品很多，有荔枝、桃李、鳳梨、柿子、龍眼、楊梅、香蕉、柑桔，幾乎所有閩南地區生長的菓樹都有，一年四季月月都有鮮果可吃。在水菓中最出名的有「六月黑」李子，紅得發黑，甜美極了。還有大如荔枝、核小肉厚叫「福眼」的龍眼。種植在山坡上的梨樹種類很多：水梨、刺梨、山東梨、赤梨、棕色梨等華僑喜愛的水果。除了家菓，山野裏到處生長着油柑、桃尼、柿糊、虎梅、大英刺、齒臨、山柑仔、山石榴、烏梨等許多野菓。所以只要人們提起用藥材和吃水菓，大家都會想到澄海八坑來了，很多都這樣說：生在八坑快樂多！

吉林專業學校多

△吉林省全省以機械化、半機械化、自動化、半自動化爲中心的技術革新與技

眼前風物

「七夕」與「盂蘭」

今年的「七夕」，在雨天中渡過，自然是一件很掃興的事情。走過一些售賣拜神用品的衣紙店，看見老板和夥伴們瞧着一屋子的「七姐盆」在發呆，也就覺得這一回佳節果然是虛度了。

儘管科學的發現已經把什麼牛郎、織女、銀河的眞相弄得一清二楚，然而牛女雙星會鵲橋到底還是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記得小時候，看見小姊妹們擺弄着一大堆「七夕」所需用的東西，其中有不少是她們親自精心製造的小擺設，到了晚上，遙向雲漢暗訴心情，然後互相笑謔，這樣的歡樂通宵，那種情景還躍然在目。現在，即使沒有下雨，在這裏恐怕也不容易重睹這樣的盛況了。

事情很簡單。保留拜「七夕」的習慣的，大概是一些舊式的家庭。我所說的舊式，是指與「洋化」的相對而言。在洋化的家庭中，相信會只是對聖誕襪子和復活蛋之類有興趣，而淡忘於「乞巧」之類的傳統節日了。其實，過往的「七夕」，小兒女們事前就穿針引線，製作各種東西，又播種禾秧，細心栽養，其中就有鼓勵勞動的意義在。歡樂必須從自己的辛勤中取得，和到百貨公司走一走捧回來一大堆東西差得遠了。從這方面來說，我還沒有找出那一個傳統節日比七夕更富於勸勤戒息的積極性的。

從「七夕」想到「盂蘭節」的迷信成分就大得多。據說這天晚上「鬼門關」大開，所有的鬼都跑出來了，人們就要在街上燒衣紙元寶，撒放食物果品以至硬幣，作爲對無主孤魂的施捨。寺廟庵堂也要打醮超幽，向「孝子賢孫」收一筆費用。鬼魂們是否得益，沒有人知道，而街上的食物果品，倒是那些流浪街頭的孩子們拾了去吃，而打醮的結果，自然是和尙們撈得一個時期的生活費用。以個人的感受來說，以往每逢這個晚上，就覺得人爲的鬼氣到處瀰漫，十分不舒服。雖然明知道鬼是沒有的。

近年這裏在盂蘭節祭鬼的人也比較少了，自然也限於舊式而不洋化的人。可是倒覺得，迷信是一回事，而「愼終追遠」，緬懷先祖，卻還未嘗不有其一定的意義。人死了，就形神俱亡，這是科學的解釋，自然應當服膺，但到適當的時候，能對先人引起一些追思，又何嘗不好。這是我國人民的傳統之一，應當和迷信分開來看。不必要的迷信儀式的浪費可以省掉，而節日卻還有保留的餘地。這樣，對於一些「數典忘祖」，連先人也幾乎遺忘了的人豈不頗有好處麼？

霪雨

連日霪雨綿綿，使人彷彿浸在水裏一般，似乎要窒息了。雨勢不是那種「傾盆」式的，而是又密又急。濕氣瀰漫所有的地方，到處都可以漫出水來。這個缺水的海隅，一下子又嫌它過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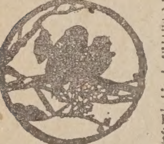
因爲有些必要的事情，於是冒雨到一個木屋區去訪尋朋友。前面一段路是經過某著名的住宅區，雖然風雨漫天，但我這走在平整寬坦的馬路上的人，儘管渾身濕透，也仍然可以從那些被圍牆與小花園圍着的小洋房所播出來的歡笑聲和鋼琴聲，感覺到裏面的平靜和舒適。走到了路的盡頭，就要沿着在山坭上掘出來的土級爬上一個斜坡。即使僅相差不過十餘步之遙，套一句不太適合的話，的確「舉目有河山之異」。大抵因爲一連下了幾天的雨，把泥路都浸浮了，通往木屋區的路全是泥漿。加上居民們仍然要到路口的唯一的公共水龍頭去輪水，然後挑回屋子去，就更大大地增加了泥濘。我一面用雨傘探路，一面小心翼翼地走，但一雙鞋子已經不可避免地全部沾上泥漿了。這時我才覺得赤脚走路確有其好處，假如是在這些地方居住的話。很明白，倘使我現在脚下沒有鞋子，那麼走起來一定不會那麼狼狽，特別是看見赤足挑水的人們健步如飛地越過我身邊的時候，他們用奇異的眼光向我打量，這種感受和一個所謂「衣冠不整」的人廁身於紳士淑女之中，恐怕是差不多的。

好容易轉灣抹角地才走到朋友的家。他這棟小木屋在六月颱風駕臨的時候，屋頂曾經「隨風而逝」，過後才搭回來。但，這幾天的雨，雖然不至於第二次揭掉頂子，可是由早到晚的漏雨，沒有一寸「乾」淨的地方。除此之外，他們還得担心突然會瀑發的山洪。聽說幾年前就曾發生過冲掉一批屋子的事情。在朋友處坐了一回，我才覺得自己家中的窗戶沁雨，街邊積水所造成的麻煩，簡直算不得一件什麼事了。

如果在鄉間，這樣的環境是不會有什麼可怪的吧，然而無論怎樣，這裏仍算是城市的一部分。當然，盛讚此地是什麼「旅遊最合適的地方」的遊客們是不會到這個地區來的，駕着「私家車」在一「樽頸」地帶被水浸到「死火」，進退維谷中，大駡下雨累死人的紳士淑女，其感受也難以和木屋區的居民一樣。這是難免的，因爲既有居民三百萬人之多，又怎能無所區別呢？

然而，對更多的人來說，由於這場大雨而引致部份地區全日「放水」，又是一件還值得高興的事。一扭開水喉就嘩嘩然流將水出來，在香港人的印象中恐怕幾乎要消失了。人們的記憶力被迫受到訓練，要弄清楚幾點鐘到幾點鐘有水，或是上午還是下午有水，某年更發展到單日或雙日之上午或下午才有水。在這個基礎上然後再去記憶某時某分是地下用水，某時某分至某時某分是二樓用水……。如果有人自別地來，碰到這種情形，不弄到一塌胡塗才怪。而現在，正因爲突然下了多量的雨水，水塘既滿且溢，於是水龍頭也大開方便之門，則老天爺也未始不做了一件好事。——然而新界的農田又鬧水災了。

夏侯秋



術革命運動的深入開展，各廠礦企業在大力發展各級各類職工業餘教育和半工半讀的文化、技術學校的同時，積極舉辦全日制速成高等專科學校、自力更生高速培養技術人材，如今全省已有三十一所全日制速成高等專科學校，入學人數爲二千六百二十四人。全省各廠礦企業所辦的全日制速成高等專科學校，招收具有初中畢業水平的技工和徒工，他們將學習數、理、化等基礎課，而後用兩年半或三年學習專業課程。如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全日制速成高等專科學校根據全廠今後幾年生產發展對技術人材的需要，以及支援兄弟廠的任務，結合全廠現有的技術力量和師資條件，設置了汽車設計、汽車製造、車床工具、壓力加工、動力和鑄造等六個專業。其他專科學習情形亦非常蓬勃地進展着。

伐木場的新設備

△伐木場的工序是相當複雜的，需要有新工具來幫助人力工作是很重要的事：福建省清寧縣伐木場經過技術革新、和改革後，已大大的減輕勞動人力及提高效率，在短短的半年多來，全場工人創製的新式設備已有幾十件；如吊格式竹滑道，木滑道，水力牽引木軌車，逆坡集材車，自動卸材木索道，槓桿式起重機、水閘自動流送裝置等等，有了這許多工具，工效比原來提高了兩倍到八十多倍。

書店發行員深入工作

△書本能對各方面作技術幫助，尤其對農民種田指導方面有很大關係：河北豐潤縣的書店爲了擴大服務項目，跳出了「圖書買賣」圈子，有力地支援農業生產，各書店發行員實現了「社員在哪裏，圖書就到哪裏，哪裏有讀者，那裏就有圖書」的口號。圖書發行員常常星夜趕到縣書店，把一些有關農作物種植技術的書本送到農民手裏，幫助農民解決種種難題，使人人都成了生產能手，農作物培植專家。農民們都說發行員是農民的好朋友和好導師。

鄉土花絮

桂林紙包雞

老饕

桂林不僅是山水甲天下，在吃這一項上，有一樣名菜，也是甲天下，那就是人所共知的紙包鷄。紙包鷄不僅桂林有，南甯也有，梧州也有。紙包鷄不僅桂省有，粵省的廣東菜中也有，皖省的徽菜中也有。但做法各各不同。既是桂林的紙包鷄甲天下，我也不妨把粵菜中的紙包鷄與徽菜中的紙包鷄，附帶的說一說。粵菜中的紙包鷄是連紙一齊吃的，稱爲「脆皮紙包鷄」。既然要連紙吃，就不可能用普通的紙，普通的紙有紙筋，是無法下咽的，所以一定要用雲米紙。

粵菜紙包鷄，一般都是小巧玲瓏的嫩母鷄，淨重不超過一斤半以上。鷄宰了之後，脫毛，洗淨，取出內臟。就放在湯鍋內蒸熟。而後拆去鷄骨，把淨肉切成長方形的鷄塊，宛如骨牌大小。

這時就要加配料了。主要的配料是一兩核桃仁，兩個鷄蛋清，一兩葱，一兩香菜。先把核桃仁放在油鍋裏炸，炸脆之後，研成細末，把葱與香菜也切碎，和核桃末拌勻，撈着就放作料。作料是半兩糖、二錢細鹽、二錢味精、一兩甜醬、半兩好抽油、再加上少許胡椒粉，把核桃末、香菜、葱等調和得均勻之後，就把切成骨牌塊的鷄放到配料中去，再拌，使得配料裏面的滋味透入鷄肉，就可以用紙來包了。紙的大小，約三寸半見長，把已經入好了味的鷄塊包起，放在蛋清中打個滾。不過這蛋清並非純粹的蛋清，因爲純粹蛋清不黏，一定要放入少許粉漿，用竹筷把粉漿與蛋清攪得混爲一體，才能使它粘貼在紙包上。

等到蛋清已經塗滿了紙包，便可放入油鍋裏炸了，油要八成滾，炸的時間，大約在十分鐘左右，看到紙透出金黃色，就可起鍋入盤，便成一味美菜，香脆甜鮮。

而徽菜中的紙包鷄，做法就不是這樣了。並且徽菜紙包鷄，不是連紙一起吃的，是去紙吃鷄。因此，不須用雲米紙，一般的玻璃紙就可以用了。

同時徽菜紙包鷄，不一定是小嫩鷄，老母鷄也行，它也是拆去骨頭用淨肉的，可以片成鷄片，也可以切成鷄丁，無所謂。不過它是分爲鷄腿肉與鷄脯肉兩種，有人愛吃鷄腿活肉的，就是鷄腿紙包鷄。有人愛吃鷄脯板肉的，就是鷄脯紙包鷄。

它也有幾種主要的配料，一是火腿，要用金華火腿或榕峰火腿。二是冬菇，要用上等花菇。其次就是嫩葱了。葱要切成細末，如果是鷄片的話，火腿與冬菇也切成片，如果是鷄丁的話，火腿與冬菇也切成丁，但都得比鷄片與鷄丁小一些，不能喧賓奪主。

調製法，徽法與粵法差不多，就是用麻油、醬油、味精、糖、細鹽，與葱末、火腿、冬菇、鷄，調均拌勻，使作料入味，用裁成見方的玻璃紙包起來。如果是鷄片的話，是兩塊鷄片，一塊火腿片，一塊冬菇片，包好後，用漿粉封口，放在涼油鍋裏炸，直等油燒到八成滾的時候就起鍋，千萬不能使紙炸黃，紙一黃，鷄就老了，必須掌握火候，使恰到好處，起鍋入盤。吃的時候，把紙包解開，味香肉嫩。

說到廣西的紙包鷄，又與廣東、安徽的做法不同了，就連廣西的幾個大城市，桂林、南甯、梧州，做法也不盡同。

就說梧州吧，梧州紙包鷄是以粵西樓最出名，他家的做法，是一條葱，兩片薑，鷄塊很大，一盤只有八塊鷄就滿了，它的紙包是折成四方塊的，雖然味道也不差，終覺得粗糙。

而桂林紙包鷄的做法就不一樣了，它在選鷄上特別講究，一定要選龍江鷄種，也就是鷄額下有鬚的。一定要選軟骨鷄。爲什麼要選軟骨鷄呢？因爲桂林紙包鷄是不拆骨的，連骨帶肉，原鷄入包，軟骨入口即酥，如果是硬骨，吃起來就乏味之至了。

軟骨鷄一定是小嫩鷄，老鷄骨頭不會軟。所謂人老骨頭硬，鷄老了骨頭也是硬的。可是桂林紙包鷄，通常每盤是二十四件，也就是二十四包。並且是去頸項，去頭尾，去翅尖，去脚。要完全淨肉。試問一隻鷄去了頭尾翅脚頸項後，淨肉切成二十四件，每件都在一兩二錢至一兩五錢重左右，倘若是小鷄，就不可能有這樣重。如果是老鷄，重是重了，肉老骨頭硬，也不合規格。那怎麼辦呢？就不得不用特別方法養鷄。把鷄關在籠子裏，不准它跑路，每天餵以米食，它成天吃細糧而不運動，自然容易肥，並且骨頭也不會硬。所以桂林紙包鷄，每隻鷄都在二斤半重以上。

桂林紙包鷄和徽菜紙包鷄一樣，也是不連紙一起吃的。是解開了紙包，吃裏面的鷄肉。不過它用紙很講究，不是一般的玻璃紙，而是貢宣紙，也就是名書畫家寫對聯，畫中堂用的紙。它的紙包與徽法、梧州法又不同，它不是折疊的，因爲折疊有雙層，有單層，甚至有四五層的一面，炸起來的火工，這一面熟了，那一面還沒有熟，所以桂林紙包鷄，是紙袋形的，先把貢宣紙裁好後，封成一個長方形的紙袋，留上面一個口不封。這紙袋先放在油鍋裏浸五分鐘，使紙熟後，取出晾涼。一般都是用先一日浸透的油紙，不用當日的。

桂林紙包鷄的配料，主要是大地魚粉。（大地魚又名左口魚，海味舖有大地魚乾賣）將大地魚乾拆出來，去骨留肉，把魚肉用油炸乾，而後磨成粉，用桂林三花酒、五香料粉、乾葱末、蔴油、喼汁、醬油、糖，調勻後，再把已經切成的鷄塊，浸入調製後的配料中，約一小時，即可浸透，再別上一根牙鑯，便放入油鍋裏炸了。炸的時間，大概在十二分鐘左右，即熟。遂起鍋入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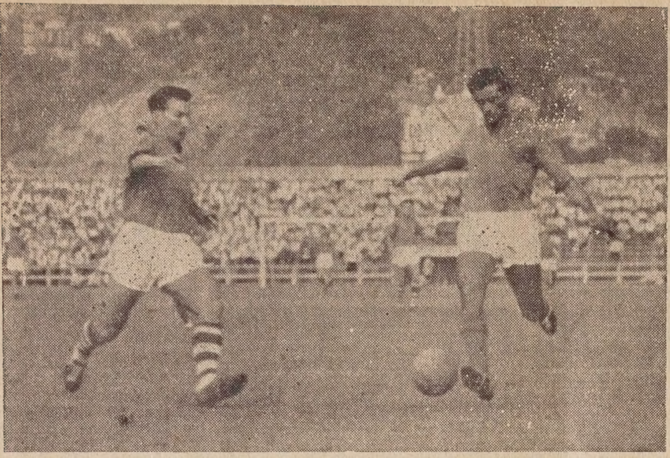
吃的時候，將牙鑯抽出，一剔紙包封口，漿粉即開。這時，從紙包內透出了一股濃烈的香氣，鷄肉肥美鮮嫩，鷄骨入口如酥。它的迷人醉人的風味，和桂林山水一樣，稱得上是甲天下的。

我們住在香港的人，有沒有口福吃到紙包鷄呢？有！港九兩地有好幾家菜館備有紙包鷄，但都名不符實。要想吃眞正的桂林紙包鷄，只有到郊區沙田去。不過沙田這地方，賣紙包鷄的也和北京王蔴子，杭州張小泉一樣，招牌很多，有好幾家都在賣紙包鷄，其中只有一家是眞正老牌桂林紙包鷄，那就是沙田酒家。這家館子已開了十年以上，它所選的鷄，都是龍江鷄種軟骨鷄，而且專有飼養園，做法完全是桂林派。可惜沙田山水比不上桂林，也只有嚐嚐桂林紙包鷄，彌補這個缺陷了。

黎巴嫩足球隊為何兩戰兩敗

鐵牛

——談客軍繼訪中國後在港兩門華聯



黎隊右翼墨科達什進攻華聯腹地　作者攝

黎巴嫩迅速足球隊繼訪問中國之後，應本港華人足球聯會的邀請，在此間作兩場比賽，香港的球將從吉隆坡趕返助陣，兩場足球友誼賽的結果，首仗負於華聯一比四，次仗夜戰，再以五球淨負於華聯隊。

香港對於客軍並不敢輕視，兩仗均排出最好的人脚，但首仗中，客隊雖然先由穆拉德首開紀錄，由於後勁不繼，終以一比四見負。

當客軍在港上演時，天氣頗炎熱，球員的勁頭不大，特別是左翼薩德，向被認爲是客軍中的主要射手，但戰來全場未見威脅，這是客軍先勝後負的內素之一。

這一場比賽，黎隊敗得很不值，上半場，穆拉德在一次角球的機會，第一時間打進一球。戰至尚有三分鐘完上半場時，劉志霖在門前機智地替香港扳回一球，和局完上半場。

以上半場的紀錄，客軍佔了七成攻勢，而戰績沒有領前，顯見華聯高保強、司徒堯、李國華等形成一個堅強的鐵三角，守得好。

下半場客軍所負的三個球是十分不值的，賽後黎巴嫩的領隊阿薩夫對記者說：「我們應該在首戰中打和才是合理的戰果，我們下半場輸得不值！」的確，三個球都非技術所引致，非戰之罪。下半場開賽三分鐘，華聯的中鋒郭滿華越位得傳球，旁證打旗，球證不察，由此被郭滿華射入，繼續在廿五分鐘時，客軍反攻不遇，被華聯左翼梁偉雄快速疾進，當切入禁區之際，門將夏廸拉衝出，正擬大腳解圍，卻意外地反彈梁偉雄腳下撞入網裏，形成了一記烏龍球，最後一記球證判客軍後衛達爾維希侵犯梁偉雄，嚴判「極刑」，劉志霖射入，終以一比四敗陣。

客軍抵港後，本已休整數天，怎料第一仗演出橫遭不測，影響了第二場的戰意。這一點，表現了客軍門志欠頑強。首戰雙方的陣容是：

黎巴嫩迅速隊

夏廸拉

加瑪爾　達爾維希

卡薩比安　比查吉安　恰巴里安

薩德　肯杰　穆拉德　阿爾托尼亞　墨科達什

香港華聯隊

郭秋明

李國華　司徒堯

梁杰　高保強　盧松江

梁偉雄　楊偉業（下）　何祥友（上）　郭滿華（下）　李德煒（上）　劉志霖　區彭年

第二仗黎巴嫩迅速隊以五球淨負，比數相當大，但從整個戰情觀察則令人難以置信，客軍竟會一敗塗地。以數字的統計：上半場，黎隊進攻了十六次，港隊進攻十五次，黎隊十一次射門，兩次應入球被華聯守衛意外地搶救了，祇好交了白卷，港隊則在八次射門中命中了三球，其中陸文渭二，郭滿華一。下半場接戰，黎隊以大勢已去，戰意差勁，但仍有八次猛攻和六次射門機會，這場球賽結果，客軍以五球淨負，確是令人失望的。香港體圈人士有些人作這樣的估計，黎巴嫩的足球圈亦有球員拉角的情形，他們在香港演出欠佳，可能與各會組班的內情有關。當然，這個看法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

黎巴嫩足球隊的領隊阿薩夫在離開香港返國前夕曾評及中國與香港兩地的足球水準。他首先很熟悉的說：「兩年前他曾在中東埃及、敘利亞等地看過中國足球隊在那裏比賽，現在，他訪問中國所看到的中國足球水準，比兩年前大大地跨進一步。他相信在中國運動員的刻苦鍛鍊下，中國的足隊水平會在一兩年後達到世界第一流勁旅的水平。」

阿薩夫領隊尤其稱讚中國運動員的氣力充沛，門志頑強，整體作戰。他認爲這都是值得學習的。

他也談到香港，他說：「香港的前鋒射門意識很強，富於作戰經驗，但過於側重個人技術，氣力不算挺好。」

體壇珍聞

★江蘇省有四百八十名泳員，在南京橫渡過八華里的長江江面，最快的廿四分鐘到達，其中有一名年僅九歲的泳員也到達了目的地。

★捷克冠軍「斯巴達克」隊與北京隊作最後一場訪問中的足球賽，北京隊淨勝二比〇。至此捷克冠軍隊在中國七場友誼足球賽中，獲得了七戰五勝一平一負的戰績。

★澳大利亞游泳隊在「奧運」將是出色的隊伍，八月二日他們在七維路城集訓營泳池，以三分四十五秒七，打破四百四十碼四人自由接力自由泳的世界紀錄（舊紀錄是三分四十七秒三）

★八月廿五日在羅馬舉行的奧運會，總共有一百四十二個項目，蘇聯和美國幾乎全部參加，蘇聯沒有參加的祇有曲棍球和男子推鉛球，美國沒有參加足球。

★浙江十六歲女泳員陳效邠，在一九六〇年全國少年水上運動會以一分六秒九刷新了戴麗華所保持的一分八秒六一百公尺自由泳的全國紀錄。陳效邠不久以前已經以一分八秒二打破了這個項目的成績，這次又再進一秒三。

★我國瀋陽市足球隊訪問蘇聯，在俄羅斯聯邦的白爾姆城與「紅星」足球隊作友誼賽。結果〇比〇媾和。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運動員希露德蘭哥阿羅斯八月七日在柏林以六公尺四十（即廿一英尺）刷新女子跳遠的世界紀錄。（樺）

傳統與流派（上）

龍公

云云艸堂京劇瑣語

京劇之成爲一個劇種，不過是百多年的事。其形成之源，應該回溯到清乾隆朝四大徽班入京時所播下的種子。那時北京盛行京腔，繼而秦腔取而代之，待秦腔藝人魏長生回去四川以後，徽班的高朗亭繼之入京。他把安慶的徽班與京秦兩班合而爲一，名之曰「三慶班」。各戲以原來形式出演，並沒有要形成一個新劇種的企圖。可是在實際上，再加上「崑曲」成份，這四個先天胚胎，無形中已在彼此吸收，互相豐富，進入了京劇的孕育時期。到了咸豐同治年間，徽班大藝人程長庚入京，接掌三慶班，繼而總領三慶、四喜、春台、和春四大班，任精忠廟首（即等於後來的梨園公會或伶界聯合會會長），那時，各原來劇種的精華與形式，已經融成一片，而程長庚又是一個文武不擋，崑亂皆精，造詣深湛，處事公正的偉大藝人，在他領導之下，「京劇」這個劇種就形成了而且鞏固下來。先天根基深厚，後天培養得宜，一百多年來，經過多少藝人的加工豐富和倡造改進，就成爲中國最大劇種之一。

自從進入新社會以後，在政府與人民的支持鼓勵之下，這株堅實的長青樹，不但格外枝盛葉茂，羣花怒放，而且更爲其他年青的兄弟劇種，提供了倡造和加工的資料。而京劇本身，亦一直在不斷地萌發新芽，永無止境。

根據發展的規律，無論那個劇種，必須從保持原來精華與另闢新的途徑上同時並進。亦就是「繼承傳統」與「勇於倡造」兩個原則兼收並蓄，以求達到「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目標。

所謂傳統，就是從京劇成立以來，它的特殊內容與形式，經過多少藝人的心血培養，而由觀衆批准的藝術精華。

京劇和其他戲曲一樣，是綜合藝術，必須永遠的發展下去，亦必須要有「勇於倡造」的幹勁。但倡造應從原有的基礎上建立起來而不是另起爐灶（另起爐灶當然亦可以，但不是京劇而是另倡的新劇種）。我們可以吸收其劇種的優點，亦可以移植其他劇種的劇目，但決不能「生吞活剝」，亦不能「强搬硬套」。我們應該吸收其養料而用京劇自已的傳統形式來加以改製。如果每個劇種，都是互相全部吸收，全部移植，拋棄各自的傳統優點和地方氣息，那末，久而久之，全國四百多個劇種，除了語音以外，豈不要成爲獨個劇種嗎？

京劇整體上的內容與形式精華，就是京劇的傳統，在這整體之內，更有「流派」，那是基本相同，僅在若干細節與演唱方法上有些區別而言。

各代藝人爲了天賦、體格、功力、以及思想、見解的不同，在他向前輩藝人學得基本傳統藝術之後，爲了配合他自已的條件，經過加工、豐富、改革而得到比老輩更進一步的成就，那是發展規律的一定趨勢。等他自已改進的一套，達到成熟階段，自然會水到渠成，觀衆亦會批准他、接受他、成爲一支新的流派。流派不能自封的，如果他的努力不够成熟，藝術不够水準，縱想自成流派，亦不可能。像這樣曇花一現的自封流派，不乏先例，就是明證。

我經常把學戲和習字一般看法，要想寫得好字，首先要臨摹前輩書家的碑帖，打實根基。譬如說學顏眞卿吧，你就得先研究他的用筆的方法和字形的結構，然後再有恆心地每天臨摹，日子一多，自然會一天一天的接近。不過你如果祇是到此爲止，不再運用自已的條件去加以變化，那你永久僅是顏體字的繼承者，而且永久祇能停止在「寫得很有功夫，深得顏氏眞髓」的階段上。因爲你祇是死臨，最高限度，祇是「學得很像」「幾可亂眞」，而決不會越過顏本人，更談不到比他更好了。另一方面，如果你在臨摹得有相當基礎時，滲入你自已的天賦或者融合其他書家的筆法神韻，則面目一新，就可以自成一家，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是也。但青雖出於藍，僅是把藍作爲底色，欲成爲青，非另加他色不可。這個原理，可以拿來比諸京劇的傳統與流派。每個藝人，都可以另倡新的形式，但必須先有傳統根底，離開傳統，就像萍草無根，飄浮不定。反之，你如果完全被傳統困住，不能去突破它，那就等於「食古不化」，充其量祇能保住傳統而不能充實豐富，發揚光大。對整體傳統的看法是如此，對內部流派的看法，亦是如此。

京劇有很多流派，都在民國初期形成，可是回想到那時的情況，實在有些惋惜。那時候，藝人中和觀衆中儘多保守頑固份子，凡是想改革一些前輩演唱程式的藝人和票友，就會受到這些老頑固的攻擊，目爲「破壞祖宗成法」的叛徒，罪不可赦。可是他們却忘記了另一面：當時稱爲伶界大王的譚鑫培，他何嘗不是吸收程長庚余三勝王九齡等之長，加以融化而倡造譚派。楊小樓又何嘗不是綜合他父親楊月樓與老師俞菊笙的特點而改進爲楊派。爲什麽譚楊能越過前人而各自成派而別人却不能呢？至於王瑤卿與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尚小雲四大名旦，以及余叔岩、周信芳、馬連良、言菊朋、……等各人，在他們未曾打定基礎以前，沒有一個不是被這班老頑固們罵得體無完膚。所幸這班藝人意志堅定，不折不撓，達到今日的成就。那些根基比較淺，勇氣比較小的藝人，受不住老頑固的打擊而退縮不前的，亦不在少數。老頑固的保守思想，正不知埋沒了多少英才哩！

在「流派」以外，還有「宗派」，那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當民國初期，一般藝人大都喜歡標榜門戶來自高身價（不但藝人，連票友亦犯此毛病）。在北京的藝人，自封爲「京朝派」，自認爲正統，此外的藝人，被斥爲「海派」、「外江派」，作爲粗野的代名詞。那班老頑固，當北京藝人有改進時，指斥他們爲叛逆，但遇到「宗派」問題，却又推波助瀾，揚京抑海，這種偏狹的門戶主義，造成藝人們大團結的一個障礙。其實，那時自命爲「京朝派」的，都是保守得非常厲害，應該稱之爲「頑固派」才對。至於「海派」「外江派」，除了少數份子，祇在追求新奇，脫離了京劇傳統之外，絕大多數的藝術水準，極爲高超，絕不在「京朝派」之下，而思想新，改進熱，則非頑固份子所能企及。目前進入了新社會，全國一家，這種要不得的「宗派主義」，早被打倒而一去不復返了。

爲了保持特點，必須尊重傳統，爲了鼓勵倡造，應該發展流派。這等於開一個牡丹花展覽會，裏面陳列的都是牡丹花，但這些花有不同的顏色，亦有各異的形狀，林林總總，萬紫千紅，而牡丹花則一也。

京劇從程長庚以來，一脈相承，傳統綿長，百多年來，流派甚多，時至今日，蓬勃茂盛，方興未艾。我現在把歷代流派的系統，簡單地回溯一下，且從「生行」說起：

開山大師——程長庚

程長庚，名椿，字玉山，長庚是他的乳名，安徽潛山縣人。潛山人精武術，投身戲曲界的尤多。他在咸豐年間入京，同治年間接掌三慶班，是文武崑亂無所不能的全材藝人。那時京腔秦腔，日漸衰落，很多年來，已與三慶班的徽戲崑曲組合在一起，孕育成熟了的京劇劇種，就在長庚

「百歲掛帥」

北　新

戲曲影片「百歲掛帥」描寫的是北宋楊家十二女將征西的故事。當時，楊家的男將一個個都壯烈地犧牲了，威名赫赫的天波府裏只剩下了一群年邁的寡婦。她們正在爲遠在三關的楊宗保慶壽，忽聞宗保陣亡，頓時壽堂變靈堂。宋王假借祭奠功臣到楊家請兵，遭到柴郡主與佘太君的奚落。宋王不識忠奸，早已使楊家寒心。但是此時爲了國家的興亡，她們仍决定出兵，由佘太君親自率領一門孤寡出征西夏。正當敵人狂傲的嘲笑宋室無人的時候，十二寡婦再現了楊家的威風，把侵略者殺得片甲不留。

這個戲表現了楊家將的愛國熱情和樂觀精神。按照我們一般的想像，這十二寡婦一上場，一定呈現了一片淒涼。寡婦，這在我們古代，好像應該永遠悲悲戚戚，尤其是沒有子女的寡婦，生活就更加冰冷。可是人民塑造的楊家寡婦，完全不是那樣生活的。她們在戰爭中喪失了丈夫和兒子，剛剛揩乾眼淚，自己又躍馬出征，代替那皇家豢養的、不會抗敵只會爭功的「森森武將」。

楊家父子祖孫，在北宋的時候，爲了保衛國土，流盡了自己的血汗，所以人民喜愛他們、歌頌他們，因此也就把他們理想化了。在歷史上，我們沒有看到過百歲老人掛帥出征的記載，但是人民爲了讚美這位對祖國無限忠勇的老臣、這位偉大的母親，就請她來掛帥了。纏足的古代婦女在戎馬生活中度過一生，這也是不可想像的吧？可是我們的穆桂英，年輕的時候，爲了抵禦外侮，馬不離鞍，人不卸甲，竟在陣前產子。郝鳳英該是楊文廣的七祖母吧，你能從他們的關係上看出封建家庭的祖孫關係嗎？由於人民喜歡七娘的爽朗，把她寫得非常天眞。她和楊文廣在一起的時候，就好像一個大淘氣帶着一個小淘氣。楊家的婆媳與妯娌關係也不是一般的，她們的關係是英雄與英雄的關係。

總之，楊家將是人民的理想人物，這反映了當祖國遭受外族侵略時，人民不惜用戰爭來反抗侵略的强烈願望。楊家將雖然很多人在疆場上爲國捐軀，但是在人民的心目中，他們永遠是不敗的，即使剩下一個，在他（她）身上也會全部保持楊家的榮譽。楊家將他（她）們也希望團聚在天波府裏，過和平幸福的生活，但是只要敵人侵略國土，不管個人有多大的憂傷，也會置之一邊，跨馬出征。

「百歲掛帥」這個戲在表演藝術上的出色成就，也是令人難忘的。佘太君、柴郡主、穆桂英、楊文廣這四代楊家將，給人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在壽堂鬧耗一場，飽經憂患的佘太君，當她得悉了心愛的唯一的孫兒宗保已經殉國的消息時，她不像尋常老太太痛苦失聲，反而忍痛鎭靜，安慰下人，舉起大杯向宗保亡靈進酒：「……你不愧是我楊門子孫，你對得起你祖父，對得起你父，也對得起我和你母你妻，你要痛飲一杯……」這一段沉痛而又激昂的說白，恰如其分的表現出佘太君晚年喪孫之痛，而又不減她過人的堅强意志和豪邁氣魄。當她用顫抖的手撫摸着重孫楊文廣時，從那默默無言的神情裏看出佘太君對楊家唯一的命根子是寄予多麼深厚的愛和希望啊！

柴郡主是柴世宗的女兒，名分上是宋王的姑母，對於皇室內情很是熟悉而又不滿，又是楊家多年的兒媳和宗保的母親，對於留後一事特別關切。在靈堂接旨一場，她對宋王抒發出心中無限的怨恨與悲憤。從表面上看，郡主與宋王，既是君臣，又是姻親，罵不能罵，不罵又難消心頭之恨，在這怨恨交集情況下，她的唱詞，始而如怨如訴，繼而慷慨激昂，最後達到完全奔放的程度。

穆桂英是宗保的妻子，當她得悉宗保陣亡時，她先是一怔，身體略向後傾，繼而跪喊婆母，緊接着來一個雙抖袖的動作，要求佘太君發兵，這一程式動作的運用，非常恰當地表現了這位巾幗英雄的堅强的性格。

楊文廣是楊家的年青一代。這一少年英勇是惹人喜愛的。在不同的場合，不同對象面前，有其不同的表現。對佘太君稚氣撒野；對母親則拘謹小心；而在敵人面前却表現出「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性格。和母親穆桂英比武的一場，他由開始的好勝，轉而爲撒嬌，一直至最後的懇求，都很有層次地作了刻劃。

手中正式產生了。他的業務造詣高，事務能力更强，因此他就兼領了三慶、四喜、春台、和春四大班總管，任精忠廟首，處理京劇界內外事務，秉公克己，人人敬服，被尊稱爲「大老板」而不名。他的藝術，被人與韓愈的文章相提並論，說他是含英咀華，沉浸穠郁；發音翕闢陰陽，牢籠衆有；作派精到，若天風海濤，金鐘大鏞，莫能擬其所至……。像這樣推崇之辭，非開山大師，實在不克當此。能戲以「華容道」「戰長沙」「捉放曹」「文昭關」「魚藏劍」「取成都」「罵曹」「羣英會」「鎭潭州」「舉鼎觀畫」「八大鎚」等，爲其代表作。汪桂芬、譚鑫培、孫菊仙都是他的子弟，三人各得其一部份，日後各自成派。他的兒子名「章圃」，是個樂隊鼓手，亦工青衣，青衣宗師陳德霖是三慶弟子，就是由章圃敎授的。孫「繼仙」，是日後「程派小生」宗師。長庚子孫很多，繼承祖業者，祇章圃繼仙二人，餘均從政從商。和長庚同時齊名的老生，尚有春台班的余三勝，四喜班的張二奎，和春班的王九齡，藝術成就，各有千秋。

余派——余三勝

余三勝是湖北羅田人，在道光末年入京，隸春台班，倡造了余派，他的唱腔，以纖巧取勝，宛轉多變，韻味獨厚。他開始滲用漢音（即湖廣韻）與徽音融而化之。曲調則兼採崑曲之長，抑揚頓挫，推陳出新。他的傑作以「探母」「魚藏劍」「捉放」「罵曹」「空城計」「捧琴」「碰碑」等爲代表。譚鑫培雖是長庚弟子，而其唱法字韻，反多學自三勝。因爲譚亦是鄂人，比較容易吸收。三勝的兒子「紫雲」，是光緒年間四喜班的青衣兼花旦。孫「叔岩」是第三代鬚生領袖，倡「新余派」。叔岩有弟名「勝蓀」，亦唱老生，宗程長庚派，未享盛名。

奎派——張二奎

這位奎派宗師張二奎，却是我們票友的前輩，籍貫不詳（有北京、浙江、安徽數說，莫衷一是），是個金銀飾器技師。他哥哥是某部的錄事，爲了二奎票戲，竟被罷職。二奎乃决心轉爲專業演員，維持家計，隸和春班。他生得美如冠玉，氣象堂皇，舉止莊重，適合於帝王戲。他的唱腔，不尙花梢，比程長庚更爲猷勁雄實，成名亦比長庚爲早，死時年尙未過四十。傑作有「打金枝」「金水橋」「黃鶴樓」「上天台」「天水關」「迴龍閣」等。他的弟子有許蔭棠、德建堂、劉景然、韋九峯等，都是票友出身的演員。還有文武老生楊月樓，武生宗師兪菊笙，亦是他的弟子。

王派——王九齡

王九齡，字榮齋，安徽人，是四喜班的台柱老生，原習刀馬旦，後改老生。歌喉天賦，有鐵嗓之稱，朗潤皎潔，不含渣滓，而氣韻特長，好像晴空秋月。與程余奎三派，分庭抗禮，別樹一幟。其傑作有「除三害」「上天台」「二進宮」「烏盆記」「武家坡」「戰蒲關」「罵王朗」「五彩輿」「宮門帶」「雁門關」等，而靠把戲「定軍山」尤稱絕詣。譚派宗師譚鑫培，除吸收余三勝之唱法字韻外，其靠把戲多宗九齡。九齡有二個兒子，都不克繼承家學，一個弟子名王玉芳，一眉白色，人稱「白眉王九」，盡得師傳。惜乎王派藝術，已被譚派吸收融化，另倡風格，再無人來研究，這單純的老派而成絕響。

含苞待放的陳綺華

崔妞

從小生長在越南的陳綺華，有一種南方姑娘特有的氣質：嬌小玲瓏、膚色健美、温柔羞怯：和其他影星比起來，她的南方氣味很是特出，如果你和她接觸多了，就會發覺，除了這些以外，她還是一個靜如止水、動如脫兎的熱情姑娘。說到陳綺華對電影事業的愛好到入電影行這過程，說來話可長了。

每一個人對某一件事發生愛好，並不是一二天的事，而是從幼小的時候就開始培養的，陳綺華也不例外。當她還是很小的時候，我國人拍製的電影不是時常有機會在越南放映的，偶而有放映，她便吵着媽媽帶她去看。對於電影的奧秘很覺好奇，爲什麼電影裏的人不會跑到台下來？爲什麼一塊白布上面會出現那麼多人、物、和那麼廣濶的天地？又會動，又會講，還會哭會笑呢？這些問題引起她的探索，她向父母提問過不知多少次，但外行的爸媽總是說等你長大了就會明白了。隨着對電影的興趣，相繼而來，她對於戲劇也發生濃厚的興趣。小小年紀的她，就時時參加學校的戲劇活動，而且演起來很逼眞，老師同學們都讚她有天才。據她自己說嘛，這倒不是天才，而是興趣。

一九五五年，因爲越南還在戰爭中，她隨着父母姊弟經香港去到澳門。在澳門，父母把她送入濠江中學唸書，在學校中她經常參加話劇演出，成爲話劇組的台柱，她演的茶花女、鳴鳳等角色受到同學們熱烈的好評，這些好評更鼓勵了她向這方面作更多的努力。高中快要畢業了，正是選擇終身事業的時候，這姑娘頓時深思熟慮起來，自己該找什麼職業呢？經過反覆研討，她決定了要做一個演員，並且一定要爲實現這個志願而努力。碰巧，新聯影業公司這時登報招考演員，她興奮極了，在父母的鼓勵下，毅然寫了一封信給新聯當局。不久接到新聯回音，要她到香港來考試，在戰戰兢兢的心情下，她來到香港考試，出乎意外一切都很順利，當她高中畢業之後，也就成爲新聯的演員了。

當了電影演員，小時候對電影上的那些奧秘問題就有機會解答了，初進片場那天，她像個小孩子跑進神話世界那樣，什麼都感覺新鮮奇趣，提的問題就像連環砲那樣向導演發去，當時導演說要生一百張嘴才能一起回答她這許多問題。可見這姑娘之好問了。

陳綺華的入電影界並非是爲了名利，完全是爲了對這一行的愛好，沒有戲拍時，就進片場學習和了解電影拍攝過程中的問題，她肯幹肯吃苦，不貪圖享受。當她拍「浪子嬌妻」和「十號風波」一時，雖然戲不多，也認眞非常，在兩部戲中都演得很好，公

銀燈生活卅二年

張瑛

六、黑暗苦難的日子

戰爭終於來了！

記得當天早上，啓德機場附近遭到日本飛機的突擊轟炸之後，一些人起初還抱着幻想，希望這只是英軍方面的

軍事演習；但幻想是經不起考驗的，接着電台作了緊急的宣佈，說日本已向盟國宣戰；報紙的號外也滿街滿巷的亂飛，市面人心惶惶，構成了一幅悲慘的流亡圖。

當日寇發動對中國的侵畧戰爭後，國內一班官宦富有之輩，大多把眷屬搬到香港來，他們醉生夢死地將香港視作爲樂園，視作爲天堂。同時，一些熱愛國家民族的香港居民，對國際大局的發展，都深深地憂慮起來，他們感覺到戰爭的陰霾，已經籠罩着太平山頂，正如山雨欲來——只是沒有估料來得這樣快和這樣突然而已。

正因如此，日寇突然宣戰，使香港每一個居民都措手不及，亂作一團。首先混亂的是糧食市場。戰爭來了，糧食問題跟着嚴重了，糧價一日幾變，搶購的情形非常緊張。我們因爲新婚，家裏剛剛買了一大包米，這包米便成爲我們最寶貴的財產，於是把這包米搬到大觀公司去，準備和片場的同事開大鑊飯，彼此好有照應。

我們搬到鑽石山大觀公司去，事先曾作過週詳的考慮。因爲當戰爭一爆發的時候，我們便担心有些爲非作歹之徒，乘機刧掠。這樣的估計是完全正確的，事後那些所謂「勝利友」的確出動四處騷擾。至於鑽石山大觀公司，一來地點較偏僻，二來公司裏有着不少工作人員，就算「勝利友」有什麼企圖，恐怕也有所忌憚的。

這時梅綺的母親還住在跑馬地山村道，當天的消息傳來，說山村道附近曾落了一個炸彈，這一來急得梅綺團團轉，要我陪她渡海去看看。不料到了尖沙嘴碼頭，其情形比扯上了九號風球還緊張；同時謠言四起，有人說這是最後一班小輪，過了海便不再回九龍。這一來，梅綺和我都動搖了，加上幾次擠船擠不上，只得徒勞而返。

十八天的戰爭是一段非常黑暗慘淡的日子，這種心情，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領畧得到。我們住在鑽石山，耳既不聰，目也不明，聽到隆隆的炮聲，對外邊的情況一無所知，整天除焦灼之外，別無他策。

說來可笑，這就是我和梅綺新婚後的蜜月——這蜜月多麼的單調和枯燥，多麼的酸辛和凄苦！

聽來的謠言都是很驚心動魄的。一時聽到土瓜灣北帝街我們住處附近被搶，一時聽到黃大仙附近一個農婦被姦殺，而更使人不安的是聽到西貢附近已經發現有日寇的踪跡了……

九龍先香港而落入日寇的手裏，他們的目標是先佔領啓德機場，這更使得我們惶惶不可終日，大有度日如年之感。

港九隔江炮戰的隆隆聲，經過十八天之後在聖誕節前夕平靜了下來，這雖說明了戰爭已經平息，但却意味着我們的日子將更黑暗和苦難。

駐港的英軍當局在扯旗山頂豎起了白旗，使香港的居民難過非常。

日軍的暴行和暴徒的刧掠使港九變成悲慘世界。日寇佔領下的香港，他們的獸行寫下了最醜惡的一頁。然對於秩序的恢復，却

司對她也有信心，因此當「湖畔香魂」開拍時，她便當上了主角。

說起拍「湖畔香魂」，陳綺華還爲它下過一番苦工，「湖」片裏面有泅水的鏡頭，而她是個最怕水的人，爲了拍片，她跟人家去海邊游水，漸漸胆子就大起來了。事後她對人說，做一個演員眞不容易，什麼都得學會，即使自己最怕、最不樂意的也要學，也要接觸，做演員不能光憑自己的愛惡做事，觀衆喜歡的，自己也應該喜歡。

陳綺華對影迷非常重視，凡是影迷的信件她都親自拆閱回覆，雖然她的藝齡還很短，但每天都有不少影迷找她和打電話給她。

前面說過陳綺華是個靜如止水，動如脫兎的姑娘，這話怎麼解釋？恐怕很多人都已知道她是一個打球健將，在球場上，她是最活躍的一個人。連打幾場波都面不改色，很多男士都比不上她，特別是羽毛球，她可當教練啦。而在球場以外的她，却判然有若兩個人，她可以捧着一本小說一天不出閨房門，整天沉迷在書中，她不喜歡誇口，不善於表現自己，更不喜歡在公衆場所出風頭，平時的她非常樸素，沒有半點明星架子，人家叫她明星時，她總是嘐起嘴說：「我又不是明星。」她之惹人喜愛，就是因爲她總是不聲不響做事，脚踏實地學東西。

新聯演員陳綺華

最近幾個月來，她學粵曲，很有進步，聲音有如黃鶯出谷，這也是勤學苦練的結果。

今天的陳綺華，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希望這朵花開放得鮮艷芳香。

非常的遲緩。

結婚浩大的開支使到我們的經濟情況非常的拮据。戰事告一段落之後，我們不得不另謀生計。首先，我們覺得這時住在鑽石山並不安全，因爲那裏靠近啓德機場，於是和梅綺搬到我姊姊的家裏。

我們和姊姊相見，眞的恍如隔世，那種酸辛的滋味，是經過戰爭的每一個人可以體會到的。梅綺担心她的母親的安全，立時跑回她的家裏，幸而她老人家雖然遭受盡驚惶和磨折之苦，幸好沒有意外。

她老人家的頭髮驟然斑白多了，這無他，她雖然自已受盡苦難，同時還担心我們的安全，所以她一見到梅綺時，便相抱痛哭起來。

我對這一場戰爭是永不會忘懷的。侵畧者的兇殘使我憤恨，它不但磨折了我們，更殺死了我們無數的同胞，造成了許多無家可歸的孤兒，製造了許多寡婦，但侵畧者並不放過我們，而且還要不斷地迫害我們。

生活的担子使我們突然覺得沉重起來。我們謀生乏術，唯一可賴的謀生伎倆就是演戲。同業中人，也和我們一樣——今天過去，不知明天怎樣？

侵畧者的特務有如一頭嗅覺靈敏的獵犬，他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要獵取的獵物，當然我們也成了他們的獵物。

像傳奇小說中的人物一樣，但這是事實，過去一個在嶺南大學畢業後自稱潮州人的姓李的人，當香港被侵佔之後，搖身一變，成了日寇報導部的文化紅員，他這時再不隱藏自己的身份，直認他是日本人。並且再不姓李而叫做禾久田了。

禾久田的出現使電影界的人大爲驚奇，試問誰能相信呢？這個過往的老朋友竟然是個敵人。由此可見侵畧者的苦心積慮是多麼陰險惡毒。

禾久田獵上了我們，也獵上了電影界。他和我們見面時仍是一樣的和氣而有禮貌，而在這樣和氣有禮貌的後面，正如俗語所說的「笑裏藏刀」。他說：「哈哈，現在和平了，大家好好留在這裏吧，我們皇軍是不會虧待你們的。」

「大家好好留在這裏吧！」這句話的註解，就是你們千萬不要逃，假如逃了，哼！老子不客氣哩。

我們本來打算找機會回到內地去的，但第一是沒有錢，第二是機會還未成熟，不能冒險。然而留下來又怎樣生活呢？這個問題，是當時電影界中每一個人所碰到的難題。

爲了生活，大家只得在演戲方面着想，禾久田不知從什麼地方得知這個消息，竟然大加讚賞，說他可以幫忙。這無他，明眼人看得出，他們要利用我們來粉飾太平。

明知這事不應爲，但處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只得勉爲其難，作爲一個過渡時期，將來再作打算。這個劇團算是組成了，定名爲「明星劇團」，參加的除了我們夫婦之外，還有吳楚帆、張活游、鄭孟霞、李鐵、小燕飛、小明星、陶三姑、俞亮、黃壽年、葉仁甫和倫敦（即現在的鐘錶業巨商倫天樂）等二十人左右。這也叫做「劇團」，其實只是演文明劇和雜耍而已，節目包括了粵劇、話劇、歌唱和諧劇等等，大家不過爲了混得一口飯吃，只要遇上了機會，都想馬上離開這裏。

那時香港在戰亂之後，沒有大戲，沒有電影，只得我們這班人演戲，所以賣座很盛。部份解決了我們的生活。我們先後在娛樂、皇后、東方、九如坊戲院和香港仔九龍城等地演出，一宿兩餐，還算沒有多大的困難。

禾久田仍不時出現在我們的後台，說是探班也好，監視也好，他永遠露着笑容。我們爲了生活，故此不得不和他應酬，跟他敷衍。

說來可笑，我不會唱戲，但却要粉墨登場，大哼其粵曲；什麼是關目，什麼是台步，根本不用管，甚至我唱沙三少時走了腔，接不上鑼鼓，成爲一次很大的笑話，也沒有喝倒采。至於梅綺呢？也和我一樣。

這一段時期，我們覺得沒有希望，沒有前途，只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儘管大家這時心中各有算盤，誰敢說出來呢？生怕一不小心，洩露了出來，就會招致殺身之禍！

漫談桂林山水

盧象榮

桂林山水之美，古已聞名。唐朝的韓愈拿「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這兩句詩來形容它，柳宗元也有「桂林多靈山」的詩句。南宋時的范成大，住在桂林的時間比較久，自他作出「桂山之奇，當爲天下第一」和「山皆中空，峰下多岩洞」的評話之後，桂林的山水，就更爲世人所注意。又經過元、明、清三朝來桂林遊覽的人的讚美，因而獲得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譽。近年國際人士來遊的絡繹不絕，對桂林也都獲得了深刻的印象。如蘇聯大作家西蒙諾夫曾經在由靈川到桂林的途中，稱讚「四週的景物，隨着每一公里而更具有幻想的特色」；捷克畫家皮獨·得沃爾斯基等到桂林寫生時說：「我們的照片和寫生拿回國時，我國的人民一定以爲是人間的仙境。」又有人說：「瑞士是世界的公園，但多係人工造作，遠遠比不上桂林風景的天然美麗奇絕。」這些言論，替「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句作了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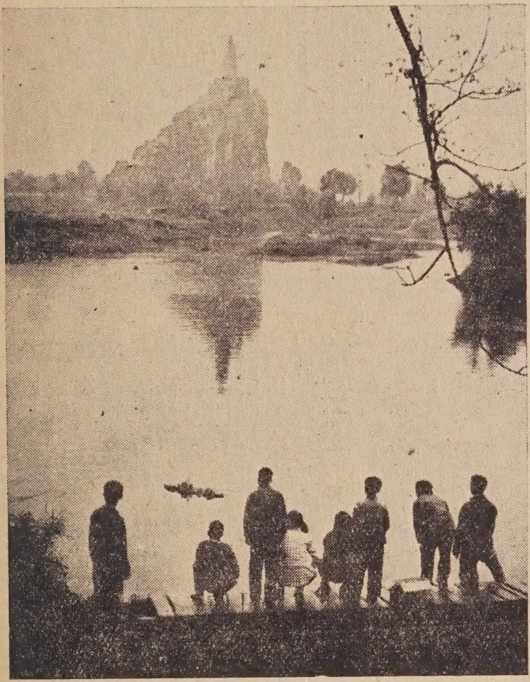
七星山是桂林的主要風景區之一。從桂林市區往東行不遠，就可看見七星山峰，好像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樣排列着，雄峙於灕江東岸。它的北部是四個峰，南部是三個峰，北部以棲霞寺、七星岩、普陀爲主，南部以月牙山、龍隱洞、龍隱岩爲主，各處景物，各有特色。

棲霞寺興建於唐代，明末清初曾重加修葺，並增加了聽月亭等建築。所惜久已失修，零落殆盡。現在重新修復的聽月亭顯得十分壯麗。寺前穿過馬路爲一片空地，現已闢爲花圃。

七星岩原稱棲霞洞，是桂林第一個有名的山洞，在棲霞寺後山上碧虛亭的北邊，幽邃紆曲，有三里多長，明代邑人張文熙在洞口刻有「第一洞天」四個大字。現在爲了便於遊覽，已就天然的形式，將全洞劃分爲六個部分，稱爲第一至第六洞天。洞內廣狹、大小、高深、險夷，是隨處不一的。洞中石乳凝結成的景物很多，與人力造作的迥然不同，一到洞口，就可見到鯉魚跳龍門、伸頸長壽龜、倒掛駱駝各景，洞內更是形形色色，不勝枚舉，有的類似龍、虎、獅、象、青蛙、兎子等動物，有的像古柏、石筍、桃子、蓮花、葵扇、菠蘿等植物，也有像壽星、觀音、童子、和尙等仙佛人物。

普陀山是七星山北部的主峰，以前本叫棲霞山，後因此山供奉了觀音，改名普陀山。觀音殿右側是碧虛岩，岩上原有碧虛樓，爲避暑佳境。可惜這座樓久已被燬，現正在計劃修復中。

月牙山是七星山南部的主峰，因爲山半石壁上有一個小岩，很像一彎新月而得名。山麓濃蔭密佈，景頗清



青少年們郊遊桂林

漁島風光

陳康樂

美麗的漁島，海潮澈夜喧鬧着，近黎明時，又增加了一種「呵啦呵啦」的樂曲，在那和海潮前哨相接的沙灘上，千百隻海鷗在低低飛翔着……。

陽光已經照射在淺藍色的水上，度過了歡樂的夜晚的漁民，又哼着輕鬆愉快的漁歌，抗起漁具，跳上漁船，迎着陽光揚帆出海捕魚去了。

在海灘遠遠就看見山邊一幢幢新建起來的漁民的住宅。這是一些門高窗大的樓房，其中有的房子還繪着花草樹木和人物鳥獸。

在這兒，原先一家商店也沒有，漁民們要買東西，就要跑到離開這兒十多里的市鎮去。現出，百貨商店、糧食店、水產公司、食堂、食品店、漁具店、漁船廠、醫療所、銀行、郵局、學校都應有盡有了。

這兒就是福建東山島南端澳角邊緣的一個美麗的，水產富庶的漁鄉——澳角鄉，居住着三百一十六戶漁家。他們是從光頭赤脚，衣服襤褸，住草棚，吃海菜和吃染漁網的薯榔渣的日子轉變過來的。如今他們的生活面貌已大大不同了。穿的是花綠的細布衣裳。

漁民生活的轉變不是憑空掉下來的。

在這裏，一年四季有捕不完的各種魚類，年產百餘萬斤的鯊魚，黃花魚，魷魚等，除了供本省需要外，還可以運到外省去。可是，在一九四八年的時候，這裏的情況就正如漁光曲中的歌詞所描述的：「雲兒飄在海空，魚兒藏

幽。登山石級，曲折有緻。上有襟江閣可資眺矚，憑欄俯觀，可見花橋的圓影，江水澄清見底，游魚可以細數。舊有倚虹樓，爲宴集酒會的地方，前年就原址修建一所，仍用「倚虹」的舊名。

到龍隱洞可由月牙山襟江閣左側沿小路石級而下。洞頂有天然石痕一條，絕像巨龍飛去後留下蜿蜒的遺跡。洞內唐人的石刻極多。

龍隱岩就在龍隱洞的隔壁。岩內石壁上有一塊珍貴的元祐黨人碑石刻，是中國古代政治鬥爭遺跡之一（碑共兩塊，另一塊在廣西融縣），但這塊碑因爲泉水的侵漬和塌拓過多，已漸漫滅，現已注意保護。

叠綵山——俗名風洞山——在桂林市的偏北一隅，東臨漓江，上有明峰，西接中山路南北於道。山上的仙鶴峰好像一座雄偉的屏障，是桂林的主山。尤其是獨秀峰和伏波山兩座獨立的奇峰分別在山的前面，好像樹立着一對桅桿一樣，更足以顯示這座山氣勢的宏大。因爲山石都是橫斷成紋，重叠如錦，因此叫做叠綵山。又因山洞內，經常清風習習，所以又叫風洞山。

離山趾不遠就是叠采亭，亭東有于越山，亭西有四望山，岩壁刻有明人題的「江山會景處」五字。再上不遠就是山門，當門就有一塊丰碑，上面刻着「常熟瞿忠宣，江陵張忠烈二公成仁處」字樣，令人一見就興起景仰崇敬之心。瞿、張二公均是抵抗清兵不肯投降的偉大民族英雄，他們是同日壯烈犧牲在叠采山麓的。

登上桂林的仙鶴峰，從仙鶴洞口遠望，又是一幅不同的景色，不但可以看到這一方面山水，而且桂林市近幾年新建在西郊的許多工廠都羅列眼底。這個山的一切建築，都是十年來新建的。這個山的好處，是一入山門，就覺得遍體涼生，滿心歡喜，實爲桂林消夏納涼的第一勝境。而在瞻近望遠方面，又是處處皆宜。

桂林的勝景，幾乎寫不完，上面所述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罷了。而且無論在春夏秋冬，晨昏午夜，風晴雨晦，都是各有其特色的。現在這裏經過不斷的修建整飾，行見上自興安，把秦堤靈渠興修，下至陽朔，把中途的雁山公園和陽朔的所有名勝全部葺整，使之處處連貫，全部綠化。

遊潮州西湖

吳原

廣東潮州，有個西湖，風景如畫，是個好地方。

西湖山像是這淸晰的西湖的畫屏，西湖却好比是西湖山的一面鏡子，兩相輝映，有山有水，俊麗動人。這西湖山，狀似橫臥的葫蘆，有稱葫蘆山，山頂有一望鄉樓，遙望古城景色，大好河山，美麗家鄉，令人心情舒暢。

現在的西湖，開闢爲公園，經過加工修飾，更是一派欣欣向榮景象。許多自然景色都極其有趣。「處女泉」這個地方，是一口並不十分整齊的井，井底泉水終年不枯，清如鏡，凉似冰；「處女泉」對面是個「芙蓉池」，解放前因爲失修，汚泥淤塞，解放後才重新修整挖深。

除了水，這裏出奇的就是石。有石岩洞，細長狹小，只容一人鑽進去，十分有趣，這洞裏極陰凉，就是盛夏的正午，還是濕潤得很；在一巨石上，留有狀似足印，傳說是神仙的足跡；還有「劍門」，兩片巨石矗立左右兩側，眞個像兩把劍，名字起得眞美！

山山水水，無限情意。亭樹花圃，尤添秀色。這亭，屹立湖心，依偎山側；那競放的花卉，香氣陣陣。好啊！清雅，舒暢。這是勞動人民休息的地方。夏夜，燈影樹影陪着雙雙人影，是情人在此躑躅，是爺孫在此歇凉。是幸福，是歡樂，融化在這美麗的大自然中。

在水中，早晨太陽裏撒漁網，迎面吹過來大海風……爺爺留下的破漁網，小心再靠它過一冬。」

早在一九五三年，澳角鄉的漁民們有三新：「船新，網新，布帆新。」一般的艚舶船都修建一新外。還有新造的容量一千餘担的漁船。

漁民出海捕魚最怕的是颱風，經常在捕魚時遇到颱風，受到巨大的損失，以致喪失生命。年老的漁民們認爲是「狀元爺」作怪，每年正月初都要殺猪宰羊迎「狀元爺」。在春初第一次要開船捕魚以前，也同樣要拜「狀元爺」。

一九五五年以來，漁村有颱風警報站，擴音機，每天有天氣預報，一遇到颱風將到來，就預先通知漁船不要出海；已經出海的漁船備有收音機，一聽到颱風警報，馬上駛船回來。

出海不用顧慮了，捕魚的工具齊全了，在魚季旺盛的季節裏，每天，當東方剛露魚肚色，陽光還沒有驅散晨霧的時候，漁船就揚帆出海去了。

漁船滿載歸時，一般是在傍晚，有時也在太陽剛剛露海面，隨潮漲歸來。漁船一歸來，海岸上到處洋溢着漁民們歡樂的歌聲，老太婆、姑娘們就從村裏蜂擁而來，把一簍簍的鮮魚抬回去。

走進了村裏，最先惹人注目的是：水產公司的地上堆滿了成批鮮美的鯛魚和鰻魚，漁民們邊忙着抬魚邊在談笑，人人的臉上都流露出內心喜悅的微笑。如果你是個音樂家，你就會創作一支美麗動聽的「新漁光曲」，如果你是美術家，你更會創作一幅精神飽滿的「漁家樂圖」。

現在漁民們除了捕魚外，還進行綠化漁村，種蔬菜，養鷄鴨等副業。他們繼續增添漁具，建造新漁船，要使未來的日子過得更加美好。這個漁村的新面貌的漁島風光和無限美好，越來越吸引着遊人的嚮往。

清宮紀聞

瞿蛻園

皇帝的師傅

清朝皇帝的文化水平，最起碼是能看書能動筆的，比起明朝皇帝，反而顯得非漢族的漢化程度勝過漢族自己。這是事實。從乾隆起，就很尊重漢文師傅，也就是說：從雍正起，就知道替未來的皇帝選擇名師。說也奇怪，以後每一個皇帝對於自己的師傅總是敬重而且信任的。乾隆的師傅是朱軾，嘉慶的師傅是朱珪，道光的師傅是汪廷珍，咸豐的師傅是杜受田，都受過隆重的待遇。同治的情形不同了，因爲他是做了皇帝以後才開始讀書的。師傅的尊嚴當然要減色些，又因爲他年紀太輕，也不會懂得什麼尊師重道。至於光緒，却把他的師傅翁同龢看得非常隆重，一直到他親政，雖然不再讀書，也還是把翁當師傅看待。

在清朝統治時期，既嚴於君臣的名分，又嚴於滿漢的畛域，惟有對皇帝讀書這件事却不拿架子。未作皇帝以前的皇子，在上書房讀書，師傅是可以戒飭的。即使已經作了皇帝，第一次見師傅還是要作一個揖，教書時師傅也是坐着的。我在故宮看見同治光緒在書房中所寫的字，以及所作的文，和民間一樣，用的也是紅格紙本子。

讀書比較認眞，這是好的一面。但是師傅是些什麼人呢？不外乎腐氣騰騰的老翰林，他們所知道的不過是四書講章，所會的不過是八股。雖然不敢教皇帝作八股，但也不過只能教教讀四書，若能教皇帝作幾句詩，已經是高明的了。眞正有關政治確是皇帝所應當讀的像「通鑑」「通考」這類書，師傅們恐怕自己就沒有看過。幾個帝師之中，只有朱珪翁同龢比較學識高些，因此他們在政治上也起了較好的作用。特別是翁在光緒親政期間幾乎成了皇帝的最高顧問。翁雖然不算積極主張變法的人，但是他一向留意人才，謙恭下士，自然受到青年後輩的一些進步思想的影響。他又自己在甲申、甲午兩次執政時感到國事辣手，不能不謀改革。所以光緒帝也得到啓發，立志變法圖强，固然由於光緒帝的知識比較開通，也是由於年齡的關係，他究竟是個青年，總有些朝氣，對於那班老朽昏庸的大臣是深爲厭惡的。這就引起了守舊分子的反感而造成戊戌的變局。翁以帝師樞相之尊，（當時漢人中權力最高的）竟因觸怒慈禧，得罪到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這是清朝對待師傅以及大臣從來所無的不禮貌的舉動，也就是說他們自己破壞了傳統。

順治是怎樣讀書的，我們不知道，但是康熙讀書的經過曾經從他自己口中透露。他在召見高士奇時對左右說：「當日初讀書，教我之人止云熟讀四書本經而已。及朕密令內侍張性成鈔寫古文時文讀之，久而知張性成不及。後得高士奇，始引詩文正路，高士奇夙夜勤勞，應改即改。當時見高士奇爲文爲詩，心中羨慕，如何得到他地步也好，他常向我言，詩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邇年探討家數，看詩文便能辨別時代，詩文亦自覺稍進，皆高士奇之功。」

這是康熙四十二年的事，他已經五十歲了。高士奇本是一個杭州書生，困頓在京，由權相明珠的保薦，以微員的身分，供奉內廷。以後逐步取得信任，也頗有招權納賄的聲名。上面一段話載在他所著「蓬山密記」。明珠就是有名的滿洲詞人納蘭性德的父親，所以與南方文士接近是不足怪的。

康熙即位時只是一個八歲的孤兒，而能自己好學求師，不但詩文書法都內行，而且博通樂律算術，能吸收西方科學知識，在帝王中確是少有。

宮廷儀節——磕響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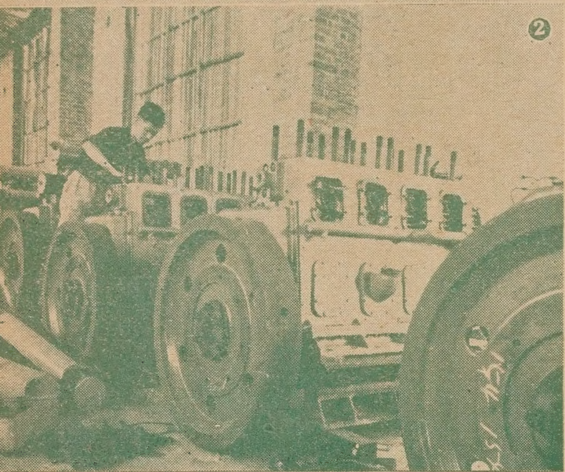
清宮中有些儀節，是外間所不知，或雖知而不甚確的。例如磕響頭一說，相傳一定要磕得有響聲，又說殿裏有一定的地方，磕起頭來才會響，所以必須先花小錢向太監叨教。其實不然。所謂磕響頭者，不過是除下大帽子，頭碰到地上而已。平常戴着帽子磕頭，是不會碰到地上的。遇有皇帝說出特別獎勵的話，或者當面有什麼恩賜，才行此禮。正式名稱謂之碰頭謝恩，響不響是不來計較的。不過在除下帽子以及重戴帽子的時候，不許用兩隻手，而必須用一隻手理好領下的帽襻，確是不容易的事。又如果帽上有花翎，則花翎必須朝皇帝一面而不可朝自己一面。然而即使錯了這些小節，也不會担什麼罪名，因爲這種禮節只行之於平日的召見，而召見的時候是沒有糾儀官在旁的。

明朝皇帝除開國的兩三代以外，多半不開口說話，只有末代的崇禎，因爲他不是太子，即位的時候又已經年長，閱歷較多，最喜歡說話。清朝則正相反，除了同治有點羞怯，怕和正經人說話，其餘都善於談吐。光緒雖不大開口，那是因爲他受制於人，抑鬱寡歡的緣故。至於慈禧，雖是女主，却也大方得很，無論見生人熟人都有話說，而且有時談到家常瑣事，表示親切，甚至於和普通人一樣說世故人情的話，好像並不擺帝王的架子。其實如果熟悉北京旗人的作風，就不覺得奇怪，旗人對於詞令向來是擅長的。

這樣說來，君臣之間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嚴肅。是的，不用說平常召見，就是正式的朝會，只要不在皇帝眼前，也難免你推我擠，不依班次，即使糾儀官在旁邊，也管不了許多。非但清朝末年如此，即使是君權最盛的時代，也常有不成體統的事，經上諭申飭而仍然無效的。最可笑的是舉行筵宴的時候，當然是肅靜無譁，然而只等皇帝一起身離座，還沒有轉過御屏，執事人員就紛紛搶起碗碟來，甚至於一片嘩喇的響，皇帝又何嘗不聽見呢？也只有裝聾作啞罷了。

然而能不能說宮廷中不講規矩呢？規矩却又非常之多，特別是祭祀。就太廟的祭祀來講，每次要從寢殿捧出神牌到享殿獻祭，捧神牌的官是太常寺派出來的，這個差很不好當，要戴上紅緞子的手套，從神龕中捧出來，却又不許轉過身來，只能倒退着走，萬一失足，却是個大不敬。於是另外兩個人左右用勁挾着他，他就只隨着那兩個人亦步亦趨，競競業業，目不旁視了。祭祀的儀節是非常繁瑣的，皇帝也懂不了許多，禮官又不能在事前教導他，所以一升一降，一舉一動，由兩個對引官在他前面則着身走，微微指導他什麼地方該跪，什麼地方該站，走路的時候應該快還是慢，都有一定的。執事官員訓練有素，却是相當嚴肅的，正如紅樓夢描寫賈氏家祠的情景，只聽見一片朝衣綷縩，朝珠丁當的聲音，而步履的快慢完全合拍。但是殿以外陪祀的官員動作是不是齊整就沒有人管了，尤其是行禮總在夜色朦朧之際，燈光暗淡，庭院宏深，更看不出什麼來。

①



②

③

④

⑤

走向現代化的廣東農村

①惠陽縣稔山農場的拖拉機正在開墾荒地。

②廣州協同和機器廠。正在爲全省各地農村生產柴油機。以加速全省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的實現。

③台山縣大江公社東頭大隊。利用拖拉機作動力。抽水灌溉農田。這個大隊，絕大部份農田都使用機械來進行排灌。

④廣東工業生產正在迅速發展，爲農村生產大批機器。圖爲廣東拖拉機廠正在生產「珠江」牌拖拉機。

⑤廣東各地僑鄉。幾年來新建了許多工廠。出產了許多機器、化學肥料來支援農業生產。圖爲普寧綜合化工廠出產的大批硫酸。

⑥今年夏種，全省許多人民公社，都推廣使用插秧機。大大加快了晚造插秧的速度。這是潮陽僑鄉金浦公社的社員。正在試用插秧機插秧。

⑥

新會僑鄉巡禮

（一）會　城

會城，這個以綠化、美化整潔而聞名全國的城鎮
夏季文娛、體育活動十分活躍，那裏有天然秀麗的山
河流和人工湖，還有游泳場和球場，供愛好體育的人
大顯身手。

近年來，會城的新建設又增多了。屹立在鎮中心
華僑大厦，天天接待不少回國觀光、省親的海外華僑
港澳同胞。環境優雅的新會賓館也粉刷一新，接待來
全國各地的遊客。今年鎮內還建成了幸福城，專門安
歸僑、僑眷居住。去年十月在圭峯山上新建成的自來
廠，現在已經可以供應七成以上的人口吃用自來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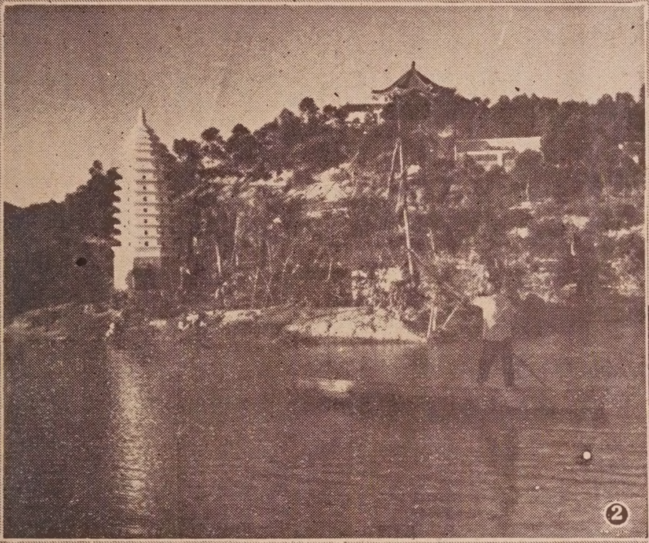
①新會華僑大厦。

②會城公園湖畔的白玉塔。

③新會賓館。

④別具風格的會城電影院。

⑤會城華僑新村一瞥。



(二) 禮　樂

新會縣著名僑鄉禮樂公社，生產年年發展，社員生活越過越幸福。這個公社由於生產搞得好，公共積累增加，抽出了部份力量來搞羣衆福利事業，因而社員的生活豐富多釆。

①禮樂公社每個大隊都辦得幼兒園和托兒所。圖爲英南大隊在七月份新建的一間幼兒園。

②禮樂公社社員在屋前屋後空地種上花木，把農村建設得很美麗。圖爲公社一個村庄的花棚，社員們工餘時間喜歡在這裏休息。

③禮樂公社英南大隊公共食堂外景。

④禮樂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只有一條狹窄的街道和破舊的房屋，十年來經過不斷建設，已變成一個繁榮美麗的小市鎮。圖爲禮樂墟的解放街。

①

②

③

④

朝 陽

「百鳳朝陽」，紀錄了中國十一個兄

部影片裏，我們可以看到充滿富有情

生活的無限熱愛和盡情歌頌。

的舞蹈「摘葡萄」。

。

」。

」。

夜」。

舞」。

」。

⑤

⑥

⑦

①

②

③

④

百　鳳

北京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彩色藝術

弟民族的十多個優秀的歌舞節目。在

趣和幻想的舞蹈，反映了各族人民對

①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歌舞團表

②內蒙古歌舞團表演的「擠奶舞

③中央歌舞團表演的舞蹈「孔雀

④雲南歌舞團表演的舞蹈「小卜

⑤西藏歌舞團表演的舞蹈「豐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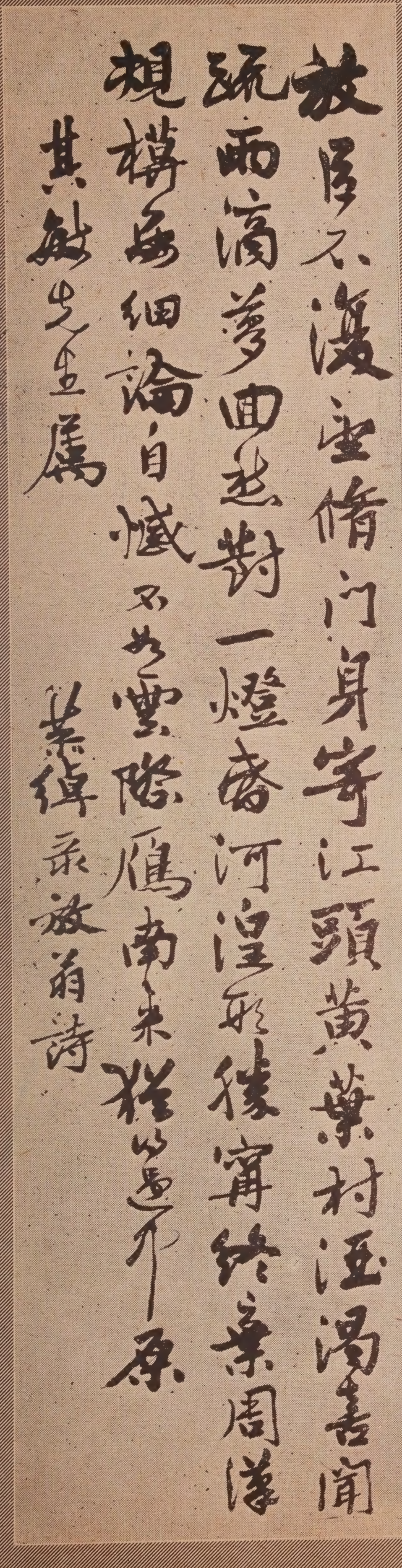
⑥中央實驗歌劇院趙青表演「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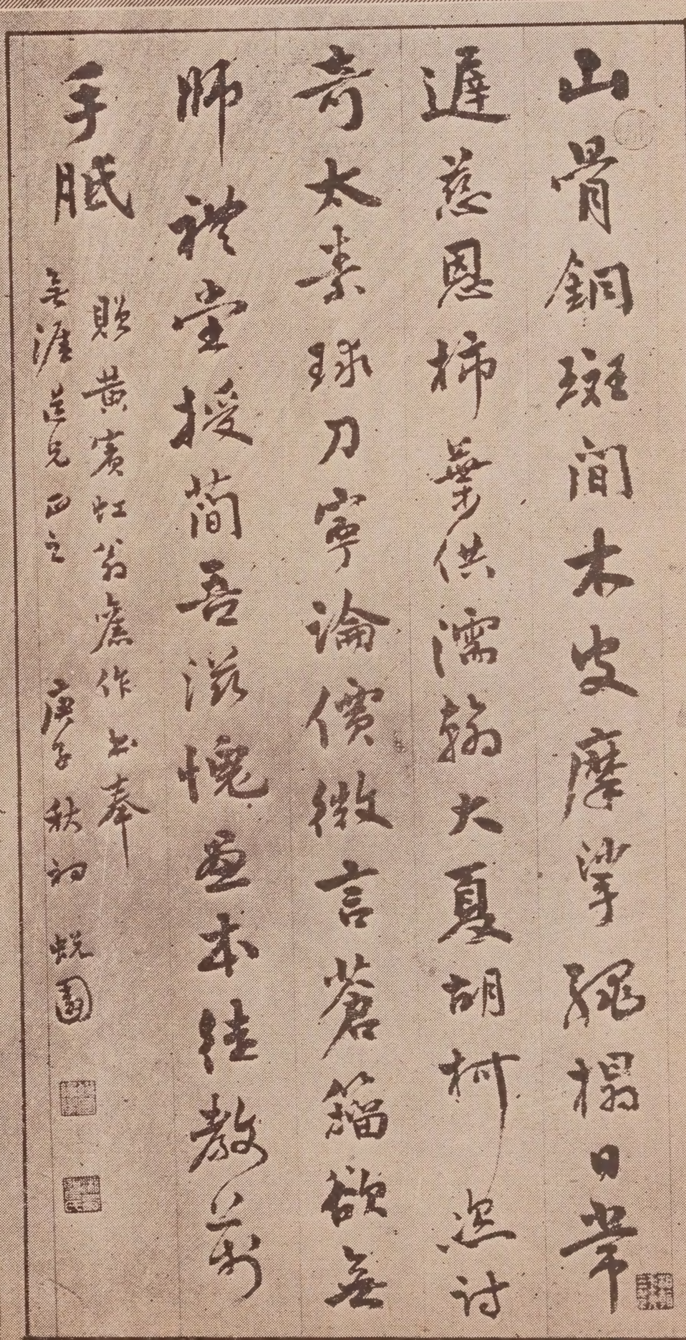
⑦福建省歌舞團表演的舞蹈「走

書法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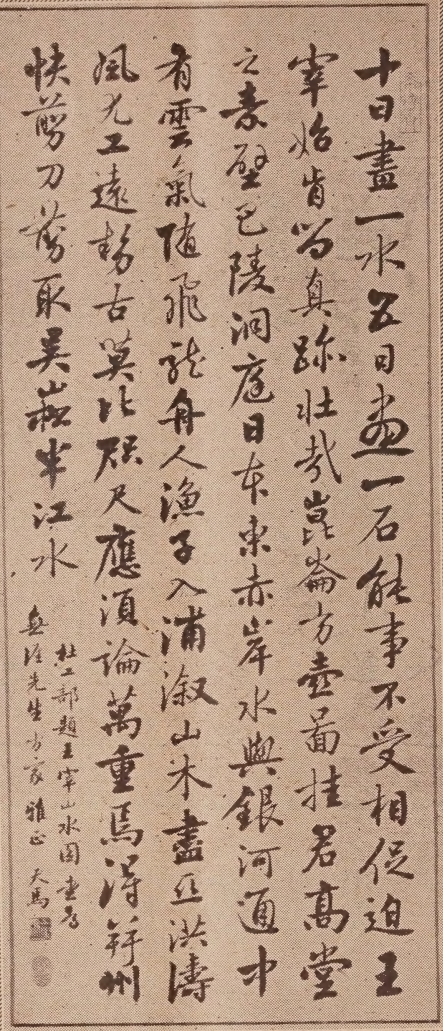
左：葉恭綽的書法立軸　　吳其敏藏

下：瞿蛻園的書法條幅　　晦廬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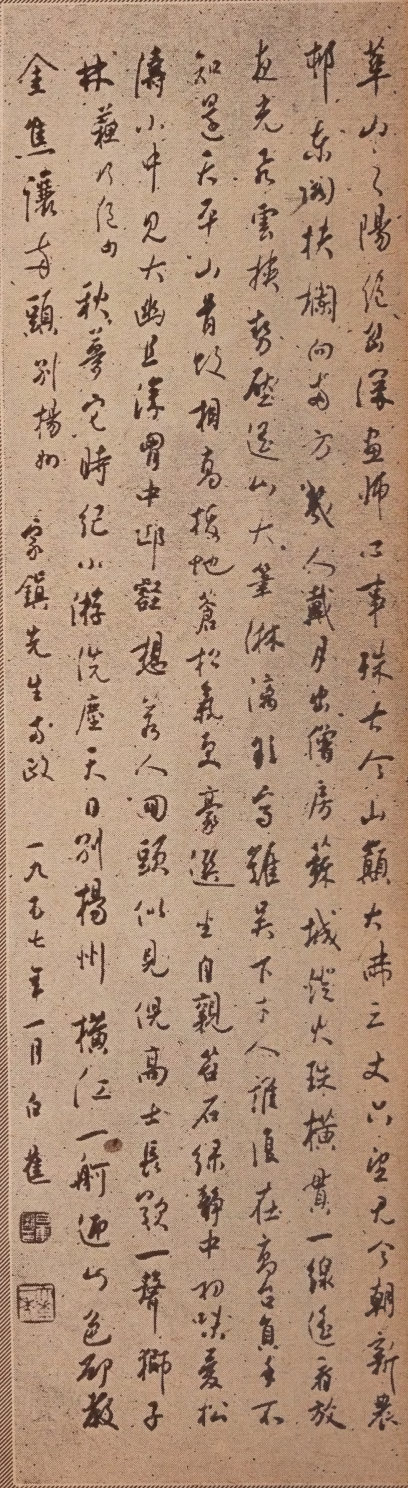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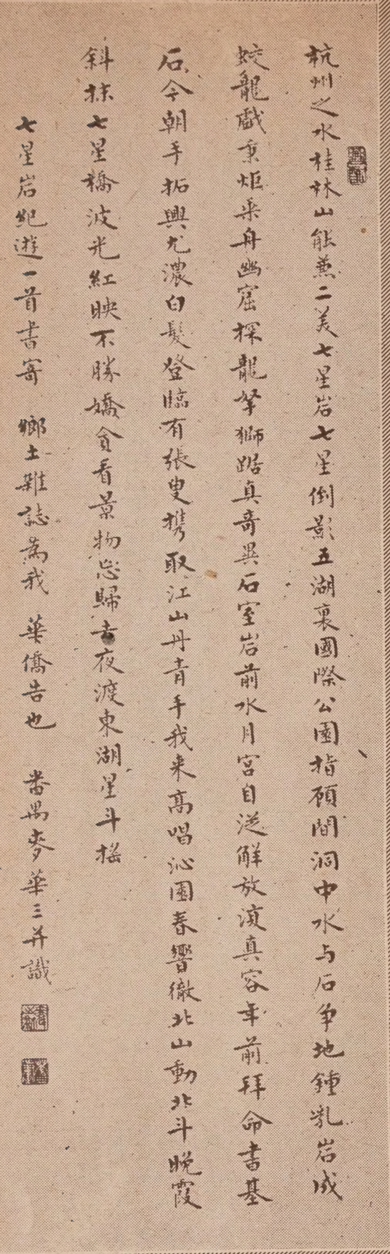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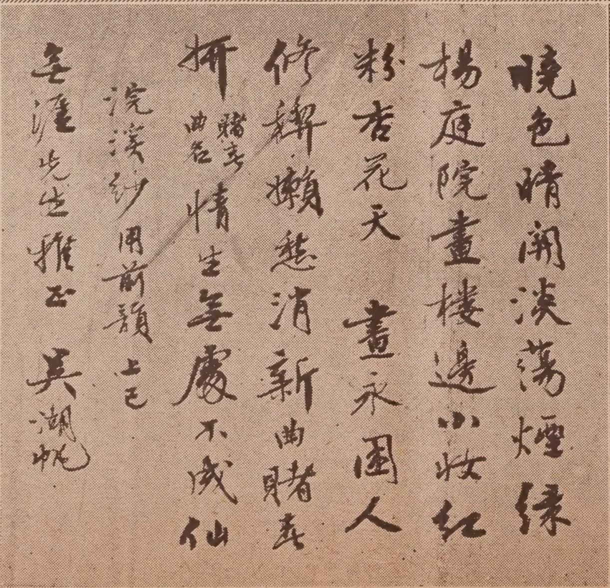
一：李天馬的書法立軸　無涯藏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
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
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
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
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
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
杜工部題王宰山水圖畫歌
無涯先生方家雅正　天馬

下：白蕉的書法條幅　鄭齋藏


華山了陽絕似深畫師江事珠古今山巔大佛二丈只望天今朝新衆
郵東湖扶樹向南方數人戴月出僧房蘇城從大珠橫貫一線遙看放
眼光長雲橫岑壁遙山大筆淋漓有雞吳下千人誰復在高台負手不
知是天平山青收綢高接地蒼松氣更豪逸生白親蒼石綠靜中相映愛松
濤小中見大幽且清胃中邱壑想前人回頭似見倪高士長嘯一聲獅子
林藉以留此秋夢寫時紀小游洗塵天日別揚州橫江一舸逆山色印教
金焦讓千頭　別揚州
家鎮先生方政　一九五七年一月　白蕉


杭州之水桂林山能兼二美七星岩七星倒影五湖裏國際公園指顧間洞中水与石爭地鍾乳岩成
蛟龍戲秉炬乘舟幽窟探龍笋獅蹈真奇異石室岩前水月宮自送解放復真容年前拜命書基
石今朝手拓興尤濃白髮登臨有張叟携取江山丹青手我來高唱沁園春響徹北山動北斗晚霞
斜抹七星橋波光紅映不勝嬌貪看景物忘歸去夜渡東湖星斗搖
七星岩紀遊一首書寄　鄉土雜誌為我　華僑告也　番禺麥華三并識


曉色晴開淡蕩煙綠
楊庭院畫樓邊小妝紅
粉杏花天　畫永園人
修靜懶愁清新曲賭春
拚　賭春曲名　情生無處不成仙
浣溪紗用前韻上巳
無涯先生雅正　吳湖帆

右：吳湖帆的書法冊頁　無涯藏
上：麥華三的書法冊頁　晦廬藏

潮陽廣豐泰 **長春藥酒**

卻風濕、壯筋骨、調和氣血、運行四肢

當歸養血酒

汕頭藥酒廠出品

適應貧血頭暈，身體衰弱、產後血氣虧損。

香港代理處

德信行有限公司

干諾道西37—39號

各大酒行國貨公司食品公司有售

出版書目一覽

偉大的孫中山	宋慶齡等著	3.00
山水遊踪	豐子愷等著	1.20
我的故鄉	郁風等著	1.40
中國戲曲藝術	雪 橋著	0.80
還鄉小札	康 年著	0.80
今日之歌	辛文芷著	1.00
小 鹿（小說）	阮 朗著	2.00
潮州舊事	葉 浦著	1.00
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	朱省齋著	2.00
幸福的藍圖	茅盾等著	1.50
可愛的家鄉	何香凝等著	1.20
九個女性及其他	李惠英著	1.20
走馬十二城	吳其敏著	2.00
鄉情小品	康 年著	1.00
風雷集	辛文芷著	1.00
意外的愛情（小說）	夏 易著	2.00
過去的工作	知 堂著	1.00
花間寄語	黃蒙田著	1.20
鳥語蟲聲	史 民著	1.20

鄉土半月刊（精裝合訂本） 每冊 4.00

1957年合訂本（一）	（1—12）
1957年合訂本（二）	（13—24）
1958年合訂本（三）	（1—12）
1958年合訂本（四）	（13—24）
1959年合訂本（五）	（1—12）
1959年合訂本（六）	（13—24）
1960年合訂本（七）	（1—12）

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

關於何如璋

寅庵

清末「同光」時代的潮汕古散文作家，是盛極一時的，作家大名鼎鼎的，前有丁日昌、何如璋、李勛等；後有曾述經習經兄弟、丁叔雅、納庵兄弟、鄭國藩、王師愈、溫廷敬、姚梓芳、饒鈍庵（鍔）、謝錫勳、陳宗虞、李香溪等人。論派系方面，上承湘鄉曾國藩的桐城，下受張之洞廣雅學堂的影響，以丁為主，以何為輔，兩人的學問和交遊，堪勝這一任務的。

何如璋，字子峨，是清末潮州大埔縣人。他的著作未經全部發表，我見過的有王錫祺的「小方壺與地叢刊」本的「使東日記」一卷，溫廷敬補讀書廬選的「茶陽三家文抄」三卷，此外如「管子析疑」三十六卷等，未知原稿存亡了。他是清朝咸豐十一年辛酉舉人，同治四年乙丑因佐汀州知府戎幕，功敘五品銜知縣，七年戊辰，登進士第，改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以辦事幹練，為大學士軍機大臣沈桂芬所信任；又以思想與時務派合流，而受李鴻章所器重。至光緒元年，載湉繼位，沈和李交章保舉使才，第二年（1877）丙子，奉詔晉翰林院侍講，加二品頂戴，充出使日本大臣，這是中國派遣公使到日本的第一人。

在公使任中，委用黃遵憲、楊樞為參贊，楊守敬、黃錫銓為館員，都極一時的上選；尤其黃氏的詩歌及史學，楊氏的古地理學，金石學，版本簿錄學，散文，書法等，最受日本人所重視。黃為如璋世姪，拔起為使館參贊時不過三十歲，在任期內，為詩歌成功之作，編入「人境廬詩草」第三卷，像櫻花、都踴、赤穗四十七義士及琉球等長詩，以及日本紀事詩單行本，已奠定了清詩第一流的地位。「日本國志」亦在此時定稿，如璋造就的力量不少。楊氏受何資助的地方亦多（參看鄰蘇老人自著年譜），日本訪書之役，和幫助黎庶昌印行古逸叢書，對中日文化溝通甚有貢獻。如璋本人以中國古文學和漢學極得日本智識界的尊重，使日四年，成績甚著。歸國後，一年之中，四遷官至詹事府詹事。

及至一八八五——一八八六年之間，法越事起，滿廷因李鴻章保薦，派如璋為督福建船政大臣，八六年五月法艦首次潛入福建馬江口，清廷又派內閣學士張佩綸為會辦福建海防事務大臣朱閩，佩綸到任後自請督師，出駐馬江口岸，以船政局為行營，張和何本來是戊辰科同年，因此互相協力，又奏調南北洋大小軍艦七艘，幫助防守。膿包的清政府，對軍事全無把握，一面撥艦幫助，一面又命令不准先行開砲起釁。如璋的船政局亦密置守禦，設暗台助戰，派船政委員洗獻林，鍊鐵部總工頭李蓮負責管理。至七月初三日，法艦再上馬江，由艦隊元帥孤拔率領，衝進五虎門，清軍奉旨不敢動手，法艦突然發出陣砲，一陣轟隆聲中，七艦應聲沉沒，法艦打算佔據船政局為根據地，旗艦直面船廠前進，暗台見有機可乘，猛發一炮，打中旗艦船身，全艦欹身火退；再冒險率隊前進，更一砲打中將台，把將孤拔打死。全隊拖走待沉的傷艦，衝出五虎門逃走去了。

這一戰，滿清因戰艦全軍覆沒，對何氏及其部屬克敵擒王的戰績，拋開不提，初則將張佩綸擬斬監候，何擬流戍。結果兩人同時判充軍塞上察罕烏梁海，因塞上為邊防前線，照例不準徒流囚犯居留，更押回張家口。張至第三年調回服務河工，何至第四年方才放回。兩人在塞上共同研究管子，張成註疏若千卷，何成析疑一部。

如璋歸鄉後，恰碰到李瀚章任粵督，即聘如璋任潮城韓山書院山長，任第四年亦死了。他有個兒子某當清末時任吉林省某府知府。大約此事經過一個時期，滿清忽然發船政局當事人物有點賞賚，聽說特別加賞砲手康大弟，傳旨來京引見，並加參將銜放歸。澄海詩人侯乙符（節）在福建時和他拜把子，民國初年來汕頭訪侯氏，侯氏為康徵集詩文贈行，侯的同鄉吳夢秋寫過「康參戎歌」一首贈行，為當時傑作，這是鄉里有關的掌故。康大弟據說是旗籍，亦算是一時的英雄人物。

明末廣東詩僧函昰

黃量

函昰，是明末清初時廣東的一位和尙，俗姓曾，名起莘，番禺慕德里司人。十七歲補縣諸生，和當時的梁朝鐘、黎遂球、羅賓生、韓宗騋等，互以文才相契重。時縱談時政，眼看着明末政治的腐朽，由是生出世的念頭。一年拜見曹溪二十二傳法嗣僧道獨於黃岩，道獨示以佛偈，云：風幡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岩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崇禎十二年，明王朝詔行保舉，大司馬方伯保荐他，將授郡守，他掉頭不顧。是年入多上北京，父母祝他得一紗帽歸，他說帽子倒有一頂，只恐不是烏紗。路過廬山，剛巧獨道也到廬山，就在廬山請獨道為他祝髮做了和尙。崇禎十五年一度回粵省親，當時在廣州的陳子壯，請他在光孝寺說法，聽他宣教的有數千人。翌日，獨道傳他法偈，即有：「訶林重豎風幡論，却幸吾宗代有人」句。無何清軍入關，繼而南京崩潰，他的朋友先後殉節死義的不少，他均作詩哀悼！清軍入廣州，兩次城破，如梁朝鐘、霍子衡父子，及其後張家玉、陳邦彥、陳子壯等，先後起兵抗清敗死，他亦一一悼之以詩。

函昰出家在明末清初交替的時候，雖置身方外，然國族之念不忘，對當時激發民族精神，曾起相當作用。明亡以後，明室遺臣，向他乞賜法號做居士的，有尙書劉遠生，儀官李永茂，都憲袁彭軍等多人。而給諫金堡，更皈依門下做弟子，為他廚下洗碗，隆冬天冷，手也龜裂，仍辛勤不辭，法號今釋。中丞劉湘客，亦事他為師，由他賜以法號思圓。杭州人東南名宿陸圻，已出家十餘年，後到廣東，亦由他賜名今竟，做他的書記。當時他收的門徒，或為僧，或為居士，達百餘人，多為明室遺臣及當時文士，如屈大均（由他賜名今種，後還俗）、王邦畿（今吼）、王隼（僧名古翼）等都是。

函昰又一法號天然，故又稱天然和尙。明永曆二年，曾發起重修光孝寺。粵中名剎如海雲寺、海幢寺，東莞篁村之芥庵等重修和擴建，亦均得到他大力協助，廣東各大叢林，並先後請他說法。他和函可同為獨道弟子，函可被謫瀋陽，他曾派弟子今無到瀋陽問訊，陪函可在瀋陽住了一年，回時將函可在瀋陽一部份詩稿，携回廣州海幢寺，函可在瀋陽逝世後，為編「千山詩集」。他的弟子多取今字頭，函可的徒弟也取今字頭，有今育、今迎等。

函昰於清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八月逝世，七十八歲。生前詠詩，有「床頭休問菊花期」之句。著有楞枷、楞嚴、金剛三疏，各剎語錄，醉楚禪筆，及瞎堂詩集二十卷。以他置身世外，而不忘國族，故他的行事，很為當時人所欽慕。

與王桂芳談竹

魏金枝

經過建德縣城，就會漸漸地看見橫跨在紫金灘上的新安江水力發電站的建築塲景。不過，起初只是一片黑乎乎的影子，逐漸走近，這個影子也逐漸擴大，以至於把江兩面的大山連結起來，而自成爲跨江的一座小山。然而還是黑乎乎的，看不見大壩的本身。再走近去，才看清是全用竹頭結構起來的脚手架和挑空跑道，而工人們就在其中活動。看上去，人，眞眞只有螞蟻那麽一點大。忽然抬起頭來，向上再向上，才看到這龐然大物的頂端，黑乎乎的，確乎像座高山，而我自己也只是一隻細小的螞蟻。站在這個龐然大物的面前，不但人會發生一種壓抑的感覺，便是洶湧的新安江水，也被它壓得透不過氣，不得不乖乖地從它的跨下鑽過，待到鑽過後，才敢轟隆地發出大聲。然而還是箭似的往前直奔，彷彿稍緩一步，便會被再次抓住似地。

然後我們順着西岸的一條坡道，向大壩的頂端跑去，想從上往下地看個淸楚。走到一百零五米高地，正好和壩身同高。在這裏，看得見擋水的一面，已經澆成一條厚厚的高牆；而另一面，那就是全用竹頭搭架起來的脚手架和挑空跑道。這裏，密密層層的，左支右架的一直從河道上堆到我們眼前的，除開竹頭，就看不見別的什麽。工人就在竹頭縫裏來來往往，人聲、車聲、機器聲和壩底的水聲轟隆轟隆地合成一片。看到最下層，人，又像黑芝蔴一樣小，要看淸他們在做什麽，仍然是非常困難的。再仔細一看，這些脚手架和挑空跑道，雖然依附着那座水泥高牆而搭架起來的，但從壩基搭到壩頂端，就有一百零五米高，這些竹做的手脚架和挑空跑道，怎能負荷得起那麽多的工人？又怎能吃得消工人們推着滿車混凝土在上面走動呢？爲着解決我們的疑問，我們就要求到這個龐然大物的心臟裏去探下險。

我們向水泥拌和樓前進。通向水泥拌和樓的就是一條曲曲折折向上延伸的挑空跑道。向下一看，下面就是新安江，江身的邊緣，跑道靠江的一面，就突出在新安江上，即刻使人發生一種臨空之感。脚踏上這些用竹片編成的跑道，又是軟綿綿的不大落實，發出吱格吱格的聲音。幸虧迎面跑下來的幾個大工人，他們一面談笑，一面跳跳蹦蹦向下直衝，這倒壯了我們的胆，我們也就扶着欄杆，一口氣爬了上去。跑完這條行人跑道，就是拌和樓，才眞眞看見運輸跑道。運輸跑道實際上和行人跑道一樣，只是平平的比較寬濶一些而已。有的上面鋪着鐵皮，有的上面架着兩條木板，木板上又架兩條鐵軌，以便推的車前進。工人們就在這裏忙忙碌碌的運料、澆灌。下面又是一層挑空跑道，有些工人就在那裏搗固。再往下看，就在搗固層的外邊，臨江的那一面，還有較矮的另一層竹樓，大概也是在澆灌和搗固。我們沒有去看，就向東面走去，順着另一條行人跑道向下跑。這條跑道更長，也更曲折，從這上面下來，就彷彿從幾十層高樓上下來，走過盤梯，向東一彎，向西一折，儘在江身上盤旋。越向下走，越近江面，水聲也越來越大。看來馬上要下到水面了，又是長長的一條跑道，把我們引到江的東面。再向上看看工作着的工人，又只像螞蟻那麽一點大，而從上面的工人看來，我們自然也好像螞蟻那麽小了。

我們久久地站在奇怪的龐然大物前面，爲它的巨大的功效而驚歎。一位引導我們的朋友告訴我們：這誠然是一個創舉，在工程界中是史無前例的。在這樣巨大的工程中，要能負載幾千個工人，能使他們在上面進行運輸、澆灌和搗固，總得架起橫一橫直直的鋼樑，並且用厚厚的木條木板，搭起房屋一樣的架子。然而就是這些東西，在我們祖國，還不是要多少就有多少，就是有，也還得從遼遠的地方運來。於是竹工隊的一個分隊長王桂芳，就提出建議，用毛竹來代替鋼樑和木條木板，因爲這裏是叢山，多的就是毛竹。然而這裏的工程師不相信，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事，更不相信毛竹的功用。可是王桂芳竭力堅持說：竹子雖然沒有鋼條那麽硬，却可以代替它，除開主要的支柱，竹頭完全可以代用。至於木條木板，雖然比竹頭平直些，却缺少竹頭那樣的韌性；竹頭雖軟，却不容易折斷。於是他們就進行試驗，結果却出乎意料地好。這就是我們曾經走過的挑空跑道，它彷彿橫放下來的竹籬笆，才踏上去雖然綿軟，走起來却非常舒服，既不滑脚，更不積留泥水，再加上鐵皮等等，便可以推車運輸，往來如飛。

深邃的竹林，出產堅韌的竹。

「王桂芳呢？我見過一些搭竹架的竹工，他就在這些人中間麽？」我驚異地問。

「大概在吧」！引導的朋友笑着回答我，然後又接着說：「明天，找個空子，我教你們看看這個竹工吧！」

於是第二天下午，我就見到了王桂芳。

王桂芳，瘦精精的身架，高高的顴骨，還不到

高陵的瓷和竹

葉　紅

高陂，歷來就有這樣的傳說：「數不盡高陂瓷，砍不盡高陂竹。」身歷其境的人，會眞正體會到這兩句話一點也不誇張，同時也知道不僅高陂有豐富的瓷竹資源，大埔縣境內許多地區都有瓷土和竹林。

不久前的一天，我們從潮州乘小汽船溯韓江入大埔，在高陂登陸。高陂碼頭就在高陂瓷器倉庫前面，兩側是望不到邊的濃密的竹林，高陂的瓷和竹，一開始就以這樣顯赫的聲勢，出現在每一個旅客面前。在高陂境內走一遭，印象更爲深刻：竹林，陶瓷土，又是竹林，又是陶瓷土，連綿不絕。

高陂瓷器有悠久的歷史。高陂出過多少瓷器，一下子弄不清楚這個數目；要說地下蘊藏的瓷土資源，那更是一個未知數。不過，有一點是十分明顯的事實，解放後的高陂瓷業獲得了飛躍的發展，它的產量遠遠超過了解放前的任何一年，產品種類比解放前多了一倍以上。

我們到高陂華僑瓷廠，參觀了他們的足以代表高陂瓷器的產品：碗、碟、杯、盤、壺、筆筒、花瓶……等等日用瓷器，紛陳一室。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像白玉一樣光潔，造型美觀，釉彩精緻，人們看到這些瓷器都有愛不釋手的感情。高陂瓷器還有衛生用瓷、生產用瓷、藝術陶瓷等種類，它們都以質量精美，受到歡迎。高陂瓷器先後參加過幾次全國土特產交流大會，和歷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和瓷都景德鎭的產品相媲美。現在，它已經遠銷歐、美、亞、澳四大洲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博得顧客普遍的讚美。

由於產品暢銷，華僑瓷廠的生產是飛躍發展的，整個高陂瓷業都是飛躍發展的。生產技術還精益求精，大埔陶瓷研究所就設在華僑瓷廠內，積極研究提高陶瓷製作技術和陶瓷藝術。

在高陂，除了有幾家規模較大的國營瓷廠之外，高陂公社的各個生產大隊也都有自己的陶瓷工業。到過大埔縣各地的，還發現不僅高陂這個地方陶瓷業十分發達，大埔縣境內的許多個公社也都建立起自己的陶瓷工業。陶瓷工業已成爲大埔縣規模相當的工業了，它是各個公社的一項重要的收入。

高陂的瓷和竹是高陂的兩寶。當瓷土變成瓷器之後，要有竹子編織的筐簍來裝載它運出高陂，一起跋涉長途投進國內外市場。高陂的竹子除了大量的用作編織筐簍裝運瓷器外，還可削成竹篾，編成竹籃、竹帽、竹蓆、竹畚箕、竹篩……等等竹器運銷各地。高陂竹也和高陂瓷器一樣，是國內外市場上十分暢銷的商品。

在高陂沿江眺望，連綿不絕的山峯一片青綠，盡是竹林；在高陂公社各處走一趟，也到處看到竹林連着竹林。爲了適應生產的發展，高陂公社已劃定一部分生產大隊專門從事砍竹、削篾、編織竹器的生產，以配合瓷器生產的需要。

高陂的瓷、竹資源古已有之，但是，在舊時代，這些資源却操縱在少數剝削者手中，當時有這樣的歌謠：「辦莊吃魚肉，陶戶吃殘羹，工人半餓半飽又一天。」多少年來，高陂人民輾轉在飢寒交迫的生活境況中，大批大批的人向外逃荒，飄泊到海外去謀生。十一年來，高陂的資源才逐漸地眞正回到大夥手裏，生產得到發展。建立公社後，一般的生活更獲得切實的保障，永遠不必再爲衣食担憂了。在人人精神振奮的條件下，高陂的瓷竹資源也得到更大的開發。高陂瓷器幾百年的歷史，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光彩燦爛。

四十歲的一個中年漢子。看起來很健談，却不大談到他的新發明，一談便談到竹頭的性能上去了。

「竹呀！你不能小看它」。王桂芳掄動他的粗姆指談起來。那個粗姆指簡直像鐵做的大鉗子。「在毛竹上，我摸了廿多年，我知道它的性子。它呀，有時是軟綿綿的，可就是折不斷，就是碎了也還是不斷。把它劈開，打起篾索來，也和鐵索一樣牢靠。拿人來比，它就是有志氣的。」

「你見過竹槍嗎？」王桂芳問我，「把它削尖，簡直和鐵槍一樣，戳得死人。可是木頭就不成，薄了尖了，一折就斷，斷了就沒用，只好當柴燒。它就像一個光有火氣的人，一點耐性也沒有。」

「不是也有蛀竹麽？怎樣識別蛀竹呢？」我問。

「那很便當，蛀蟲總是躲在竹節最密的竹頭裏做窠。」王桂芳得意地說：「竹呀，像我們走路一樣。能走的人，總是一直走去，走了很長的一段，才稍稍停一下。這稍稍停一下便譬如一個竹節。所以好竹的竹節，總是平平的，距離也很長。蛀竹的竹節，却像走不動路的人一樣，走不到一小段就停，一停就要老大的時間。所以蛀竹的竹節不但密而且高高的突起。蛀蟲，總是揀這樣的竹筍做窩，一直到竹筍長成竹，它還是躲在竹筒裏吃它的飽肚飯。」

「說到我自己，我也是一個竹節命，過去苦得很啊！」王桂芳指指自己說，「我從小沒有娘，十三歲上又死了爺，靠我的叔叔過活，眞像衆人所說，獨隻毛竹上不了天，風也要把我吹死的。幸虧我是根竹頭，雖然苦得很，却也生得韌，儘管天天給別人造茅屋，自己却沒屋住，但到底還是活過來了。」

王桂芳皺起濃黑的眉毛，狠狠地吸了口烟，然後又把它長長的吐出來，說：「我給窮人造茅屋，總想造得牢靠些，才能多住幾年。這樣，就得把竹頭揀了又揀，揀肉厚的，節透的。就是一根竹頭的擺法，也得細細的估摸估摸，用在哪裏最合適。這和我們用人一樣，不是也要審查一番麽？可是有些人不了解，以爲是挨時光，眞是有理說不淸。」

「我看你還是說說現在吧！」我提醒他。

「現在，當然不同了。要是過去，誰能聽我的話，搭起這樣高這樣大的挑空跑道。」王桂芳笑一笑說，「不過，做工作嘛，困難總不能一點沒有。你見過我們的竹工麽，他們大多都是農村來的小伙子。這些人有胆子，有幹勁，可就是粗楞楞的，顧前就不顧後。在這樣高的工程上工作，不細心，不繫保險帶，最硬也沒用，掉上來就是死。我就常說咧，要像竹那樣硬，也要像竹那樣韌，上高空就必須繫上保險帶。」

「出了工傷事故了？」我着急的問。

「沒有，一次也沒有。」他說，「可就爲這個原故，楞小伙子們就笑我怕死。我可不管，我要時時檢查，不繫保險帶，就不許工作。人民把他們交給國家，領導上又把他們交給我，我不能不管。後來，這部份出了點事故，那部份又出了點事故，楞小伙子們才乖乖地聽話了。」

「你也眞是竹頭，韌得很，到底完成了一樁大事情。」我一語雙關地笑着說。

王桂芳也笑起來了，補充說：「不過，要不是有大壩的基礎，又有鋼條做支柱，這樣規模的挑空跑道，能造得起來麽？還有，不是領導上支持，也是不會做這個沒有做過的試驗的。」

「不錯！不過也要有竹頭，要有竹頭的韌性，才能完成這項工作。」我說。

於是我們一同哈哈大笑起來。

沙隴三日遊

徐舒

潮陽縣練江平原南部瀕海的僑鄉沙隴公社，着實叫人留戀。筆者在這裏作了三天漫遊，認識了許多熱心建設家鄉的歸僑、僑眷，去到了鵝鴨遍地、魚產豐饒的位於長厝村的養殖場，還深入了果樹滿山的簡樸林場。這三天的遨遊，是十分珍貴的。

地盡其利的養殖場

沙隴人民公社在原日的珠長鄉長厝村辦起了一個養殖場。這裏位於大龍溪的出海口。從沙隴來到長厝，滿眼都是魚塘、鴨寮和鴨羣。據養殖場的統計，大大小小的魚塘共有六百多個。它有利於鴨子的分散養殖。築在塘邊的鴨寮，每處養鴨百多隻，或二、三百隻不等，牧鴨的人就好像一個小司令，每天指揮着一個鴨群。現在全場養鴨一萬三千多隻，其中除鴨母、雄鴨和鴨苗外，菜鴨就佔五千四百多隻。在一個鴨寮內，我看見一群毛色深綠而有光澤的特別肥大的菜鴨，據場裏的人說，每隻有七、八斤重，這倒是可以和「北京鴨」相媲美了。

這兒的鴨母產蛋爲數非常可觀，今年上半年就生產了鴨蛋十七萬隻。

原來鴨子是受到塘魚的歡迎的，鴨糞把塘魚餵得又肥又大。這裏每口塘雜居着草魚、鰱魚、鱅魚、鯪魚、鯉魚。其中以鯉魚最多。算是「大族」。但來自越南的鯽魚繁殖力驚人，初來時才一百五十條，現在卻繁殖了十萬多條了。

養殖場除了魚塘、鴨寮之外，還在海邊經營了十個魚塭，這好像佈下了一個「八陣圖」，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海魚進得出不得。此外，還有一千畝的「紅肉」場，大量繁殖的這種介殼類的動物，是鴨子的優良飼料，因此鴨子是不愁「缺糧」的。

辦不到的辦到了

養殖場分作三個大隊——農業、畜牧業和漁業。僑眷鄭錦海是畜牧大隊的負責人，他告訴我一個「秘密」：長厝這地方，正所謂「靠海吃海」，潛力是很大的，因此，近年以來，家禽養殖和水產事業都獲得發展。但是，在農業生產合作社期間，資金、人力還不能集中使用，以高速度的發展就受到了限制。比如：一千多畝的「紅肉」場，要全場養殖，就得投資二萬多元，但那時只能投資六千元，放養二、三百畝，其餘部份就沒有利用。自從公社化後，資金、人力都迎刃而解，養殖場就飛快地發展起來了。

我看到的養殖場的場本部，是新建的樓房，還建有「紅肉」加工廠。鄭錦海說：「按照養殖場目前公養的和場員在家庭自養的鷄、鵝、鴨來計算，平均每一戶達到五十七隻。」

他說：「我們這個養殖場有一個和別處不同的地方：女人全去種水稻；男人就經營畜牧和漁業。」他在長厝有一間新屋，我問他這幾年的生活怎麼樣，他說：「比解放前好得多了！」

菠蘿成熟的時候

在這個菠蘿成熟的季節，我來到全省知名的沙隴簡樸林場，大片大片的菠蘿地裏，結滿了碩大的赭紅色果實。林場場長、一九五六年廣東省二等林業模範、越南僑眷李慶泉，和林業隊隊長、汕頭專區林業模範、泰國歸僑李江流這兩位林場的最先開闢者，以他們勞動的成果招待我這個不速的客人。林場到處是菠蘿園、柑桔園和各種果木；滿山長着相思樹、松樹。我們登上一個山岩，這山坡放牧着大群黑羊，沿着水庫是整齊的柑桔園。舉目遠望，一叢叢濃綠的林地遮蓋着無數的山頭。這個八萬多畝的林場，已經有接近二萬畝種上各種作物了。李慶泉說，這個林場原來是沙隴公社簡樸大隊經營的，現在改由公社直接經營，場地面積還要擴大到十多萬畝。

「林樓」今昔

李慶泉和我到了他們的「林樓」。這個山崗叫做「雨傘石」，給密林子包圍着，崗頭疊石建起幾間房屋，是他們管理林業的地方。李慶泉談起了這個「林樓」的故事：

簡樸鄉的農民在四十多年前，就開始在這一帶造林了，那時由華僑捐了款項，鄉裏的農戶和僑屬也捐了款項，作爲開發林業的基金，「雨傘石」的「林樓」就是那時建起來的。但是，林業後來被少數

潮陽蓮花峯攬勝

蕭谷

終南勝迹　蓮峯海色

古蓮花峯是歷史上有名的「終南」勝迹。「蓮峰海色」，是唐代潮陽縣八景中最佳的一景。那裏山脈奇麗，伸入海底的龍頭山餘脈，從海面突出秀挺的群峯，聳立在滄海的邊沿之上，蜿蜒變化，聚成左、中、右三個山峯，形成弧形的筆架，最高的是右峯。無數奇靈怪異的岩石構成「老僧孔佛」、「天磨斜置」、「餓虎響戒」、「壺天容搖」、「雙壁擊天」、「雙龜獨首」、「猴仔觀井」、「獅首仰天」等形象，有躺臥地面，有懸峯壁立，其中最引人入勝的是右峯盡頭，一簇奇靈的巨石，形如花瓣，嵌成一株似含苞待放的蓮花，屹立峯巔，遠遠望去，好像碧綠的池塘裏挺出一朵蓮花，眞是天造地設，神工鬼斧！正如清代詩人鄭時昌所咏：「瀛洲地脉通蓬萊，海上突出千琼瑰；一峰峭拔碧波外，幻作蓮花瓣瓣開。」傳說這裏每當農曆六月，經常在天初破曉時，峯旁海面，波平浪靜，海水清澄見底，突然海面浮出一線，幻作五色彩帶，大約半個時辰，才逐漸消失，故有「蓮峯海色」之稱。

文張史迹　琳瑯題咏

蓮花峯除了景色壯麗之外，還有一段動人的歷史故事。相傳文天祥自江西兵敗，退入粵東的潮陽；這時宋帝昺正在海上逃亡，文天祥曾來到海門蓮花峰遙望帝舟。據說當時他曾用隨身佩劍，在峯邊路口石頭上鑿下「終南」二字，并將南字裏面豎成「午」字，以記他到此時刻，還在中峰造過午飯。明嘉靖二年，當地人民爲了紀念文天祥的精忠，便在他當時造飯的地方建起「忠義廟」，裏面塑有天祥遺像；清道光四年改建爲「忠義祠」，光緒四年又改建爲「蓮峰書院」。

與文天祥抱負相同的一位高士叫張魯菴的（潮陽人），宋亡後潮州府的官員屢次勸他出仕，都被他嚴辭拒絕。後來索性棄家搬到這荒凉的海邊——蓮花峯石邊小屋裏隱居，守着清苦岑寂的生活，盡其民族氣節。現峰旁左右兩邊石壁中間，有六個掌住屋樑的圓孔，右邊圓孔前面有張晚年的手筆「魯菴書舍」四大字。據縣誌記載，有一次幾個盜賊經過張家門口，都相戒着說：「這是高士張魯菴先生住所，不可侵犯」，足見他節德感人之深。後在這裏病故，葬在峰邊。

有了文張這段史迹，數百年來

人把持住了；到一九四三年的大飢饉，林場更被澈底破壞，所有林木全被砍掉，成爲童山禿嶺，「林樓」被燒賸幾堵破牆。簡樸鄉的人都趕七十華里的山路，去到普寧縣屬的一個茶園去，給人挑茶葉，度荒。許多人把女兒嫁進茶園去。李慶泉也跟着人家去過茶園，那時候他就這樣想：「一旦戰爭結束，簡樸鄉把林場恢復過來，要比茶園更富裕呢。」從此，他就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後來戰爭果然結束了，但在國民黨統治下，他要恢復林場的念頭還是不能實現。一直到一九五零年，就向農會請求上山造林了。

到山上來「開天闢地」的最初是十七個人，這十年來發展了場員三百多人，造林和種下了各種經濟作物一萬九千七百畝。開始經營的時候，是很艱苦的。他們十七個人把「林樓」重建起來；資金困難時，就去野塘裏捉魚變賣了來買種苗。如今林場裏遠遠近近、山上山下，遍佈各種林木，各種柑桔、菠蘿、楊梅、檸檬、荔枝、香蕉、龍眼、梨、柿……牧養了許多豬、羊、鵝、鴨。以前，潮陽縣的柑農不敢想像的在山地種柑，是他們在這裏首先實現了。李慶泉介紹我看了一坵柑園，他說，那就是潮陽縣的最早「上山」的柑樹。這十年光景，變化多麼巨大呀！

最初上山的十七人中，除了工作調動，現在還留在場裏的才三個人——李慶泉、李江流和另一位場員李炳光。李江流是林業隊的隊長，差不多一年三百六十多天都住在這個「林樓」裏。這位五十五歲的泰國歸僑說：「家就住在簡樸，離這兒才幾里地，兒女都長大了，在公社工作，沒有什麼掛心的，除了白天回家看望，夜裏總要回來『林樓』，這裏和自己的家沒有什麼分別了。」

簡樸林場中的二等林業勞模僑眷李慶泉（左）

幸福的僑鄉——成田

沙隴公社的成田大隊，是由田東、溪東、家美三個僑鄉合成的。成田這地方富饒美麗，僑戶和農民友愛和睦，一起生產、共同生活。在這夏種大忙時節，僑務組熱熱鬧鬧地插了試驗田，在整個大隊的農業生產中，都有僑眷參加，彼此是分不開的。

成田在公社化後，歸僑、僑眷辦起了許多福利事業，像幼兒園、托兒所、敬老院、婦產院，都是縣裏的先進單位。

在溪東的一間「四點金」的大屋裏，住着六個老人，這就是成田大隊的華僑敬老院。六個老人中有四個是無依無靠的老僑眷。像八十八歲的趙來琴——人家都叫她做老慶姆的，她本來還有孫兒在泰國，但很久沒了音信，一向生活無着。舊社會，像她那樣大年紀還要做些小擺賣度日；現在，鄉裏照顧了她的生活，進來敬老院，一日三餐是大隊供給的，她把什麼心事也放下了。八十二歲的僑眷吳廷鳳——容標姆，兒子在泰國，三十年沒有來信，現在也是公社使她享到了晚福。

成田華僑婦產院，也是一間「四點金」的大屋。僑眷馬燕鴻當了院長，現在成田的婦女分娩，全是來這個婦產院留產的，婦女懷孕後七個月，就來作產前檢查，產後住院期間，大隊增加供給酒、米、魚、肉，照應週到。婦產院成立一年多以來，接生接近三百人。僑眷馬亞四的妻子生了雙胎，一家高興，僑眷馬鎮坤的妻子難產，經施救後，母子平安，馬鎮坤感激地寫信告訴海外的親人。婦產院曾經先後五次被縣和公社評爲先進單位。

，不知招引了多少遊人，登臨凭吊。那石壁上的題詠，琳瑯滿目，盡是歷代遊人的留墨。其中，明萬曆年間海門參將江應龍題的兩首七律較有代表性，其「吊宋文信國」一首寫道：

宋屋鼎移胡虜手，
孤臣戀主寸心懸。
不辭烟瘴八千里，
獨任綱常三百年。
目極危峰猶捧日，
劍橫雙壁欲擎天。
夜來試聽風濤吼，
疑是忠魂泣海壖。

又「吊張魯菴先生」一首寫道：

北面猩獷率土同，
高賢獨振首陽風。
步寒松操凌霜白，
板蕩葵衷貫日紅。
理學講明千聖契，
綱常植立萬夫雄。
海風試覩雲來去，
生氣猶然遶太空。

名峯重光　異彩煥發

在舊時代，這個有着豐富歷史文物的名勝，歷盡重重浩刼，弄得遍體鱗傷，野草叢生，變成一個荒涼的地方。

一九五七年，地方當局決定將蓮花峯闢爲公園，并着手製訂建園規劃，兩三年來，已將劃定建園範圍內的荒塚進行遷塟。開闢和修建園內通道，通道兩旁植上樹木，所有有歷史價值的題咏，一律給予刷新。原來殘破不堪的「蓮花」亭和「心朗海天」亭進行修建，另外還新建一個「峰院」亭和一個花圃。此外并營造園林、果林，廣栽花木，和大量培植果樹苗和花苗等。

經過一番修葺之後，這個富有歷史性的名峰，較前越發多姿多彩，雄偉壯麗，不復是前此滿目荒涼的景象了。

筆者曾攀登峰巔，舉目四顧，幽奇景致，盡收眼底。南面汪洋大海，一碧蒼茫，遠山隱隱，漁帆點點，波光雲影，時濃時淡；時有駭浪冲擊，則如千軍吶喊，萬馬奔騰，浪花濺處，更是壯觀。東面群峯屏障，山腰叢林上面，隱現出汕頭專區新建的水產專科學校的樓房校舍。校舍有純白色的，有淺綠色的，有米黃色的，顏色不一。不時可以聽到從那裏傳來「噹、噹」的上課鐘聲。北面近處，古老的「蓮峯書院」現於亭紅果綠的花圃上面；華麗的展覽館聳立在書院背後，遠處，那依着五個起伏的小峰築成的海門古城，雖然已經顯得很蒼老，但它那雄偉的氣魄，依然緊緊地把近三萬人口的住屋抱着不放。西面左峰頂的燈樓築於岩石上面，也別有風趣。大南山雄偉的面貌，也隱約可見。

蓮花峯不僅到處有壯麗的奇景，這裏不少歷代題咏，名家書法，更是遊覽者欣賞吟誦的好去處！

西樵戀情

尤品

從廣州到西樵山，有火車、汽車聯運，可以一票直達，這是近來的事。先前一般是水陸並進，搭火車先到佛山，轉汽車到瀾石，然後乘船到官山鎮，這才可望西樵山。

西樵山在南海縣西境，是廣東名山勝地之一。論高度，它只有三百五十六公尺，比廣州的白雲山（三百八十四公尺）還低。然而，西樵山被人們譽為「蔚然深秀」，風景名勝古迹很多，的確是值得一遊的。這裏有七十二峯，三十六洞，二十四景，三大瀑布，花幾天的時間也遊不完，說不盡，看不了。幸而我們這次同遊的件侶中，有一位「識途老馬」，而且頗熟一些歷史文物，因此全山風景名勝的精華，都得以不至錯過了。

萬里雲衢萬里雲

當你從山麓拾級而登，很快就見到一座大樓，名曰「萬里雲衢」，這時候，風景開始吸引着你，行行復行行，就有「漸入佳境」之妙。不久，就到了「第一洞天」，這四個大字是順德二樵山人即清代有名的大畫家黎簡所題，他善畫山水。廣州舉辦的明清近代書畫展覽會時，就陳列過他的幾幅名作，值得欣賞。這位畫家和西樵山結了不解之緣，曾在山上結廬讀書，所以有「黎二樵讀書處」的遺迹。當你再登山而上，雲泉仙館出現眼前了。我們在這裏辦好膳食住宿手續之後，便開始遊覽。

雲泉仙館原名「攻玉樓」，建於清代乾隆年間，雖然比不上鼎湖山的慶雲寺，但附近的風景古迹很多，有唾綠亭、聽泉樓、倚虹樓、琴鑿，光是聽它們的名字已經很有詩情畫意了。歷代文人寫過不少咏西樵山的詩，我都覺得有點一般化，倒是順德的倫文敘（通俗詩聯作者）寫過一首，頗為流傳，現在我還記得：

遠攜書劍到樵西，
一路花香襯馬蹄。
紅日已隨頭上過，
白雲剛與帽檐齊。
耳邊澗水鈴鈴響，
眼界峯巒個個低。
我是九霄雲外客，
隔林花鳥莫驚啼。

這首詩寫得通俗易懂，而且使我們遊覽的人，也覺得頗切此時此地的景色。

疑是銀河落九天

白雲洞的瀑布是頗為壯觀的，這裏有「飛流千尺」、「曲水流觴」的風景，旅客們多在這裏休息，或靜聽流水聲，或遠遠欣賞「疑是銀河落九天」的瀑布，這裏幕天席地的談心。一位朋友告訴我們，雲泉仙館從前是供奉呂洞賓的，現在小雲亭右旁還有試劍石的遺迹，相傳呂洞賓曾在這裏試劍，一劈就把一塊大石斫開兩截呢！

在鑒湖之南，就是第二洞天；由「白雲深處」直入，就是第三洞天。這裏一帶很多風景名勝和亭台樓閣，真是遊覽不盡，而「白雲洞」最值得細遊一番，因為它被稱為西樵山精華所在。我們從「曲徑通幽」這個地方穿崖而上，頗為奇險，到達逍遙台後，俯視田疇，眼界為之一開。清代詩人袁子才（枚）曾到西樵山遊玩，最愛這裏一帶的風景，曾寫過一首長詩來描寫，當中有說：「冒暑游西樵，為訪白雲洞。渡過兩危橋，迫仄不容輊。將身學螻蟻，行曲穿石縫。絕壁飛泉奔，激怒聲如哄，其下鑿曲池，流觴借水送……」詩人的描寫是相當真實，而又生動的。白雲洞有二十四景，其中較著名的是「曲水流觴」、「長嘯」（即「逍遙台」）、「古井流丹」（即「長生井」）、「華蓋觀瀑」、「鑒湖印月」、「擁翠評花」（即「擁翠亭」）等等，附近有些現在已不復存在了。

西樵山的逍遙台（速寫）　胡根天畫

席芳草而臨清流

西樵山有湛子講學岩，在大科峯附近，明代著名學者湛甘泉（若水，增城人）曾在此處建書院講學，現院址已毀，但九龍岩上還有「湛若水衣冠冢」，是他的弟子建立來紀念他的。此外，還有康有為讀書處。大家都知道，康有為與梁啟超是戊戌政變的領導人物，他隱居在西樵山白雲洞大約是光緒五年，那時他不過是二十多歲。康有為對西樵山也有好感，他曾叙述當時狀況說：「時或嘯歌為文，徘徊散髮，枕臥石窟瀑泉之間，席芳草、臨清流，修柯遮雲，清泉滿聽，常夜望彌月不睡，恣意游思。」他出山之後，就鬧起當時有

苗竹山上一村莊

王方

一個風和日暖的初秋下午，我們訪問了坐落在閩北山區苗竹山上的南平市郊西芹公社的后坪村。從西芹到后坪雖然只有二十多華里，但山道懸崖絕壁，直插青雲，當我們爬上海拔一千多公尺高度時，一眼望去，山路兩旁盡是密密麻麻的杉、松、竹林。走進密林深處，頓時感到全身涼爽舒適。俯視山腰，朵朵白雲在半山飄蕩。好客農民，高興地告訴我們：幾年來，后坪村面貌大改變，過去每年缺粮八個月現在變成了餘糧村，林、牧等副業生產也不斷迅速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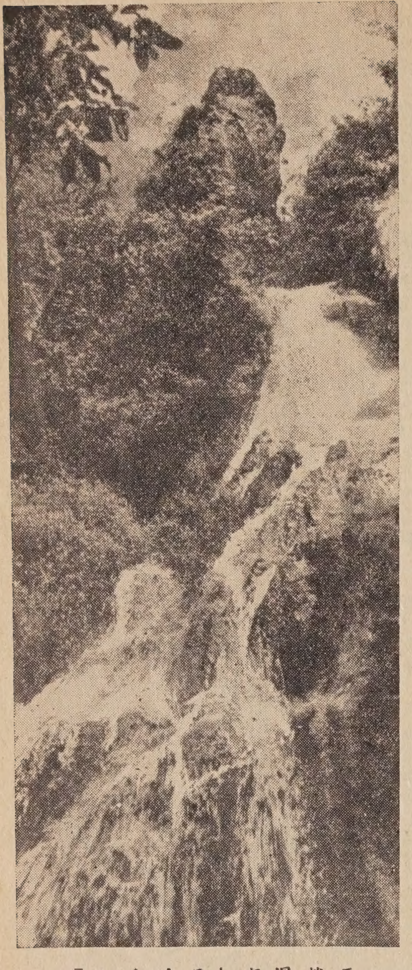
走近山村，他指着，左面高山峻嶺的墨色雜木林中，露出的一座嶄新的樓房。自豪的說：「你們看，那是我們苗竹山上的夜明珠。是建成不久的水力發電站」。在這海拔一千四百公尺高的苗竹山主峰上修水電站，不能不算是一大奇蹟！它是英雄的后坪

一定進步意義的戊戌政治改良運動了。

我們登大科峯的時候，經過很多村落，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這是西樵山的一個特色，許多名山都是很少村落的。到雲路村附近，就有李子長之墓。李是順德人，明代著名畫家，操行廉潔。相傳他以畫貓專長，所畫的貓栩栩欲生，老鼠見了也要驚走。西樵山有許多歷史人物的坟墓，一時記叙不了。但是，「偉大馮夏威墓」却值得介紹。馮夏威是個華僑，南海沙頭鄉人（近西樵山）。他目擊清政府媚外，壓迫華僑，奔走呼號，沒有效果，他憤恨之餘，在上海自殺。後來，華僑人士爲了紀念他，便建坟墓於此。

杜鵑花發杜鵑啼

說到古古怪怪的東西，在西樵山也有不少，例如「無葉井」「煎燶鯽魚」「五百年老桂樹」等，好奇的人都免不了要看一看的。我覺得西樵山上的杜鵑花，却值得在這裏提一筆，因爲它點綴風景，爲名山生色不少。屈大均（翁山）詩人很喜歡欣賞它，在「廣東新語」裏曾介紹說：「杜鵑花以杜鵑啼時開，故名。西樵岩谷間，有大紅粉紅者，一望無際。」此外還以詩咏之：「子規（按即杜鵑）魂所變，朶朶似燕支；血點留雙瓣，啼痕漬萬枝。」這也算是寫杜鵑花的一首好詩吧！



西樵瀑布「飛流千尺」

人民向自然鬥爭取得勝利的象徵。

這個村一千多畝梯田有三分之一經常缺水，但這裏既沒有溪流，又沒有瀑布山泉，許多青年社員提出興建水力發電站，既可引水灌田，又可用電力加工粮食，還能解決照明問題。公社化後，解决了人力物力的困難，當時曾召開了一個老農「諸葛亮」會，第二天分頭翻山越嶺，終於在離村廿華里的朦朣洋高峯峽谷裏找到了兩股水源。山高路遠，開渠、挖土方都有困難。經過研究，决定利用四千五百多根毛竹，接成總長四十八華里的竹水管，用雙排毛竹筒把朦朣洋山上的水源引到了后坪村。引水途中又碰到了一塊大岩石擋住了去路。當時沒有炸藥，於是又有人獻計用水火夾功，把木頭架在岩石上燃燒，熊熊的火焰把岩石煉紅後，馬上潑進冷水，只聽「畢畢剝剝」的聲響，岩石裂開了幾條縫。他們掄起鐵錘，揮動洋鎬，插進鋼釺，敲的敲，挖的挖，岩石被分成小塊滾下山坡。他們用雙手戰勝了建站中所遇到的困難。水電站建成後，永遠結束了這古老山村用竹片、油松照明的歷史，家家戶戶都裝上了電燈，用電力加工粮食，使三百多畝的旱地變成了肥沃的良田，糧食獲得了大豐收。

剛走進村，我們就被一種欣欣向榮的景象吸引住了。一片茂密的森林圍繞着村子裏，學校、畜牧場、糧食加工廠、竹篾加工廠和一座座新建的房屋，星羅棋布；馬達聲、機器聲伴和着廣播站傳來的歌聲，劃破了山野的寂靜。時近黃昏，幾百盞電燈把村莊照得如同白晝。這時從田間勞動回來的三五成羣的社員，簇擁着我們走進了集體食堂。炊事員帶着口罩，穿着雪白的圍裙，正在忙着給社員端菜，只見一張張方桌團坐着一家老少，今天眞巧，正趕上社裏農忙加菜。每一桌上擺着紅燒肉、香菰鷄蛋湯、鴨肉和小白菜。有的社員自己還燉了馳名全國的「后坪號」白筍乾、糍粑、米粉。農民劉相華笑瞇瞇地對我們說：「香菰、白筍都是我們村裏生產的，我們每家每戶平均有十隻鷄鴨，一頭多的毛豬，這些菜不要花一文錢。」

「嗆，嗆……」學校裏的鐘聲響了。不久，我們看見三三兩兩的男女老少，哼着歌，挾着書本，擁進了學校。學校裏有圖書室、衛生室、幼兒園，還有俱樂部等。十多盞電燈把幾個教室照得通亮。每個教室都擠滿了社員。有的看報，有的在讀書，有的寫字。老社員劉忠旺感嘆地對我們說：「這一輩青少年、兒童眞有福氣，天天無憂無慮地在學校讀書。想我們后坪村父、祖三代睜眼瞎，嚐盡了不識字的苦。有一次，爲了一封信，跑了廿多里路到西芹花錢求人代筆」。陳家信過去一字不識，現在已認識了二千多個字。他有三個兒子，最小的兒子在村裏小學唸書，第二和大兒子已在南平唸中學了。他的老婆每天晚上都到民校學習，一家都成了有文化的人了。全村學齡兒童都進了學校，百分之九十七青壯年都掃除了文盲。

從學校裏歸來的路上，碰到了貧農社員廖永生，他滿臉笑容的邀我們到他家裏坐坐。他家也是電燈通明。大房間裏，擺着大衣櫥，一張紅漆的桌上，放着熱水瓶、茶杯，還有一座圓形新式的三條針鬧鐘。床上的被褥、蚊帳全是新的。屋裏收拾得乾淨利落。廖永生一家六口人，在舊社會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是最貧困的一戶。解放後，他分得了土地、竹山，勞動積極，收入年年增加。公社化後他生產積極性更高了，收入增加更多了，生活愈來愈好。幾年來，新添了棉被、棉衣、羊毛衣等二十多件，在信用部還有了四百五十元存款。他自己還戴上了手錶。他興致勃勃地談着家常。天已不早，我們怕躭誤了他的休息，告辭了主人。

入夜後，十多個上了年紀的社員坐在食堂門口兩邊的走廊上說古道今。劉華相詼諧地對老社員劉乾錦說：「今天是七月半，爲什麼不去點香燒紙送鬼？」「新社會誰還相信那一套。」劉乾錦怪難爲情的回答說。原來劉乾錦做過道士。在解放前，每逢有人生病、死亡，大家都去請他趕鬼驅病；每逢初一、十五，發動大家燒香拜菩薩。解放以後，村裏設立了保健站，有人生病都去請醫生治療，人們相信人定勝天再也不迷信鬼神了。此後，劉乾錦道士也改了行，由於他積極勞動，事事帶頭，他還曾被社員評上勞動模範。過去當地群衆要想娶個媳婦是非常困難的。這裏流傳着：「有女不嫁后坪漢」，「賊來不偷，要飯來不討」的窮山溝。現在年青人愛上了這個山村，新婚夫婦陳士旺和劉合妹在結婚典禮上，笑着告訴大家關於他們的理想，他們要用自己的雙手改變着這裏的面貌，使它更加富庶，幸福！

夜深了，「隆隆」的馬達聲、機器聲還在轟鳴。我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今天我們在后坪村區留了半天，耳聞目見的每一件事，每一個數字，每一個普通社員，都使我們深刻地感到，解放後僅僅十一年，后坪人民用自己的雙手，辛勤勞動，已從根本上改變了舊日的落後窮困面貌。這是一個多麼巨大的變化啊！

印尼華僑亞九伯的一生（三）

耶戈

亞九伯住的地方到鎮上有二十里地，對他來說，這一點路不算什麼回事。可是現在，他有了心事，一晚沒有休息，脚瘦手軟，越走路就越長，從清早出發却到中午才走到。

這一天，鎮上似乎也出了什麼大事。平時是熙來攘往，人烟很盛，舖門大開，要什麼有什麼。現在却都是人迹稀少，門戶緊閉，像是剛剛遇到兵災疫禍。

「那是爲什麼呀？」

亞九伯心急意亂的在大街上加緊脚步走。

他遇到一些武裝士兵，這是平時不大常見的，他們橫提着槍，盯着閃光的怒眼，好像和什麼人都過不去似的，隨時都要開槍射擊。在街上，又停了不少軍用車，車上已裝滿人，全是中國人，他們擠成一團，炎熱的陽光像毒蛇的舌頭煎熬着他們。

亞九伯心中有事，什麼也不管了，他一直朝着朱亞四的亞弄走去。可是，正如他所看見的所有中國人舖子一樣，朱亞四的亞弄也一樣門戶緊閉。他敲着門，沒有人，用力敲也沒有人，大聲叫也一樣，他急了，用盡了氣力來叫……

一個武裝士兵向他衝過來大聲叱喝着：「幹什麼？」

亞九伯也顧不了人家的槍口快已碰到他的胸膛，他說：「我找朱亞四。」

「什麼朱亞四，沒有人了，走開！」

「他們不是住在這兒嗎？」

「全趕走啦，老頭！」

「啊！」亞九伯眼前一陣昏黑，他跌落在地。

這個士兵說的倒是老實話，從昨晚深夜起到現在，這個用中國人血汗開闢出來，由於中國人的苦心經營而繁榮起來的市鎮，有將近八、九十家中國人，在新條例下已被分成三批趕走。現在，這些有勢力集團正在逐戶的勒逼第四批人，也是最後一批人上集中營去。

亞九伯在朱亞四舖前喘息着，他想走却走不動，又怕人家用槍托來打他。一個月前，他還曾到過這兒，朱亞四笑口迎着他，朱亞四女人還特地給他做家鄉菜，說：「老伯，能吃就吃多點。」一個月時間像轉了一眼那麼短促，外面的世界却變的這樣大，誰想得到？他用昏花老眼望着街的那一邊。

……在死般寧靜的街上，新的事件又發生了：有一些中國人，從他們四代居留的家被趕了出來，男女老幼全有，武裝士兵要把他們趕上軍用卡車。有個婦女披頭散髮，哭着要奔回自已的家，她用嘶啞的哭聲叫着：「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家裏！」他的企圖沒有成功，她給那些武裝士兵抓住。她用手摑打，用口咬，在地下打滾，她哭，嘶啞的叫：「我不能離開這兒呀！」其他被廹上車的人也拒絕上車。那監督武裝迫遷的軍官急了，他下車命令對這個「有意抗拒」的婦人狠狠的「處罰」一下，因此，進攻便開始了，有人抓着她的頭髮朝車上拖，有人抬起她的手脚，像抛一袋什麼東西似的抛上車去。她尖叫着，想從車上爬起，跳下來，但車已經開了。……

亞九伯用手蒙住眼睛，淚水把他濕滿了，他想起朱亞四和她的女人，也許是用同樣方法給迫走的。他傷心的拄起拐杖，一步有如千斤重的走出市鎮。……

要走完這段回頭路，在這種情形下，對他是更加艱苦了。他一步一步的移動着，有如要移動兩座大山。在一日之間，他似乎已老上十年二十年，耳聾，眼睛也完全昏花。有幾次他差不多要和在公路上奔馳的貨車相撞，車來了，他看不到，汽笛叫了，他聽不到，司機煞住車伸出頭來駡：「老頭，想死了！」他也一樣惘無所知。

熱帶的風雨就像變戲法一樣飄忽無常，來無踪去無影，一會是陽光明麗，一會却又烏雲四佈，大雨如千軍萬馬的襲來。一陣暴雨襲來了！

亞九伯沒有感覺，他照樣艱苦的、蹣跚的走着。

天黑了，更深了。荒野是一大片墨黑，但亞九伯照樣的走着，他用不着燈光來指引，用不着認淸方向，這條路他走了幾十年，他那粗大的脚板幾乎和地面的每一撮泥土，每一塊石頭都磨擦過。走吧，走吧，也許這是最後的一次，也許……

半夜時分，亞九伯才摸到自已茅棚，他推門進去，沒有點上燈，沒有用上飯，爬上那用兩塊破木板湊成的陪伴了他幾十年的床，他躺下，沉思又嘆氣。他睜開眼，但什麼也沒看見，只是一片黑暗，黑暗！……

第二天，在亞九伯的茅棚前，照樣有過往行人停止歇脚，但是亞九伯的亞弄却門戶緊閉，有人在悄悄談論：亞九伯也在

一個老僑眷的晚年生活

高方

汕頭市郊達濠葛州，是個著名的僑鄉，這裏歸僑僑眷中，最受人關懷和尊敬的要算新加坡僑眷黃永雨老人了。

俗語說「人生七十古來稀」，黃永雨老人今年已經九十歲高齡，身體還是滿健康的，聽說還能跑五、六公里的路到達濠看戲，眞是養生有術。帶我去訪問的是僑眷張祥就老先生，他也已經七十一歲了，是個熱心公益事業的老人，葛州華僑俱樂部，就是經他籌辦與建的，他又是個健談家，談起話來眉飛目笑，滔滔不絕。這位與黃老有數十年老交情的老人，告訴我說，黃老獨自一人住在葛州，三個兒子和媳婦孫兒等都僑居在新加坡。我聽後担心地問，黃老那麼大歲數了，兒孫都在海外，誰來照顧他呢？我的嚮導聽了我的話，哈哈大笑地說：「家鄉到處是親人，還愁沒人照顧？」他告訴我，去年黃老病倒，生產大隊的負責人便忙着請醫生，還特地派專人去照顧他，一直到病體痊癒。在平時，大隊當事人也經常去探望他，爲了照顧老人飲食，給他專門安排伙食，一日三餐都送上門去，而左鄰右舍的也熱心去照顧黃老。張老自我介紹說：「我就是一天要去幾次的人，要說我去照顧，不如說去玩，坐談坐談，其實老人身體挺健壯的，也不必怎樣去照顧，他在家裏是閒不住的，一天到晚都在鄉裏蹓躂，一年四季，除了冬天特別寒冷外，數十年來至今還堅持洗冷水浴呢。」

追還了？看來又不像。

第三天，那輛「電單車」的響聲又來了，他是負了使命來向亞九伯下最後一道命令：立刻就遷移，不然將以武力對付，但他和所有過往人一樣，所見的「亞弄九」却是門戶緊閉。他懷疑也許他遵命搬走了，看樣子又不像，便用手敲門，沒有答應，他又想：也許他在裝死，想混過這一天。好，給你點顏色看！他提起脚來，用力一蹬，門應聲開了，他怒氣冲冲的向那陰暗、潮濕的小屋衝進去。

屋裏什麼都和從前一樣，但是亞九伯不在了，他能到那兒去呢？他正待尋找，無意中和一件什麼東西碰上頭，他抬起頭來，亞九伯正懸在屋梁上，對他瞪着眼，吐出長長的舌頭，在那干瘪的胸前掛着那塊小木牌。

他驚呼一聲，魂不附體的返身就跑。

亞九伯，這個被印度尼西亞有勢力集團當作「殖民主義殘餘」來消滅的老人，的確是被消滅了，他在他從鎮上回來的那天晚上，用了一條麻繩，結束了他苦難的一生。（完）

和歸僑張增合一夕談

方文　向華

這是一個寧靜的夏夜，兩陽縣紅五月農場裏，孩子們歡樂地過了一天，已經酣然入睡。在樹影婆娑的宿舍走廊上，我們和新近回國的印度尼西亞歸僑張增合夫婦納涼談心。

張增合一家九口，是今年四月間從印度尼西亞西爪哇展玉回來的。他在展玉縣屬下的新棠拉也鎮經營小商業，是印度尼西亞的七代僑生。

張增合拿出一大盤菠蘿招待我們。這是農場出產的，他愉快地和我們談着在農場的幸福生活。

張增合一家住在整潔的磚瓦平房裏，他說：「左右兩邊都有溪流，天天到河裏沖涼，眞方便，對我們華僑來說，這是最適合的。」他的妻子補充說：「你看，這裏屋前屋後還種了不少木瓜哩！」

張增合告訴我，回國以後，體重比以前增加了五公斤。他說：「回到祖國後，政府和農場對我們都很關懷，有問題大家一起來解決，生活過得稱心如意。集體勞動很愉快的，例如，在剝玉米時，一大堆玉米，你講個笑話，我講個故事，一下子就剝完了。」心情舒暢，勞動愉快，他體重也就顯著增加了。

張增合分配在農場的汽車隊工作。他是第一批到紅五月農場的歸僑領隊，樣樣勞動積極帶頭，不出車時，就什麼工作都幹，他還參加農場基本建設，他興致勃勃地整地、運磚、搬木材……他從前未挑過担，現在也學會了，能挑起幾十斤沙石走短路。他說：「我多挑一担沙子，就是給祖國建設多出一把力。」

張增合一家人，在政府的關懷下，各得其所。妻子梁碧英分配在厨房做炊事工作。四個孩子三個進了農場的小學補習班，其中十二歲的張秋蓮和七歲的張秋麗，歌唱、舞蹈都還不錯！到達祖國口岸後，在湛江專區接待機構舉行的歸僑聯歡晚會上，她們曾經登台對着一千多觀衆演唱。歸僑們在農場歡度「五一」國際勞動節時，她們又再登台唱歌跳舞，活潑異常，博得好評。她們的學習也是認眞的。有一次，我們在張增合家裏坐談的時候，七歲的張秋麗就坐在我們的桌旁，一心一意，一筆一劃地在練習寫字。

自小就寄居在張增合家裏的外甥譚漢西、譚月妹，來到農場以後，也獲得妥善安置。譚月妹担任華僑小學的教師，這工作對她頂適合，歸僑小朋友們在「五一」晚會上表演的唱歌，舞蹈節目，就是她負責教導的。最近，她還到縣城的小學實習。譚漢西這個年輕小伙子，在海外就會開汽車，這次農場分配他在汽車隊工作，最近，他同其他幾位歸僑到縣城去參加行車考試，據說成績還不錯。

張增合的七十歲老母親潘美蘭，在農場過着舒適安閑的晚年生活。她回想起過去在國外那種終日惶惶不安的生活，越感到祖國大家庭的幸福和溫暖，難怪老大娘終日笑盈盈。最近，老大娘閒不住，除了照料小孩子之外，又在屋側開了五、六畦地，種上青菜、辣椒，還打算飼養些小雞哩！

張增合一家幸福生活在一起，吃飯時坐了滿滿一圓桌。他說：「在印度尼西亞，爲生活奔忙，難得有一天是全家坐在一起吃團圓飯的。」

最後，我們把話題轉到中印（尼）人民的友誼。張增合說，他一直懷念着許多在印尼獨立運動時共同鬥爭以及長期共同友好相處的印尼朋友。

張增合告訴我們，在印度尼西亞獨立運動時期，他曾經冒着生命危險，担任游擊隊的後勤工作，管理財務，輸送糧食。在共同鬥爭中，他和很多印度尼西亞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獨立後，印度尼西亞政府曾經頒發一些獎狀給他。

張增合還拿了兩張照片給我看，一張是張增合在哥沙西家裏作客一同吃飯時拍攝的，一張是張增合同哥沙西等印尼朋友假日爬山，在山脚下的合照。這些生活照片，已經成爲張增合珍藏的紀念品。

張老告訴我，黃老的第三兒子，今年四月間特地從新加坡回來探親，還打算要帶父親去新加坡同住，後來看見大家都像親人般關懷他父親，而黃老也不願意去飄洋過海，才放心回新加坡去。

談談說說，我們不覺來到黃老的家，這座小房子，建在小山坡上，清潔雅緻，空氣新鮮，門前綠樹成蔭，蟬兒在樹上歌唱。張老走了進去，不一會出來說：「不在，不用說又在『擺茶會』了。」他用手指着，我隨着張老的手望去，在一棵大榕樹下，幾個人圍在一起，在煮工夫茶，一位老人低着頭在煽爐子，張老叫了聲：「黃老，汕頭有客人來看你。」老人翻轉身，抬起頭，與我打了一個照面，我不覺啊啊一聲，在我印象中，九十歲的老人一定是白髮蒼蒼，老態龍鍾了，然而站在我面前的是兩眼炯炯有神，聽覺靈敏，粗短的頭髮黑白滲半，唇下有一撮鬍子，赤着上身，穿條黑綢短褲，簡直像六十左右的人！

讓坐後，我們便邊喝工夫茶，邊天南地北地談起來。我說：「黃老身體眞健康呵！」他幸福地笑了，連說：「託福，託福！」老人告訴我，說他經歷了好幾個朝代，在舊社會受過苦的，在舊社會裏民不聊生，莊稼十種九不收，新社會，年年太平，人民過着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田園一片茂盛，歲歲豐收。黃老對我說，今年春，他和張祥就等幾位老僑眷，自動組成一個「參觀團」到達濠去參觀工廠、企業、學校，還參觀了青州鹽場，漁區和水庫，甚至爬上了高山，到青雲岩名勝遊覽，他說：「參觀眞有意思，老躲在家裏，就不知道我們祖國變得怎樣美麗可愛了。」我問他：「您老跑那麼多路不疲倦嗎？」他笑着答：「有機會還要到北京去遊覽呢。」說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西瓜和木瓜

丁芝鈞

纍纍的木瓜成熟了

瓜的種類很多，既可生食，又可熟食的，則沒有幾種；在這幾種之中，比較為人們所嗜好的，我想要算是西瓜和木瓜了。

西瓜。

西瓜是葫蘆科一年生蔓性植物，莖長葉大，夏日開小黃花，花後結成漿果，成熟採摘，小的一二斤，大的一二十斤。

我們平常所見的西瓜，在形狀上一般是圓形，但也有橢圓形、長圓筒形的；在外皮顏色上一般是花斑和白色，但也有深綠色、淡綠色的；在瓤肉顏色上一般是紅色，但也有黃色、白色的；在種子顏色上一般是黑色，但也有白色、黃色、褐色、赤橙色的；這是因為品種的不同之故。

西瓜的栽種歷史已有四千年了。它起初生長在非洲南部炎熱的卡拉哈里大沙漠和納米布大沙漠中，後來經過埃及農民的人工培植，才逐步地傳播到歐洲、東南亞和世界各地。我國開始栽培西瓜，據說是在五代時候，那時有個郃陽縣令胡嶠，他從回紇（即新疆一帶）得到西瓜種，移植內地，由於人人愛吃，很快就繁殖起來，遍及全國。人們當時還不知道這種瓜叫什麼名字，只因它來自西域，所以就把它叫做西瓜。這也是西瓜名字的由來。除了這個名字之外，醫書上說它性寒，所以又叫寒瓜。

由於西瓜的祖家在非洲沙漠，所以它生成了一副適於沙漠氣候的習性。這些習性至今還遺留在它的後代們的身上。

你知道西瓜為什麼生成圓形的嗎？它成熟後瓜柄又為什麼馬上就枯萎了？在我還沒有說明這些問題之前，我得首先說一說植物傳播種子的方法。一般植物是依靠動物攜帶和利用風力、水力傳播種子的。西瓜正好綜合了這幾種傳播方法的優點。它把果實生成圓形，是為了便於滾動；它於果實成熟後瓜柄馬上就枯萎，那是為了創造脫離母體的有利條件。我們知道，沙漠裏是常常刮大風的，雨季時候也常常會有洪水的，當風一吹或洪水一冲時，枯萎的瓜柄一下子就折斷了，於是圓形的果實便駕着狂風，在一望無際的大沙漠中滾動前進，或者隨着洪水漂向遠方，到外地去落戶了。這就很明顯，西瓜之所以生成圓形和成熟後瓜柄枯萎，那是因為繁衍子孫的原故。

我們很愛西瓜的清甜多汁，一個西瓜所含的水份，大概在百分之九十，最高的可達百分之九十八，這在瓜果中是首屈一指的。然而，你可知道，西瓜為什麼這樣多汁？是它天生出來讓我們人類享受的嗎？我想不會是的，它之所以生出如此多汁，還是為着它自己的傳宗接代設想。因為當西瓜被風吹到新的地方而腐爛後，種子與水分就一齊遺留在地中；或者當野獸在啃西瓜時，一些種子與水分就順着口角流到地上；這時候種子就借着母親所贍送的乳汁，立即萌發生長了。假如不是這樣，沙漠氣候如此乾燥，又怎可以順利地繁

八十多歲的維吾爾族老大娘第一次看到這樣大的西瓜

福建橄欖

福新

橄欖是我國南方的特產，原產海南島，廣東其它地方以及福建、廣西、西藏等地也都有出產。

福建閩江兩岸，生長着許多高大的橄欖樹。冬天它仍然一片葱綠，果實纍纍。宋人梅堯臣有「南國青青果」的詩句，所以橄欖又名青果。

福建的橄欖，按其果實的形狀和色澤可分為三種：

一、「檀香」橄欖，果皮呈碧綠色，果實較小，玲瓏可愛。果肉脆而有香味，是橄欖中的上品，多趁新鮮時外銷。

二、「豬母」橄欖，個兒大，果皮呈黃綠色，果肉畧苦而澀，經過加工以後，叫做「福果」或「大福果」，以福州賽園蜜果廠的產品最著名。

三、「長管」橄欖，呈黃綠色，果實長而尖，味淡而澀，是橄欖中的下品，當地人多用作鹹橄欖。

在閩東一帶還有把新鮮橄欖和上鹽、生羌或辣椒，連核一起搗碎，製成「橄欖鹽」可作早點的小菜。橄欖鹽的精製品以泉州源和堂蜜果廠的產品最著名，據說有祛暑的功效。

橄欖樹成長較慢，故有「桃三李四橄欖七」（指從培植到開花、結果的年限）的說法。果農都用接枝法來繁殖「檀香」良種。

即使是上等的檀香，當你一開始嘗到時，也稍微有一絲苦味。但是，過一會兒就苦盡甘來，滿口生香，餘味無窮。明人王元之說，橄欖如「忠言逆耳，亂乃思之」。因此，它得到了另一綽號——「諫果」。

橄欖是一種水果，也是一種藥物。一般的說，橄欖有生津止渴的作用，口含或

殖？

　　再說，第一個嚐到西瓜美味的，也不是我們人類，而是沙漠中的野獸。牠們吃西瓜比我們人類早得多，在很早以前，牠們就拿西瓜來充飢或當作飲料了。漫遊非洲的李文斯樂就會經寫道：「那時各種不知名稱不勝枚舉的動物都吃飽了西瓜，眞正的森林之王——象和犀牛，都在痛飲西瓜的汁液。還有各種羚羊、獅子、狼、豺和鼠也在大嚼特嚼；牠們知道，這是恩賜給牠們的禮物。」

　西瓜除了多汁之外，還甜，因爲在它的水分之中含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醣類，這種醣類是由蔗糖和葡萄糖混合而成的。不過，瓜未成熟，含糖率較低，不甜；成熟了，醣分增多，才甜；成熟過度，瓤綿肉糜，又不好吃。所以，收穫西瓜時，一定要適宜。但若在栽植時施以適量的磷質肥料，則可增加瓜的甜味。

　　西瓜也含有豐富的維他命和磷、鐵、鈣以及脂肪、蛋白質等等，因此它的營養價値很高，夏天一瓜在手，不只可以消暑解渴，而且還能增進健康。

　　我們吃剩的西瓜皮，常常是丟棄不要的。這實在可惜，若把它洗淨切絲和火腿、肉片一起炒，做菜吃，味亦甚美。同時，也有人把整個西瓜切去頂蓋，挖去內中瓜瓤，放進鷄或肉及調味品，再把頂蓋蓋好，用鍋燉爛來吃，就如我們吃冬瓜盅那樣。據說其味淸芳可口，不下於冬瓜盅。

木瓜

　　木瓜和西瓜一樣，可以生食，也可以熟食。生食的木瓜，必須熟透了，瓜肉呈深黃色，才好吃。不然，瓜尙未成熟，皮青肉白，不只不好吃，而且難吃，因爲其肉不韌，太硬。但這時的木瓜，可以煑熟來吃，煲湯炒炆均宜，味亦甚美。

　　在我們鄉下，婦人生了孩子，多用木瓜和花生、豬脚一起煲醋來吃，據說有利乳的作用。此地却很少見。

　　就廣東來說，產木瓜最著名的，要算是廣州河南舊嶺南大學一帶（即現在的中山大學），故水果店擺賣木瓜，不論其是否產自嶺南，亦總標上「嶺南木瓜」的字樣，以爲招徠。昔時我在廣州讀書，有一位中學時的同學亦在嶺南大學讀書，有暇我常去找他，自然也嚐到了嶺南木瓜的美味。嶺南木瓜個子肥大，瓜肉特別厚，從樹上摘下來吃（到嶺南去吃木瓜的人，多半是到園子裏去買新鮮的來吃的），的確別有風味。尤其是那股淸甜的味兒，吃後很久仍覺齒頰留香。

　　木瓜除了吃之外，還可以當藥用。它含有木瓜酵素，入到胃裏能分解蛋白質，對消化不良有很好的治療效果。據說，民間亦有這樣的一條驗方，用木瓜樹（雄性的尤佳）煲瘦豬肉，能治療肺病。

　　木瓜是薔薇科落葉灌木，單幹，幹高六、七尺，春天開花，花先發而後葉生，到一定時候結成橢圓形果實，那就是我們所吃的木瓜了。

嚼嚼後，能化痰止咳。能治因咳嗽而引起的喉痛。古代有的醫書說，橄欖能治一切魚鱉之毒。沿海漁民在煮河豚時，也常在鍋裏放上幾粒橄欖，據說能去毒。還有一說，橄欖能治白喉症。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裏也曾提到，當魚刺卡住嗓子時，用橄欖熬湯喝了就會好過來。閩東一帶還有人用橄欖樹葉熬成的汁醫治因生漆而引起的皮膚的紅腫，頗爲應驗。

　　在盛產橄欖的閩江流域，人民對橄欖的感情也顯得格外親切。在日常談話中，經常聽到用它來打比方，例如：用「橄欖串」來形容幾個朋友的要好。在福建民歌裏，橄欖出現的場合特別多，例如：

一粒橄欖兩頭尖，
我們幹勁衝破天。
玉帝趕忙降聖旨，
詢問諸位老神仙。
齊天大聖連聲嘆：
農民力量大無邊。

哈密瓜的家鄉

林椿

　　我們從蘭州坐火車，一進入新疆，天山便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可是，一到了哈密，看到的是天山山脈向東延伸的喀爾里克山和巴庫爾山，平均高度在三千米以上，終年積雪的高峯，則在四千米以上。從低處北望天山，雪光爍爍，迤邐千里，有如銀屛，和山麓一望無際的灰黃色戈壁沙漠，成爲鮮明的對比。

　　一路上，我們都盼望火車快到哈密。當火車快要到達哈密時，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美麗的綠色城市，從遠處看不到房屋，也看不到城市密密麻麻的電杆，冒出樹叢的只有那些粗大的烟囱。

　　從地質構造上說，哈密是中生代以後形成的一個巨大的拗陷的船形盆地。由於東南面距離海洋過遠，太平洋的濕潤空氣難以達到，而它的北面又有高聳的天山阻截了從大西洋吹來的微弱的氣流，所以氣候乾燥，幾乎終年無雨，農作物全靠天山雪山和地下泉水灌漑。這本來是很成問題的，然而爲什麼它却是個綠色的城市，田野裏又長着很好的農作物呢？

　　原來維吾爾農民們，爲了解決水的問題，修建了幾百道坎兒井、渠道和水庫，人們充分利用了地下泉水和溶化了的雪水。年來農作物長得很好，糧食已經自給有餘，還大量種植馳名的哈密瓜，和小麥、高粱、玉米、向日葵、棉花；畜牧業也很發達，草地上到處是羊群。

　　這裏的礦產資源也很豐富，近年來隨着工業建設的飛越發展，許多埋藏在地下的礦藏，也被採掘出來了。

　　你如果見到當地維吾爾青年男女，他們會爭着誇耀自己的家鄉：「你們看看，我們的家鄉多麼美麗呵！」

　　在哈密車站，一位老哈密朋友告訴我們說：這一帶原來是一片野草叢生、野狼出沒的荒原，離開縣城還有七華里，中間空蕩蕩的，來往眞不方便，起初，有些人覺得很奇怪，爲什麼把車站修建在這兒呢？現在，一條寬濶平坦的公路直達縣城，公路兩旁建起了哈密飯店、郵電大樓、評劇院、書店、百貨商店，和縣城連成了一片。他緊接着說：千百年來，哈密一直號稱東疆重鎭，但在一九四八年，還只有八千居民，破落的小土房，街上行人寥寥，冷冷清清，根本不像一個重鎭。如今已經變成一座有十三萬人的工業城市了，在城北的曠野上出現了成群的工廠；在傳說是孫悟空當年豎起「齊天大聖」旗幟的花菓山旁，也建起了招待所。

　　我們一到了哈密大街，看到的是川流不息的客車、載貨汽車，人流熙熙攘攘，天山哈薩克牧民，昂首大步地進出百貨商店，選購他們喜愛的物品，姑娘們選購的大多是花紗布、化妝品；主婦們則選購各種食品、糖果、磚茶等。

　　老哈密朋友又告訴我們說：「要是你們是星期日或假日裏來，你們會看到青年、學生在奔向電影院、戲院、書店，和人們在奔向公園、體育場、文化棚，到處都擠得水泄不通呢。」

　　我們來到這裏，正是哈密瓜上市的時候，因此得以大吃又香又甜的哈密瓜。老哈密朋友又告訴我們：近來，哈密瓜已發展到六個品系，幾十個品種。按顏色可分白、黃、黃綠、墨綠等色；按外形可分網紋和非網紋兩大系統，但一般都是按它的成熟季節分爲夏瓜和冬瓜兩大類。我們現在所吃的，就叫做夏瓜。各種哈密瓜味道各有千秋：有的芳香撲鼻，甜如蜜，香如梨；有的鬆軟多汁，入口後就化成甜水。一般哈密瓜是皮粗肉厚，含糖極多，把它切成薄片，曬成瓜乾，別有滋味，存藏十多年不壞，而且越久，滋味越好。

　　老哈密朋友，最後更加高興地告訴我們說：由於火車通到哈密後，這兒立刻變成了新疆鐵路和公路運輸的樞紐。火車每天從東北、上海、廣州運載着各種各樣貨物來。貨物到了這兒，就有上萬種的商品降低了牌價，現在一般日用品的價格和各大城市差不多；同時，火車也由這裏運載着石油、棉花、羊毛、哈密瓜、葡萄乾等到全國各地去。此外，目前鐵路正在迅速地向出產葡萄乾著稱於世的鄯善、吐魯番，以及烏魯木齊挺進。

椰風蕉雨錄（十七）

芒叟

割樹膠的季節

金水伯原本打算今早要到附近一個樹膠園去，爲了幫他的一個同鄉割樹膠。可是湊巧得很，昨晚夜落了一塲大雨，結果打破了他的主意。他呆呆的蹲在屋門口，不停地抽着土烟捲，嘴裏不時吸着，又望望天空。他自言自語地在詛咒老天，不遲不早，最糟糕是在動工割樹膠的前夕下雨！

原來，割樹膠是有一些竅門的，而最忌的就是下雨。一下雨，樹膠工人便宣告歇工，如果不是當長工的人，那就倒霉透了。因爲根據割膠的經驗，樹身潮濕是不能開工的。這差不多已成老規矩。因此，每逢在樹膠園將要採割樹膠的前一天，割膠工人是異常心焦的，眞是祈神拜佛也希望老天不要下雨。怪不得金水伯每當要幫人家割膠的前夜，他總是失眠的，有時半夜裏起身，走到屋子外面看天色，假如天色不大好，偶而有一抹低雲籠罩住山巴，那麼，他簡直急得跳來跳去，好像油鍋上的螞蟻一般。最氣人的事是：上半夜滿天星宿，一交了下半夜——剛在零晨一點左右，忽然落了一塲大雨來，這樣的雨，眞是有如千把利刀，刺痛了割膠工人的心！

通常，割樹膠工人們是要按照樹膠園的老例，在早上五點多鐘的時候，便要抵達樹膠園開工，因此，起牀時間必須提早在三點鐘上下。從早上五點開工，一直割到九點鐘前收工，整整的工時，至多不超過四個多鐘頭。我們不熟識內情的人，也許會覺得割樹膠的工作，多麼輕鬆吧，其實不然。在這短短的四個工時裏，眞有說不盡的辛酸。割樹膠工作並不是一樁輕而易舉的工作。普通一個熟練的割膠工人，在四個工時裏工作，大約可以爭取割三百株以下的橡樹，新手的工人，頂多只割得兩百株上下而已。如果工作率還不達到這個數字的話，那麼，工頭也老早會請你去「嘆世界」（解僱的嘲語）了。通常，一株橡樹每次大約可割得乾膠兩斤，有時可達三斤也不定。

割樹膠工作是有一定的方法：在一株橡樹的幹上，先選擇離地面三英尺上下的方位，用割膠刀劃了一個倒置的三角形，然後掛上一個細鐵罐，把流出來的乳白色的樹膠盛載着。看來這工作並不怎麼神奇的。不過，神奇的地方就是當你用刀子一劃的時候，用力要準確，刀子劃破了樹皮不能太深，又不能過淺；太深時，那株橡樹會因爲受傷而早萎；過淺時，樹膠流得不暢，收成最低，而且費時。故此，熟練的割膠工人，只須輕輕用力一劃，刀路便恰到好處，既不太深又不太淺。這項看來似是簡單的工作，實在就含有不少巧妙，這是他們用歲月和汗血積累而得來的經驗。據說，膠園的工頭是很利害的，假如你是一個新手的割膠工人，到膠園來工作，工頭會像麻鷹似的眈視着你的工作效率：他準會不厭求詳地檢查你的刀路，如果你的刀法還不合標準的話，那麼，到了出糧時，毫不留情地扣你的工錢。同時，你所割過的那些橡樹，每一株也登記在他的簿子裏，萬一，其中不幸有些是受了損傷而凋萎時，你的工錢可能全部扣光還不足抵償之數！在這樣苛刻難熬的情況下，沒有一個割膠工人不是提心吊胆地工作着。特別是新手，情緒越是緊張，工作速率就越是慢。有些新從「唐山」來的新手，爲着要吃飯，他們寧願受氣，屈辱一點也幹這行。

割樹膠工人的黃金時期是不長久的，因爲世情不佳，時局動盪，樹膠價格下跌，大好的樹膠園往往因爲成本搞不通，只好一任它荒廢，自生自滅。金水伯年青的時候，曾經碰上了那個黃金時期。據他說，那時候一個月做十五天工的代價，已勝過目前三個月的收入了。老年人總是愛回憶過去的事情，他常常對我絮述從前割樹膠的黃金時代……

我曾經到過附近一個樹膠園去溜躂，園子眞大，在裏面走了一兩個鐘頭，還是走不完的。橡樹的樹幹筆直參天，黛綠色的葉子，發出光油油的艷澤，只有廣東的大葉榕可以比擬它的茂密。我最愛到那個園子裏的那座「阿答」寮去乘涼，看守園子的是一對老態龍鍾的印度人夫婦，他們還養了一兩隻羊，空下來的時候，那老太婆便勤懇地榨羊乳。有一次，我在二月下旬左右，又跑到那樹膠園去玩，出乎我意外，橡樹葉都落光了，留下光禿禿的枝幹，活

詞之葉

楊柳枝

用溫飛卿韻八首

蛻園

行人不解戀空條，誰過章臺詠細腰？惆悵風前成獨往，忍令新月照平橋！

金井銀牀曲檻旁，疏梧剛襯一分黃，露凝睡起惺忪眼，雨滴宵來宛轉腸。

霜鏡新措影萬條，頻看綵鷁過平橋，紅朝翠暮今殊昔，那更臨波試折腰。

露點新涼浸瓦溝，低縈斜拂不勝愁，疏枝漸放西風入，燕子窺簾人倚樓，

餘霞映水水天西，不趁驕驄走大隄，惟有裙腰舊時路，至今香影伴萋萋。

葉垂重碧縷輕金，遙起淸商玉笛音，至今玳筵人易散，獨延涼月到樓心！

樓畔寒煙織翠重，池邊墜露冷芙蓉，可能聽過烏啼夜，並枕還聽到曉鐘。

盤龍將鏡莫辭頻，對影分明兩玉人，雲鬟未秋端自惜，倍深風絮惜殘春。

詞十五首

旡庵

水調歌頭（二首）

長日晝樓上，和淚慣箋天，對門花樹蟬響，淒切故依然。不共美人遊賞，尙想蒲漚淸興，快泛五湖船。風雨鎭如晦，野馬走荒烟。事難料，情不滅，恨誰捐。昂藏抵掌如鉅，野橫大河前。未信惟公獨健，且試推戈起舞，一笑斷千緣。賸有闘成筆，與汝賦哀篇。

麗日明郊郭，百騎擁征輪。醉頭扶起無力，惜別暗愁吞。十載先生几席，千古尉佗城闕，誰主北山雲，大地容伸脚，兒輩謾紛紛。五車書，胸爛熟，足經綸。吾廬俯仰豪氣，已奪萬千軍。何況鸞刀出試，尙有陽秋皮裏，肯負舊知聞。咄汝蒙莊筆，留與賦鵾鵬。

好事近

秋老瘦千山，山外夕陽紅活。魂斷十年潮尾，況小樓明月。水沉猶自裊殘香，細語古簾揭。驚聽玉階蛩韻，和亂絲叢笛。

惜紅衣

錦帳籠香，冰簾倚碧，雨風無力。問訊花期，歌尊共遊歷。天寬乍笑吹夢斷，江流千尺。淸寂，調舌晚禽，最春魂洋溢。飛詔浪擲，荒麓孤吟，城東舊詞客。焦桐久碎，肯日恨愁積。葉葉殘紅飄過，還聽玉龍哀遠。看歲寒襟抱，何似兩心同結。

像秋天的景象。園子裏滿地也是萎謝了的樹葉。蚊虫又多，去找那印度人夫婦，原來他們沒精打采地生病了。

最低廉的工資

有一天，我跟隨着鄰家的阿杜到一個椰子園去玩。他帶我去看了一場非常有趣的猴子戲。當初，我滿以爲果眞是猴子做戲，於是懷着好奇的心情而去。

到了那個椰子林裏，四處遍植椰子樹。我抬頭瞧，每株椰子樹正結滿了椰子。在椰子林裏，不時可以聽到清脆的葉子互相磨擦發出來的天籟之聲，有如千軍萬馬，銜枚疾走。我們找了一家相熟的馬來人，休憩在他們的屋門口，主人還客氣地端了兩個碩大的「椰青」敬客。我一邊呷着「椰青」的甜液，一邊問阿杜說：

「怎麼連一隻猴子也不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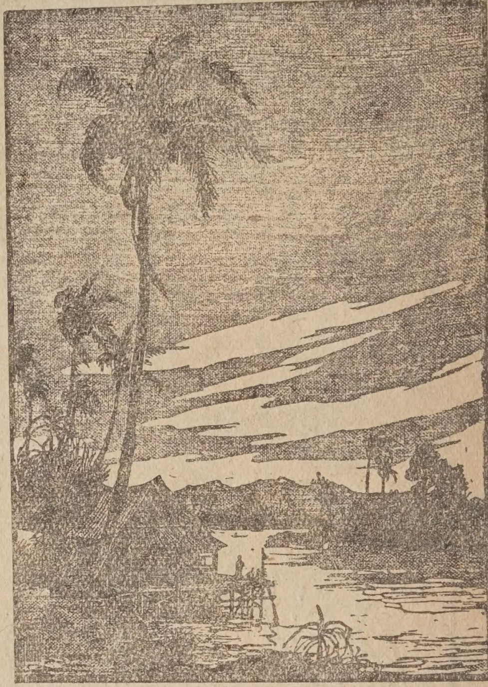
阿杜笑了一笑說：

「急什麼，猴子會給你看得生厭的！」

我心裏想，阿杜一定是哄騙我，要我陪他到這裏來。話還沒有說完，椰子林的遠方，蠕動着一群東西，越來越近了，呵，那是一大群的細獼猴；後面有兩個馬來人跟隨牠們。猴子們一邊走一邊叫，發出來的聲音非常聒耳，我有點憎厭牠們，這群猴子一走到屋子前面，跳來跳去，好像要找尋什麼東西似的。猴群的主人坐下來，和阿杜聊天，攀談得非常投契，他們大多是彼此問候近來的生活狀況之類。

後來，看猴子的馬來人，從腰間掏出了一隻牛角來，鼓着腮兒一吹，發出了嘟嘟的聲音。那群猴子一聽見了那聲音馬上四處散開了，像飛一般快，眨眨眼，牠們已各自爬上了一株椰子樹上，靈妙地用雙脚緊緊的抱着一個椰子，拼命的搖，椰子應聲從梢跌下來。一株椰子樹的纍纍果實，頂多在十分鐘的時間內，便全部摘光了。猴子把身一鬆，巧妙地又爬過了別株樹去：……二十多隻細獼猴，分散在椰林裏把椰子採摘下來，椰子從樹梢跌下，一時發出了卜卜的聲音，引得守門犬亂吠一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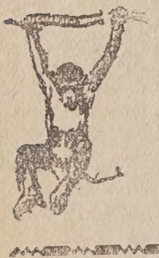
過了相當的時間，椰子差不多摘光了。可是那些猴子們還一樣在樹梢邊啾讙，不時發出尖銳的怪聲來。我正在有點莫名其妙，想問阿杜。忽然一聲牛角笛又吹響了，猴子們一聽了牛角聲，一窩蜂似的滑下樹來。看猴的馬來人，此時把青嫩的細椰子分給牠們，平均每一隻猴子分一個，但有些貪饞的猴子，牠會要求兩個的。這樣，猴子們便心滿意足地蹲在地上，凝神地剝着椰子來吃。



椰園夜色（木刻） 李流丹作

用猴子代替人力採椰子，是馬來亞很多椰子園常有的事。有些規模比較大的園子，每當椰子成熟的季節，便設了汽笛，每當早上，汽笛一響，群猴便蜂擁出籠，爬上椰子樹去工作。用人力採椰子，有時還沒有比牠們迅速。但也有弊端，因爲猴子沒有選擇椰子的能力，牠不管生的熟的，一樣照摘，在損耗上是少不免的，但主要的原因是爲猴子的「工資」低廉，光是一個椰子，算是牠們唯一的勞動代價了。

我坐在草坪上，呆呆地審視那群細獼猴，牠們吃了一會兒，看模樣已有點半飽了，牠們蹲在地上捫虱，捫得入神，有時兩隻互相捫着，看來倒有點怪趣。我們鄉下有句俚語說「甩繩馬騮」，意思是形容「有去無返」。但是，這群獼猴，竟用不着一根繩子縛着，牠們便馴服地聽從看守人的指揮了。個中有什麼妙法呢？據阿杜說，這些獼猴是自小就豢養馴熟，看猴人習慣了用一種放有特殊藥液的草果作爲飼料，日久了，獼猴便上了癮，有如人們吸大煙一般，到時到候，獼猴們便會等待救濟；馴猴的人掌握着這段時間，利用牠們去操作。猴子們爲了滿足本能上的要求，牠們便會貼貼服服地一任看猴人的指揮了。



木蘭花

清明節近毛毛雨，山崦浮煙花着露。傍簷怕見燕雛飛，貼枕如聞雷母語。城外春波山外路，多少離人馱夢苦。算來和酒最宜詩，寫向碧天天睡去。

少年遊

搖紅簇翠，見天驕呼，月上東橋，橋外青山，山前小閣，相對坐深宵。重來草色浮孤影，綠鬢不禁凋，莫問行藏，馬牛身世，方寸響春潮。

惜雙雙令

過雨條風梳萬縷，花外聽、一棚禽語。春色山山住。安心無地空凝竚。上方古寺閒鐘鼓，樓閣隱，斜陽紅暮。休便鍾情去，野人歌笑天爲侶。

憶王孫

簾波隔水動粧光，樹老天低鷄子黃。嚦夢嬌花自短長。要思量，古月溶溶弄霙璫。

雨中花

敗壁午禽嚦美睡，樹影合涼陰滿地。石腹泉飛，雲根遂響，別有羲皇意。夢不散，相思江上醉。又商略、黃昏滋味，種秫矢荒，蒔花人老，冉冉愁雲起。

十二時

十年前事，一回追思、一場歌哭。婆娑樹如此，況幽窗人獨。扶夢高樓傷遠目，渺孤櫂，海南誰續。清愁漫分付，怕心腸狼毒。

玉樓春（二首）

樓台望斷青蕪路，竹樹來風蟬噪暑，閒雲逼雨怕愁歸，小睡鄰花妨夢去。葬春心向天休訴，一杵沉鐘千百悞，經年山海隔知聞，舊日上才今甚處。

高樓初過春寒重，素杏緋桃相向寵，曲池處處臥文鴛，綵蝶翩翩飛紫鞚。閒愁久怕花陰弄，何況連宵多好夢。東風倘是戀花嬌，日日不勞纖手種。

思遠人

婉晚流年遲暮感，羞向碧窗擲。疏花未老，茎欖江上，還對小樓邃。曲欄徙倚愁千結，淚點茜窗槅。待問訊玉關，暗塵生袖，荒鷄動行色。

柳梢青

梧井飛霜，蛩啼敗堿，月放寒芒。萬竅號風天。留病葉、秋老何鄉？十年日日愁望，負繡閣波明臉芳。狂蕩無歸，牀頭有約，如此肝腸。

山花子

一味幽涼山鬼知，惱人清笑況長啼。庭院秋風大，月上耐尋思。出手舞容妨小覺，卷簾心願費多痴。猛憶行雲行雨，夢未移時。

限期結婚記

連載小說

喜旅

見了銀紙眼睛出火

老高把李露絲留在房裏看信，走到一號房，光仔和大頭十還在那裏大擦其冷點心。

李珍打電梯裏走出來了，挾着一個紙包，眼看老高走到一號房裏去，以爲老高就住在這間房裏，心想倒巧，連問也不必問，於是上前拍門。

大頭十塞了一嘴的蝦多士，開出一條門縫來，睜圓了眼睛，含含胡胡地問：

「找誰？」

「找高永祥先生。」

大頭十斬斬眼，看淸面前站着的靚女，就是李露絲，立刻把臉一沉，心想正要找你，你倒來了，把門拉開點兒，閃身走出，又回頭去叫光仔。

「李小姐，」大頭十說，「大家出來撈，要熟性點，高永祥你不要找他。」

李珍從來沒有聽見過這種爛仔話，而且大頭十和光仔，都惡狠狠的，又帶着半分笑，很覺奇怪，問道：

「你們是誰？」

「高先生的朋友，走吧，不要嚕嗦了。」

李珍也是燥性子，喉嚨頓時提高了，說：

「我要找高先生，關你們什麼事？讓開！」

大頭十和光仔却像門神一樣，攔在門口，還涎着臉，却說：

「怎麼？你要動粗嗎？」

老高在裏面，五哥正要同他開談判。老高一進門就直嚷：「世伯，單雙不來，麻雀可以再奉陪幾付，要是一定要賭單雙，那就賭小一點，百來塊錢小輸贏無所謂。晚上有空再見，現在有點事，對不起。」

五哥笑着，暗忖，百來塊錢就能打發我們嗎？你到香港來撈世界，也要叫你認識認識行家的手段哩。

「輸贏大小有什麼關係，總是玩玩罷了。」七嫂說。

「百來塊錢，太少了。」五哥冷冷地說，「你算請飲茶嗎？」

老高忽聽得外面有人嚷，就回身拉開了房門，眼前一黑，原來大頭十和光仔遮着。

「大家出嚟撈，要熟性點。」鄭家鎮畫

李珍看見老高露出頭來，就叫道：

「高先生，他們是你什麼人？怎麼不讓我見你？」

「哦！」老高一愣，帶着疑惑的神色，看看兩人，說，「哦！是我的朋友，剛才我們在這裏打牌消遣，也來坐坐嗎？」

他以爲李露絲看完了信。

大頭十和光仔也陪笑說：

「高先生，沒什麼，就怕有人一找，亂了牌局，大家難得玩玩。」

李珍聽得三人說話，完全前言不接後語，知道有蹊蹺，這她不管，只問高永祥收捐欵。

「高先生，」李珍和顏悅色起來說，「我來收捐欵，校長有電話給你嗎？」

「有。」

「方便的話，請你就給我吧。」

「怎麼？你就要走，不再坐一會兒？我還有話同你說哩。」

「有話改天再談吧。」

老高很詫異，覺得李露絲又變換了神氣，剛才那麼嬌媚，現在却又這樣冷峻，瞥了她一眼，就一面說「好好」，一面在袋裏掏錢，掏出四張「大牛」來，授給李珍。五哥正站在後面，看得仔細，知道老高袋子裏還有不少「大牛」。大頭十和光仔，見了銀紙，眼睛裏彷彿要出火。李珍心裏煩厭，取了銀紙，說聲多謝，回身就走，連收條也忘記開了。

「李小姐，你眞的走了？」老高說，「我送你。」

「不用送，謝謝你。」李珍堅決拒絕了他。

老高走到電梯前，大頭十和光仔也跟過來，涎着臉站在老高後面，李珍在電梯裏，滿面冰霜，那怒意漸漸露了出來，老高越發莫名其妙，沒有勇氣踏到電梯裏去，畧一遲疑，電梯門已經關上，李珍下去了。

老高回頭，見兩人就在後面，覺得這兩個傢伙有些不正經，說道：

「你們剛才同她說了什麼？」

「這種女人，老千！還要給她錢？」光仔說着，另一架電梯下來，兩人跨了進去。

「你們也認得她？」老高很驚奇。

「怎麼不認識？李露絲，你到中環去問，誰不知道？……」

電梯門一關，兩人下去了。高永祥又愣了一會。

大頭十和光仔眼睜睜地見她過了水，二千大元放進了袋子，眼紅得不得了。他們以爲高永祥已經是他們咀裏的肉，要追上去搶回來，給些顏色她看看，叫她不再來纏高永祥。老高也想追下去，同她說話，忙撳電鈕，可是胡莉莉打房裏走出來了。

她已經獨自思索了一會，自忖高永祥對她印象不壞，眞是能够和這樣的人結婚，有什麼不好？可是這樣糾纏下去却不成，我得向他坦白說明這個千局，表示我的

誠意，這才是正理，他會對我有好感。可是她又怕五哥這幫人，對她不利。最後終於決定這樣幹，小高要去追李露絲，這事他有幫助。胡莉莉有了七成把握，走出門來，見老高站在電梯口，就叫道：

「高先生，我有要緊事同你說，快來。」

不由分說，一把挽住了高永祥，拉進了四號房去。

現在，這個大客廳裏，暫時沒有了人，只有那個茶房在小賬台裏，咬着鉛筆頭算賬。

李珍又大顯身手

李珍到了地下，走出電梯，行不多步，才想起沒有給收條，立刻又回進電梯去，走上二樓。大頭十和光仔却在另一架電梯裏走出來，奔到門口，東張西望了一會，那裏尋得着她的影子？

「倒便宜了她。」光仔說。

大頭十粗聲粗氣地去問門口的小廝，那小廝哼了他一鼻子。

兩人失望地又回上二樓來。

李珍踏出電梯，就一逕向一號走去，以爲高永祥在一號房，方要拍門，那個咬着鉛筆頭茶房就問：

「小姐，你找誰？」

「高永祥先生。」

「他不住在這裏，在那邊。」茶房用鉛筆指着老高的房間。

這時李珍才記起了號數，孫校長給她的地址上寫着二號。李珍走過去拍門，叫高先生，可是沒有人應，那門沒有鍵上，給他一拍，就露出門縫來，李珍又叫一聲，只聽得有個女人聲音道：

「誰找高先生呀？他剛出去，有什麼事嗎？」

「哦！沒有什麼事，給他一張收條。」

李珍覺得這聲音就係自已的聲音——啊呀！這不是姐姐李露絲的聲音嗎？李露絲一聽聲音，也聽出是她妹妹，吃了一驚，她這時正在浴室中洗手，彎下腰來，在鑰匙孔裏一望，果然是李珍，她已走了進來，把一本簿子按在門邊的牆上寫字。李露絲心想不好，幾乎叫出「啊呀」來。她想：要是給高永祥撞着，不是都穿煲了嗎？高永祥現在把她當作我，把我當作她，當我是在做體育教員，我統統認了。這糟糕，要快些打發她走。於是竄出門來，說道：

「妹妹，你來做什麼？」

李珍瞥了她一眼，把收條寫好授給她，見她緊張得很，有些好笑，說道：

「高先生給學校捐了二千塊錢，剛才收了，忘了給收條，就請你轉給他吧。」

「剛才你見着高永祥了？」

「不見怎麼收錢呀？」

「他見你走的嗎？」

「他送我到電梯口。」

李珍說罷，回頭就走，帶着不屑再和她姐姐說話的神氣，順手把門帶上了。

李露絲拿着那張收條，暗暗叫聲「我的天」，掩着臉跌在沙發裏。桌子上還攤着一大疊信。李露絲想道：高永祥給了她二千元捐欵，一定是以爲給了我，好彩亞珍今天和我穿的一模一樣，也不知高永祥發覺了有什麼不同沒有。亞珍既然走了，見到我還在這裏，不是要鬧穿了嗎？不如也走出去，等一會再回來，目前總不能給高永祥發覺我有一個孖生妹妹。

於是李露絲拿起皮篋，搶也似的拉開一條門縫，閃了出來。見大廳裏沒有別人，高永祥不知去了那裏，只有李珍站在那裏等電梯，不敢驚動她，暗叫「好彩」，輕輕的閃下梯子去。

電梯上來了，一開門，劈面衝出兩個人來，正是大頭十和光仔。李珍也沒正視他們，只管往電梯裏走，大頭十向光仔撇撇咀，兩人又回身入了電梯，搶先按了五樓的電鈕，電梯上升，大頭十在半路上把它按停在三、四樓中間。

李珍覺得不對，叫道：

「做什麼！」

「李小姐，」光仔開口道，「不要怕，我們不欺你，這裏同你談判方便些，我們是高永祥的朋友，剛才他給了你兩千塊錢，你說那是什麼捐欵？」

「這關你們什麼事？這是我們南海中學的基金。」李珍搶過來按電鈕，大頭十攔住了她。

「什麼基金不基金？高永祥是個華僑，賺的辛苦錢，他心實口實不懂事，你不好這樣千他，熟性些就拿出來，省得我們不客氣。」

「什麼話！你們要怎樣？」李珍的眉毛豎了起來。

大頭十見她要叫喊，就衝上去掩住她的咀，又按住她的手叫道：

「光仔，不客氣了。」

光仔伸手去搜她的袴袋，他剛才看見她把銀紙放在裏面。

他們不知道李珍是不好惹的，她可不是普通的體育教員。李珍一點也不着慌，當機立斷地施出救急的散手來，張口把大頭十的手狠狠的咬了一口，大頭十大叫一聲，手一鬆，李珍趁機舉起雙手，握了栗子拳，突出了中指的骨節，一記「雙風貫耳」，對準大頭十的太陽穴，盡力一擊，大頭十頓時覺得眼前一片黑，頭腦裏嗡的一聲響，一頭暈翻在電梯裏，很不濟事。光仔已經在李珍的袴袋裏，抓着銀紙，李珍閃電似的轉過手來，起一記上衝拳，正打在光仔的下巴上，喀嚓一聲，上下齒撞得發響，光仔痛到心裏，却不敢叫，連忙捧住臉，銀紙跌在地上，李珍一把揪住光仔的頭髮，把他的頭向電梯壁上撞得通通響，撞得他發昏，一手按了電鈕。電梯開到五樓，李珍忙檢起銀紙，開門搶出來，怒氣滿胸：這要去問一問高永祥，這是他的什麼朋友？李珍還沒有當他們是刼匪，飛步從樓梯間中走下二樓來。

李珍先去二號，一看沒有人，她姐姐也不在，回頭再去一號，拍着門叫高先生，可是走出來的是七嫂。七嫂見她怒容滿面，却陪笑道：

「找高先生什麼事呀？」

「李小姐，怎麼你沒有走，又回來了？」

李珍回頭一看，高永祥打四號房裏走了出來。（十八）

李露絲暗暗叫聲「我的天！」

鄭家鎮畫

服務版

中國醫學事業的新成就

中西醫結合速療法

婆羅洲沈福貴讀友：

接獲來信，知道你是一位業餘醫師，對醫學研究，甚有心得。十年來，我國對於醫學上的研究和實驗工作，大力推行，不遺餘力，過去有許多疾病上的奇難雜症，經過新的方法實驗，都有了特效的治療方法，至於中醫和西醫的結合問題，也有了新的發展和成就。來信詢問有關這個問題，現在爲你作扼要的陳述一下：

中西醫綜合快速療法在大陸各地施行獲得良好效果，對於治療神經衰弱、關節炎、潰瘍等慢性疾病尤爲顯著。

北京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中西醫緊密合作，半年多來，採用中西醫結合綜合快速療法治療四十多種慢性病的結果，療效高，療程短，效果鞏固。如神經衰弱症六百例的統計，治癒率及顯著好轉率由過去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五，治療時間却從過去的三四個月以上縮短到三週以內，有一個患了十四年神經衰弱的病人，採用綜合快速療法後，不到三週就基本痊癒。關節炎的療效也由過去百分之三十四·七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一位膝關節屈曲固定三年不能下地的病人，現在能站起扶杖而行。潰瘍症治癒及顯著好轉率由百分之三·二提高到百分之八六·九。一位患了九年十二指腸潰瘍症病人，經過綜合快速治療已經痊癒出院。一些西醫學者認爲「癱瘓肢體三個月內不能恢復，就將成爲永久性痳痺」，但是這個醫院對十六名癱瘓病人採用綜合快速療法後，全部能站了起來，其中有兩位病人已經癱瘓了三年，現在一個已經站了起來，一個已能扶着牆走路。一向被舊的西醫學者認爲沒有辦法治的慢性腎炎及腎動脈硬化所引起的尿毒症，在這個醫院也有了「回春」之法。

另悉：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最近開設一個「慢病快治」病區，採用中西醫綜合快速療法爲慢性病人治病，第一批入院治療的高血壓患者十九人，慢性盆腔炎患者八人，經三個星期治療，大部份已痊癒出院，治療前本來有十多人要全天休息的，現在都能恢復工作。

我國出版的醫學書籍，香港可以買到，請你把書目寄來，我們當替你購買，由郵寄上不誤。（魯）

閩省僑鄉新事

三寶攏鄭侶俠讀友：

八月底來信收妥了，請勿念。定譬事已替你辦妥，另由郵付上發票。請爲簽收，是荷！

承詢有關福建省近況幾項，簡覆於下：

（一）安置歸僑情況：福建省今年一至七月份，已接待和安置了從印度尼西亞回來的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一名歸國華僑。

歸僑到達福建後，都根據國家需要，並照顧他們的特長和志願，分別安置在華僑農場、工礦企業安家就業。華僑學生分配在集美歸國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就學。個別要求回鄉的也在政府協助下回到家鄉與親人團聚。

爲了安置歸僑，福建省今年春天積極擴建了雲霄常山、永春北碇、晉江雙陽、龍溪雙第、同安竹壩、南安雪峯、莆田赤港和閩侯上街八個華僑農場，並選擇圍墾福清江陰和晉江安海兩個灘地，作爲安置歸僑的基地。此外，還籌建廈門工業技術學校，培養歸僑青年工農業技術人材。全省華僑農場還廣建住房，保證歸僑到場後都有房子住。

（二）福建省行政區域畧有變動，設立松政縣，撤銷福安專區的松溪、政和二縣，以原松溪、政和二縣的行政區域爲松政縣的行政區域。

龍溪專區的龍溪、海澄兩縣合併爲一個縣的建制，改稱爲龍海縣。

（三）福建省農業機械化程度提高：今春以來，福建省農業的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程度已大大地提高。農業上排灌、插秧、收割、脫粒、動力加工及運輸等，已大量地採用機械耕作和推廣新式農具，有力地推動了農業改造，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

福建省今年農業機械化程度能迅速提高，主要是由於全省的機械工業革新運動蓬勃發展。上半年各地出現了大批自動化和半自動化、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的企業，新產品也大量地出現，這些機械工業的新產品，爲高速度發展農業提供了大量的生產資料。

據統計，全省農業機械化半機械化程度比去年同期增長了六倍。

（艾）

穗城近況

澳洲梅公弼讀友：

來信所問的事，現在答覆如下：

（一）廣州現有博物館展覽館十餘座：目前廣州市有博物館、展覽館十餘個。計有：廣東博物館、廣州博物館、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廣東民間工藝館、廣州美術館、水產館、農民講習所紀念館、三元里平英團指揮部舊址紀念館、魯迅紀念館等。現在還籌備建立廣州兒童博物館一所和其他性質的博物館二所。

十年來，廣東文物工作者爲了搜集有關歷史和革命文物，走遍了全省各地，在各地群衆的支持下，清理和發掘了一千六百多處古文化遺址和從漢代到明代的墓葬，整理和鑒別文物和設計展出，爲博物館、展覽館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現在，各個博物館陳列着許多使人增長知識的材料。成爲廣大市民喜愛的地方。

（二）廣東高校錄取新生比去年增三成：廣東省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已向被錄取新生全部發出了通知書。考上省外各高校的各地新生已於八月廿一日開始陸續到廣州集中，廿三日開始陸續集體乘車分赴各校報到，準備上課。今年在廣東招考錄取的省內外高等學校新生共一萬六千多名，比去年增加約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廣東省各高校有一萬七千多名，省外各高校有九千多名。今年錄取的新生中，有不少華僑和港澳學生。他們大部分都按志願被分配到廣東省各高校學習。

今年全省各地考生考試成績有了很大提高，很多考生的各科總平均成績達八十分以上。（魯）

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創刊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

每冊零售港幣陸角

督印人：吳其敏

編輯人：陸無涯

發行者：新地出版社

香港九龍尖沙咀康和里十一號三樓

SHIN DIH PUBLISHING CO.,

11, CORNWALL AVENUE, 2ND FL.,

KOWLOON, HONG KONG

承印者：中央印務館

香港西營盤水街荔安里二十一號

經銷者：

香港、九龍、澳門及外埠各大書局、報攤均有代售

定閱優待價目表：

（本刊已依法在香港政府註冊）

地區	幣名	全年二十四期	半年十二期
港澳	港幣 Hong Kong $	12.50	6.30
其他各地	港幣 Hong Kong $	14.50	7.30
	叻幣 Straits $	8.00	4.00
	菲幣（披索）Philippin Peso	7.40	3.70
	暹幣（銖）Thai Tieul	54.00	27.00
	越幣（貢紙）Piastre	265.00	133.00
	印尼（盾）Indonesi n Rupial	91.00	46.00
	美元 U. S. $	2.50	1.30

（長期訂閱連平寄郵費在內。香港郵票十足通用）

鄉土 合訂本（七）

一九六零年第四卷

（1—12）

每冊定價港幣四元

皮面金字·裝幀名貴

歡迎零售批發，

優待八折發售！

新書出版

花間寄語

黃蒙田著

新地出版社

・內容一斑・

序　詩
菊花・水仙・吊鐘
杜鵑和芍藥
玉蘭和紫藤
十丈珊瑚是木棉
百合花和百合
夏天的兩種花木
白蘭花及其他
茉莉花香
走馬看花集
桂花飄花
秋日芙蓉獨自芳
海棠和秋海棠
花卉小品
花　束
五月枇杷正滿林
紅了櫻桃的時候
榕樹禮讚
榴　槤
山竹・杜果・紅毛丹
案頭清供
歲寒圖

每冊定價港幣一元二角

3 1761 11926976 9
701
7
90
60:Sept.)
ADA_HK